

周禮正義

冊五



周禮正義卷七十二

瑞安孫詒讓學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

禮籍名位尊卑之書使諸侯之臣使來

**疏**

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其邦之禮籍則諸侯及臣皆在焉

也

注云禮籍名位尊卑之書者名位尊卑謂若九儀上下之差著於冊籍者即掌訝邦國之等籍是也說文竹部云籍簿書也左成二年

傳云晉侯使鞏朔獻捷於周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杜注云籍書也案左傳說非禮勿籍明凡協禮者無不著於

籍矣云使者諸侯之臣使來者也者即後文大客小客是也賈疏云即時聘殷覲是也

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

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

貢六服所貢也功考績之功也秋獻

**疏**

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者謂小行人以令布之邦國使依時入貢

此春入者即彼所施之貢秋獻者即彼所分之職有職則有功也此皆於聘覲之外歲時使使者來諸侯不親其事賈疏云此云貢即大

宰九貢是歲之常貢也必使春入者其所貢之物並諸侯之國出稅於民民稅既得乃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皆市取美物

必經冬至春乃可入王以是令春入之也秋獻功者物皆秋成諸侯亦法秋故秋獻之案賈說大國次國小國所貢之數即據大司徒注

五等國所食之數言之其說未瑯詳大司徒疏又案此入貢獻功分屬春秋蓋據近畿侯甸諸服言之其距王國較遠者或可一時并獻

故射義云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注云歲獻國事之書及計偕物也此貢即計偕物功即國事之書蓋因秋獻并入春貢故書貢得

同時偕至斯亦王者綏懷遠方之微情矣林喬蔭云諸侯之於天子也有歲事有時事歲事者君親行之大宗伯朝覲宗遇會同以其或

一歲一行或數歲一行故為歲事商頌云歲事來辟勿予福適是也時事者遣使達於天子小行人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以

其行於春秋二時故為時事左傳僖十二年管仲曰若節春秋來承王命襄二十六年韓宣子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皆是也云王

親受之者明諸侯雖不親來王則親受之示重其事通其情也云各以其國之籍禮之者謂以禮待其使者也賈疏云即上所掌禮籍尊

卑多少不同注云貢六服所貢也者六服即大行人侯甸男采衛要六服有貢物之法穀梁桓十五年傳云古者諸侯時獻於天子以

其國之所有即此春入貢也賈疏云對九州外之三服無此貢也云功考績之功也者謂其政治之成也書舜典云三年考績為孔傳云

三年有成故以考功案依此經之義則諸侯比歲獻功與唐虞之制三年考績法異而義同春秋繁露考功名篇云考績之法考其所積

也天道積聚眾精以為光聖人積聚眾善以為功考試之法大者緩小者急貴者舒而賤者促諸侯月試其國州伯時試其部四試而一

考天子歲試天下三試而一考前後三考而繼陟命之曰計案此諸侯比歲獻功即董子所謂天子歲試天下也云秋獻之若今計文書

斷於九月其舊法者惠棟云續漢志劉昭注盧植曰計斷九月因秦以十月為正故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

鄭司農云入王朝於王也故春秋傳曰凡諸侯來至距王城五百里之畿則小行人為使往勞之也其禮以覲禮約之當亦皮弁用璧

如郊勞之禮據大行人云上三公三勞侯伯再勞子男一勞則畿勞之

禮蓋唯上公有之侯伯子男並無也觀禮賈疏謂五等同有畿勞非也黃以周二聘禮觀禮皆主侯伯中諸侯言經曰郊勞不曰畿勞則畿勞非五等諸侯之通制可知矣小行人云凡者統下郊勞既館等言有畿勞則逆之爲上擯有郊勞既館諸事則承之爲承擯此小行人之通例也賈疏誤會小行人文故於朝聘禮並不可通案黃說是也互詳大行人疏國語周語云敵國賓至行理以節逆之左傳僖三十年孔疏引賈逵云理吏也小行人也是逆賓爲小行人之通職又訝士云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則諸侯有畿勞者其歸小行人當亦送至於畿經不言者文不具也注鄭司農云入王朝於王也者大行人云諸侯之王事是也凡諸侯見於天子並謂之王詩曹風下泉云四國有王鄭箋云有王謂朝聘於天子也國語周語云荒服者王又云有不王則脩德魯語云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周語韋注云王王事天子也互詳大行人疏云故春秋傳曰宋公不王者左隱九年傳文賈疏云不王不宗觀於王案賈所述蓋賈服義杜注云不共王職與先鄭義異非引又曰諸侯有王王有巡守者左莊二十三年傳曹劌語賈疏引左傳注云有王朝於王案此亦賈服義杜注云王從及郊勞既館將幣爲承而擯視館致館也承猶丞也王使王事亦非使宗伯爲上擯皆及郊勞既館將幣爲承而擯者三事皆此官爲爲之丞而擯之疏承擯也郊勞兼遠郊近郊公侯伯備有二郊勞子男唯有近郊勞而已既館以下則五等諸侯通有之注云視館致館也者視舊本並作既今據蜀石經正凡經例用古字作既注例用今字作視詳大宰疏致館即覲禮之賜舍也館舍義同據王言之謂之賜據使者言之謂之既謂之致其事一也賈疏云聘禮及下司儀皆云致館故同之也云既者使卿大夫往既觀其可否云致者致使有之云承猶丞也者大戴禮記保傳篇云博聞強記接給而善對

者謂之丞丞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藝文類聚職官部引風俗通云  
 丞者承也是承丞義通說文收部云承翊也左哀十八年傳說楚使  
 子國帥師請承杜注云承佐也此承攢亦所以佐上攢而翊贊之者  
 與肆師佐儀義同也丁晏云聘禮大夫為承攢大戴朝事作丞攢古  
 承丞通用云王使勞攢於郊者觀禮云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  
 注云郊謂近郊去王城五十里小行人職曰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  
 畿則郊勞者大行人也依鄭彼注則郊勞小行人從大行人也云致  
 館於賓者觀禮天子賜舍注云以其新至道路勞苦未受其禮且使  
 即安也賜舍猶致館也所使者司空與小行人為承攢然則既館小  
 行人從司空也云至將幣者賈疏云謂至廟將幣三享云使宗伯為  
 上攢者大宗伯云朝覲會同則為上相注云出接賓曰攢入詔禮曰  
 相是上攢即上相也賈疏云惟謂將幣時大宗伯為上攢於郊勞及  
 既館二者不使大宗伯為上攢者以其使者或大行人官卑何得使  
 大宗伯為攢也當別遣餘官為上攢小行人為承攢而言宗伯為上  
 攢者取宗伯成文為將幣而言也方苞云國語周語敵國賓至卿出  
 郊勞觀禮王賜侯氏命諸公奉篋服則郊勞宜使卿劉台拱云諸公  
 相為賓郊勞致館皆主君親之王雖不親行亦當使卿然則此二事  
 皆大行人為上攢小行人為承攢歟案方劉說近是鄭觀禮注謂司  
 空致館大司空即卿也以次差之自當大行人為上攢惟彼注謂郊  
 勞使大行人則中大夫也以聘禮郊勞使卿刻之天子勞來朝諸侯  
 不當殺於彼鄭賈說似未塙若然郊勞亦使卿大行人為上攢其小  
 行人為承攢則同云皆為之丞而攢之者承蜀石經作承案通郊勞  
 既館將幣而言此小行人為承攢皆謂四  
 時朝覲其會同則肆師為承攢詳彼疏  
 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攢

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

幣攢者攢而見之王使得親言也受其  
 幣者受之以入告其所為來之事

疏大客

則擯者大行人云凡諸侯之王事賓而見之賓擯字通此為侯國使臣之王事禮殺故小行人擯見之賈疏云大客則大行人云大客之儀一也彼鄭云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則此大客為要服以內諸侯之使臣也云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者大行人注云蕃國其君為小賓臣為小客又謂蕃國君無朝貢之歲則其臣亦無聘覘大禮可知據大行人云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此小客蓋亦以大事特來告者以其禮殺故小行人受幣聽辭也注云擯者擯而見之王使得親言也者賈疏云則時聘殷覘之時行旅擯入見王王與使之親言也云受其幣者受之以入告其所為來之事者大行人注謂蕃國君無玉瑞則臣來亦無玉此幣蓋亦東帛之屬詳彼疏此則小行人聽其辭以轉達於王明王不親見也此小客卑於九州內之大客故禮彌殺不得擯見王賈疏謂蕃國使臣是夷人不能行禮故直聽其辭而已義未核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

之禮也存覘省聘問臣之禮也適之也疏使適四方協九儀者謂小行人自奉使而往邦國也

賈疏云自此以下皆是小行人使適四方之事使適四方者謂諸侯之國所至之國則合九等之儀九儀則上大行人九儀命者五爵者四是也云賓客之禮者即大宗伯之賓禮亦與彼為官聯也云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覘省聘問臣之禮也者此君專指邦國之君臣則通王臣及侯國之臣言之賈疏云存覘省三者天子使臣撫邦國之禮聘問二者是諸侯使臣行聘時聘殷覘問天子之禮其禮已備於上小行人略言之也注云適之也者說文是部云達天下之六

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用旌節

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此謂邦國之節也達之者使之四方亦皆齋法式以齊等

之也諸侯使臣行規聘則以金節授之以為行道之信也虎人龍者自其國象也道路謂鄉遂大夫也都鄙者公之子弟及卿大夫之采

地之吏也凡邦國之民遠出至他邦他邦之民若來入由國門者門人為之節由關者關人為之節其以徵令及家徒鄉遂大夫及采地

吏為之節皆使人執節將之以達之亦有期以反節管節如今之竹使符也其有商者通之以符節如門關門關者與市聯事節可同也

亦所以異於畿內也凡疏達天下之六節者與掌節為官聯也此與節有天子法式存於國疏下成六瑞合六幣並即大行人達瑞節之

事賈疏云此經亦是適四方之事言達天下之六節者據諸侯國而言掌節所云據畿內也虎節人節龍節三者據諸侯使臣出聘所執

旌節符節管節三者據在國所用注云此謂邦國之節也者賈疏云對掌節所掌者兼主王國之節也云達之者使之四方亦皆齋法

式以齋等之也者與大行人注義同六節有法式必齊等乃可以通行天下故此官主贊大行人以法式達之四方也云諸侯使臣行規

聘則以金節授之以為行道之信也者掌節注云使卿大夫聘於天子諸侯行道所執之信也則此規聘兼諸侯聘天子及自相聘言之

賈疏云知是使臣行所執者見掌節云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故知此亦使臣所執也諸侯身行不須節以其尊著故不須也按掌

節云守邦國者用玉節注云謂諸侯於其國中玉節之制如王為之以命數為大小此不達玉節者文略耳亦達可知云虎人龍者自其

國象也者掌節注云山多虎平地多人澤多龍以金為節鑄象焉必自以其國所多者於以相別為信明也所謂自其國象也云道路謂

鄉遂大夫也者掌節注同此謂邦國鄉遂之吏鄉射禮注謂小國鄉大夫一命州長士不命以此推之則大國次國鄉大夫再命州長士

大夫一命州長士不命以此推之則大國次國鄉大夫再命州長士



一命其遂大夫以下各降於鄉一等可遞推也五等侯國制鄉遂詳  
大司馬疏賈疏云按掌節注變鄉遂言道路者容公邑大夫及小都  
中都者彼都鄙用角節文在上當直是都鄙之主此都鄙用管節最在  
下明都鄙吏在其中若然邦國之中都鄙主及吏同用管節矣案賈  
說是也依掌節注公邑用節與采邑同此經都鄙吏既別用管節則  
公邑吏當與鄉遂大夫同鄭不言者文不具也云都鄙者公之子弟  
及卿大夫之采地之吏也者此公爲五等諸侯之通稱侯國君之子  
弟亦食大都卿大夫亦食小都及家邑與王國同唯所食里數則依  
國大小降殺不等其置采吏亦同也云凡邦國之民遠出至他邦他  
邦之民若來入由國門者門人爲之節由關者關人爲之節者掌節  
注云凡民遠出至于邦國邦國之民若來入由門者司門爲之節由  
關者司關爲之節彼注據王民出至邦國邦國民入至王畿而言此  
注據邦國之民自相出入爲言其事則同此云門人卽司門關人卽  
司關也云其以徵令及家徙鄉遂大夫及采地吏爲之節者掌節注  
義同謂國內往來不由門關則有地治之吏授之節也依鄭賈義則  
徵令家徙在鄉遂者鄉遂大夫爲之旌節在都鄙者則采地大夫爲  
之管節與畿內采邑之吏亦用旌節者異也云皆使人執節將之以  
達之者賈疏云比長云邦之民徙於郊則從而授之明皆將送使達  
前所也云亦有期以反節者亦據掌節文云管節如今之竹使符也  
者管節蓋截竹爲節若樂器之管漢竹使符亦以竹爲之故舉以爲  
况詳掌節典瑞疏云其有商者通之以符節如門關門關者與市聯  
事節可同也者明商與民同用符節也賈疏云掌節云貨賄用璽節  
門關用符節各別司關旣言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門市節旣相聯  
此中無貨賄用璽節明同用符節可知故爲此解也詒讓案門關與  
市聯事卽司關所云聯門市亦卽大宰之官聯也聯當從黃丕烈校

改連詳大宰司關疏云所以異於畿內也者賈疏云畿內貨賄用璽節門關用符節畿外同用符節是異也云凡節有天子法式存於國

者猶王國之節有法式藏於掌節也成六瑞王用璜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

子用穀璧男用蒲璧成平也瑞信也皆朝見所執以為信疏也賈疏云此亦通四方若

然諸侯國無鎮圭因言之六瑞玉人所造典瑞之令小行人直平知得失而已不言達六瑞者諸侯受命已得之不令別作法式以齊故

不言達也云王用璜圭者段玉裁云天府職凡國之玉鎮注故書鎮作璜鄭司農云璜讀為鎮此璜字正同不注者省文互見案六瑞名

制並詳太宗伯疏注云成平也者調人注同謂平其文璪及尺寸等大行人注云平其僭踰者也云瑞信也者春官敘官典瑞注云瑞

符信也云皆朝見所執以為信者典瑞注云人執以見曰瑞凡鎮圭王執以祭天地宗廟及朝日夕月等桓圭以下皆五等諸侯朝見王

及自相朝所執其聘問用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

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合同也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

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皮虎豹皮也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禮器曰圭璋特義亦通於

此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擯聘亦如之

疏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者此圭璋即玉人之璪圭璋與六瑞之圭璧不璪者異六玉形制並詳大宗伯疏凡皮馬與幣對文則幣專

為幣帛通言之則皮馬亦為幣故校人云飾幣馬國語齊語云桓公使諸侯罷馬以為幣章注云幣圭以馬也此並以馬為幣是也賈疏

謂圭以馬璋以皮二者本非幣帛以用之當幣處故總號為幣乃沿鄭校人注之誤詳彼疏云璧以帛琮以錦者亦玉人之珠璧琮也說文帛部云錦裏邑織文也案帛謂璧色帛及玄纁詳大宗伯疏孔廣森云六幣帛先於錦攷之禮典皆大事用帛小事用錦如聘禮享以東帛私覲以束錦公食大夫餼以束帛大夫相食餼以束錦冠禮醴賓酬以束帛昏禮饗從者酬以束錦大氏古人尚純於幣亦然錦有雜文斯文帛之下矣凌廷堪云東帛則加璧束錦則加琮琮下璧一等則束錦亦下束帛一等也云琥以繡璜以黼者繡黼並刺帛成文詳畫績疏注云合同也者廣雅釋詁同謂玉與幣各相合同不得差舛也云六幣所以享也者謂朝禮畢後享獻之幣即大行人說五等諸侯皆廟中將幣三享是也賈疏云對上文六者是朝時所用也云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者賈疏云玉人云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注云享獻也聘禮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引此者欲明后用琮故覲禮享天子云東帛加璧是其施於天子也不言享后文不具言九寸據上公而言明侯伯子男皆如瑞知子男享天子亦用璧琮者覲禮總稱侯氏用璧明五等同也案賈說是也聘禮注云君享用璧夫人用琮天地配合之象也此享王用璧后用琮義與彼同大各如其瑞者公用璧琮九寸侯伯用璧琮七寸子男用璧琮五寸各依其瑞玉之尺度不降也又依鄭此注義則凡公非二王後享王后亦用璧琮不得用圭璋左傳昭五年孔疏申此注義謂凡公享王並圭以馬享后並璋以皮非鄭愜也云皆有庭實以馬若皮者賈疏云按覲禮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是其以馬也聘禮奉束帛加璧享庭實皮則攝之是其用皮也聘禮記曰皮馬相閱可是也詒讓案鄭言此者欲見公以下至子男享玉幣之外仍以皮馬之等為庭實也鄭聘禮記注云閒猶代也土物有宜君子不以所無為禮畜獸同類可

以相代依鄭彼注義則庭實皮馬隨所有而用之是用圭享者亦可  
 用皮用璋享者亦可用馬此經圭馬璋皮文取相配實可互用也其  
 璧琮琥璜亦以皮馬為庭實觀禮聘禮璧以帛仍有皮馬是也老子  
 云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亦據庭實言之云皮虎豹皮也者聘禮注義  
 同黃以周云郊特牲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東帛加璧往德也皆據享  
 禮為文凡享禮諸侯自相為及聘賓於其君皆用虎豹不獨享天子  
 為然也聘禮享有庭實皮則攝之鄭注皮虎豹之皮是聘賓用虎豹  
 之證也聘賓享諸侯用虎豹皮則諸侯自相為亦可知矣若聘賓觀  
 諸侯及諸侯之待使臣則用麋鹿皮鄭聘禮注凡君於臣臣於君麋  
 鹿皮可也臣於君謂私覲庭實設四皮及介以儷皮君於臣謂使者  
 歸君使卿贈如覲幣及食饗以侑幣酬幣庭實皆有皮大夫於大夫  
 亦用麋鹿皮鄭注賓問卿云庭實設四皮麋鹿皮是也然則用虎豹  
 皮者諸侯禮故諸侯以之享天子聘賓以之享諸侯用麋鹿皮者大  
 夫禮故主國之君以之待聘賓聘賓亦以之私覲以之問卿大夫案  
 黃說甚覈周書王會篇云參方玄繚璧豹虎皮十二亦諸侯享王庭  
 實用虎豹皮之證左襄四年傳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  
 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管子輕重甲篇云發朝鮮不朝請又皮耗  
 服而以為幣乎淮南子道應訓云散宜生得玄豹黃羆青豸白虎文  
 皮千合以獻於紂高注云皮虎豹之皮也爾雅釋地云東北之美  
 者有斥山之文皮焉郭注云虎豹之屬皮有縹綵者是也管子小匡  
 篇又云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諸侯以縷帛布鹿皮四  
 介以為幣幣齊以文錦虎豹皮報國語齊語亦載其事彼用鹿布為國  
 幣者乃桓公故殺其禮以示厚往薄來實非正法賈聘禮疏謂齊語  
 為臣聘君降於天子用麋鹿皮非也云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  
 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者賈疏云按玉人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  
 子言九寸則上公之禮上公用璧琮則圭璋是二王後明矣言而特

之者惟有皮馬無束帛可加故云特如是皮馬不上堂陳於庭則皮馬之外別有庭實可知詒讓案左昭五年傳云享覲有璋蓋亦據二王後享后言之鄭知用圭璋而特之者以經云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帛錦繡黼以外仍有庭實之皮馬此圭璋直云皮馬不云帛錦繡黼明惟有皮馬更無他幣故知其特也引禮器曰圭璋特者彼注云圭璋特朝聘以為瑞無幣帛也云亦通於此者謂禮器本據朝聘所用圭璋而言不謂享玉然此享玉之圭璋但有皮馬無所加之幣帛則亦可謂之特是禮器之義可通於此也書康王之誥云皆布乘黃朱寶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孔疏引鄭注云此幣圭以馬蓋舉王者之後以言耳諸侯當璧以帛亦有庭實云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者亦謂二王後與平諸侯同也賈疏云見玉人職云琮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明享君用璧琮八寸是下享天子一寸如是明二王後相享不可同於天子用圭璋則用璧琮可知言是兩公自相朝二王後稱公是於諸侯還同二王後可知詒讓案依此注義則公侯伯自相享用璧帛享夫人當用琮錦而聘禮受享束帛加璧夫人玄纁束帛加琮彼聘享夫人亦用琮而合以帛者或聘享與朝享不同與云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者賈疏云覲禮子男已入侯氏用璧琮中則此琥璜不知何用二王後自相享退入璧琮則子男自相享退用琥璜可知且子男朝時用璧自相享降一等故用琥璜案此經上四玉並為享幣故鄭賈以此琥璜亦為享幣而禮器云琥璜爵鄭注云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以此玉將幣也聘禮注說同是又為酬幣矣詩小雅鹿鳴孔疏兼取此文說之云天子酬諸侯以繡黼而琥璜將之今攷饗禮酬幣雖無文然據公食大夫禮侑幣以束帛饗禮隆於食禮而六幣之差繡黼卑於帛錦則天子酬諸侯雖用琥璜或不合以繡黼若如孔說是禮隆而幣轉殺差次違舛殆未足馮也云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端一

等者等蜀石經作寸賈疏云玉人云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禮重無用八寸之法明是上公九寸降一等至八寸上公既降一寸則侯

伯子男各降一等可知二王後相朝敵無用相尊之法明亦降一寸見子男者雖退入琥璜亦降一寸可知若然知五等諸侯自相朝圭

璋亦如其命數其相享璧琮等則降一寸知者玉人云璧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據上公會不云圭璋朝所執者明圭璋自朝天子所執

故聘禮云所以朝天子圭與纁皆九寸上公之玉也問諸侯朱綠纁八寸注云於天子曰朝於諸侯曰聞記之於聘文互相備以此上公

為然侯伯子男可知也案依鄭賈說則二王後及上公相享用璧琮八寸侯伯相享用璧琮六寸子男相享用琥璜四寸各降其瑞一等

也云及使卿大夫規聘亦如之者賈疏云直言規聘亦如之不分別享與聘則聘享皆降一等同故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規

聘此據上公之臣圭璋璧琮皆降一等其餘侯伯子男降一寸明矣其子男之臣享諸侯不得過者用琥璜可知 若國札喪

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調委之若國師役則令槁禴之若國有

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裁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

故書賻作傅槁作稟鄭司農云賻補之謂賻喪家補助其不足也若今時一室二尸則官與之棺也稟當為槁謂槁師也玄謂師役者國

有兵寇以賈病者也使鄰國合會財貨以與之春秋定五年夏歸粟於蔡是也宗伯職曰以禴禮哀圍敗禍裁水火 疏 若國札

賻補之者以下並以凶禮嘉禮令侯國交相往來之事與大宗伯為官聯也大戴禮記朝事篇文並同賈疏云此文雖皆單言國亦據諸

侯而言按宗伯云以喪禮哀死亡此云國札荒則令賻補之不同者彼據弔葬致哀此據設財物補其不足相包乃具也云若國凶荒則

令賙委之者大司徒注云賙者謂禮物不備相給足也委與委積義同賙委謂相給致其委積也賈疏云宗伯云以荒禮哀凶札不同者言哀凶札者自貶損故曲禮云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之類是也此云賙委者令他人以財賙委之亦相包乃成也云若國師役則令槁禮之者葉鈔釋文槁作槁羣書治要同案槁即槁之俗賈疏云但凶禮有五惟不見血禮以義差之當於師役中兼之云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者賈疏云嘉禮有六此惟言賀慶一者其飲食冠昏賓射饗燕之法皆當國自行非是相交通之物故此不言之宗伯嘉禮歸賑膳此不見者諸侯無自相歸賑膳法故也云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者此與下經並云五物與大司徒鄉三物事異而義同彼注云物猶事也此五者並侯國邦交之餘事此官皆以法令治之注云故書賙作傳者賙傳聲類同段玉裁云司農從今書作賙其實傳可訓為附益說文不收賙字案段說是也云槁作槁者舊本作槁為槁蜀石經作槁作槁今案槁槁並誤字惟作字與釋文合不誤上云賙作傳則此不宜別云為矣今據正槁舊本及石經並誤今依宋本作槁阮元云釋文槁檜苦報反作槁古老反宋本錢鈔本載音義槁皆作槁與地官敘官石經合按釋文槁檜苦報反作槁苦老反本自明白之甚禾槁字切古老與枯槁字切苦浩槁勞字切苦報迥不同也學者不知音紐分別乃如治絲而棼矣此經故書作禾槁字鄭本作槁檜从木槁即槁也案阮說最析此經故書作從禾之槁先鄭讀為從木之槁與地官敘官正同但彼正文仍從故書作槁此經則徑改作槁小異耳單行本釋文出作槁二字其作字是也槁則傳寫之誤陸書凡音古老反者皆從禾之槁若從木之槁則無古老之音槁尤為俗體皆不足據也詳地官敘官疏鄭司農云賙補之謂賙喪家補助其不足也者從今書作賙釋之既夕禮云知死者贈知生者賙鄭彼注云賙之言補也助也貨財曰賙白虎通義崩薨篇云賙者助

也所以相佐助給不足也貨財曰賻此國札喪則官以貨財給有喪之家亦所以補助其不足故謂之賻補大戴禮記王言篇云優恒以補不足是也賻互詳宰夫疏云若今時一室二尸則官與之棺也者亦舉漢法為況云稟當為槁謂槁師也者地官敘官稟人先鄭注讀同大戴禮記朝事篇亦作槁即先鄭所據也稟舊本並誤稟今依上文正槁蜀石經及舊本並誤槁今依岳本正阮元云槁木上聲槁勞則讀去聲猶勞本平聲勞來則讀去聲也淺人乃別製槁字鄭注無此從牛之槁案阮說亦是也凡槁師字鄭並作從木之槁詳地官敘官及牛人疏云玄謂師役者國有兵寇以賈病者也者國因被兵寇而致財賈民病即所謂圍敗之等是也云使鄰國合會財貨以與之者大宗伯注說禴禮云同盟者合會財貨以更其所喪是也云春秋定五年夏歸粟於蔡是也者春秋經文引之者證師役槁禴之事大司徒注亦引此文詳彼疏引宗伯職曰以禴禮哀圍敗者圍敗蜀石經作國敗案大宗伯疏引馬本作國敗此引之者明此槁禴與彼義同亦證師役為有兵寇之事也云禍裁水火者大宗伯注義同大戴禮記朝事篇裁作災古今字此注例用今字亦當作災詳膳夫疏及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其

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為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為一書其康樂

和親安平為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

下之故慝惡也疏及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者謂若職方氏掌辨邦

書也賈疏云此總陳小行人使適四方所采風俗善惡之事云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者禮俗與大宰入則六曰禮俗以



馭其民同土均云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  
祭祀皆以地嫩惡為輕重之灋而行之掌其禁令是禮俗等四者皆  
土均以王命令侯國所守以為治者此官察其順命與否而為一書  
也云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為一書者說又言部云詩亂也重  
文悖諄或從心暴經例用古字當作說詳地官敘官疏朝事猶作欲  
義同此察邦國民志之不順者若匡人匡邦國而觀其慝是也鄭詩  
魯頌譜說魯君云其有大罪侯伯盥之行人書之似即本此經若然  
此五物所書雖主於民亦兼及國君與云其札喪凶荒厄貧為一書  
者此陳民之疾苦也厄即厄之隸譌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扈困  
也鄉師遺人作難阨字同鄉師注云難阨饑乏也厄貧亦謂民貧乏  
不能自存故與札凶同書云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者此紀民之  
和樂也云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者朝事辨作別義同故作政形近而誤謂五事各自為總編又以每  
國別異其子目也都宗人注云反命還白王賈疏云各各條錄別為  
一書以報上也詒讓案漢書食貨志云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鐸徇于  
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  
知天下方言劉歆與揚雄書說周道人以歲八月巡路求代語僮謠  
歌戲又雄答書云嘗聞先代輶軒之使奏籍之書皆藏於周秦之室  
輶軒之使即行人此五物之書即輶軒使者奏籍之書也蓋大則獻  
五物之書小則采詩及代語僮謠歌戲與大行人屬象胥諭言語協  
辭令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事略相類諸書所言與此經足互相備  
此云周知天下之故亦猶班云不窺牖戶而知天下矣道入即行人  
互詳敘官疏注云慝惡也者胥師注同詩大雅民勞  
云無俾作慝毛傳亦訓為惡云猶圖也者神仕注同

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

出接賓曰擯入贊禮

曰相以詔者疏掌九儀之賓客攢相之禮者九儀見大行人職凡攢以禮告王疏相者為紹攢贊大宗伯小行人也賈大宗伯大行人

疏謂五等諸侯紹攢皆為士案敘官此官爵為上中士疑士攢即此官也云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者儀容即下文行人之儀及保氏

六儀賓客之容是也辭令即大行人之辭命注云六辭之命也揖讓即下文士揖時揖天揖及三讓之等三者皆有尊卑隆殺之節此官

掌其法以詔王也注云出接賓曰攢入贊禮曰相者大宗伯注義同賈疏云攢即下文交攢而在門外是也相下文入廟唯上相入是

也云以詔者以禮告王者大宰注云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宮旁詔告也賈疏云即下云詔王儀是也

一門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為壇於國外以命事宮謂壘土以為牆處所謂為壇壝宮也天子春帥諸侯拜日於東郊則為壇於國

東夏禮日於南郊則為壇於國南秋禮山川丘陵於西郊則為壇於國西冬禮月四瀆於北郊則為壇於國北既拜禮而還加方明於壇

上而祀焉所以教尊尊也觀禮曰諸侯觀於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是也王巡守殿國而同則其為宮亦如此與

鄭司農云三成三重也爾雅曰丘一成為疏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敦丘再成為陶丘三成為昆侖丘謂三重疏成者大戴禮記朝事篇

文略同此掌王大會同之禮合諸侯兼大行人時會殿同二者而言令為壇謂諸侯既朝於廟王將命政事於壇則司儀以法令掌舍為

之賈疏謂封人為壇蓋亦兼令之也云宮旁一門者掌舍云掌王之會同之舍為壇壝宮棘門此宮即遺宮門即棘門四方方有一門也

注云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者鄭意會合義同即大宗伯所云時見曰會也實則經亦舍殿見曰同言之知非四時朝觀者以朝觀常

禮皆於廟行之不別為壇也有事而會左昭三年傳文大宗伯注亦引彼文為說詳彼疏云為壇於國外以命事者於舊本並作于今據

禮皆於廟行之不別為壇也有事而會左昭三年傳文大宗伯注亦引彼文為說詳彼疏云為壇於國外以命事者於舊本並作于今據

蜀石經正大宗伯注云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  
觀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是也賈疏云宮方三百步明在  
國外也言命事則上大行人云時會以發四方之禁禁即九伐是其  
事也云宮謂壘土以為牆處所謂為壇壝宮也者蜀石經及宋大字  
本並無下為字掌舍壇壝宮注云謂王行止宿平地築壇又委壝土  
起增埒以為宮觀禮注云宮謂壘土為埒以象牆壁也焦循云蓋四  
面壘土為矮牆每方之中闕之作門鄭云諸侯入壝門是也詒讓案  
觀禮注謂壘土為埒象牆壁則與宮室之牆不同故云為牆處周書  
王會篇說成周之會壇有內臺中臺外臺營牆即壇及壝牆也互詳  
掌舍疏云天子春帥諸侯拜日於東郊則為壇於國東夏禮日於南  
郊則為壇於國南秋禮山川丘陵於西郊則為壇於國西冬禮月四  
瀆於北郊則為壇於國北者釋為壇所在之地禮月下蜀石經及宋  
大字本並有與字觀禮云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  
日於東門之外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于北門外禮山川丘陵  
於西門外鄭注云此謂會同以春夏秋冬也又云為宮者於國外春  
會同則於東方夏會同則於南方秋會同則於西方冬會同則於北  
方說與此同賈彼疏云四方之壇並宜在四郊之內以其拜日之等  
於近郊退來就壇明壇在近郊之內但去城不知遠近或四方皆以  
成數東方八里南方七里西方九里北方六里四方此其定分案職  
方王會同或出畿在諸侯之國故職方氏令諸侯共待之事則無常  
數案四時壇異方及四時分祭之說經無正文鄭賈蓋以意推之敖  
繼公謂四時會同皆為壇壝宮於國門外之南方以受朝又謂禮日  
以下三禮與拜日相屬而舉之東門南門北門西門即壇壝宮之四  
門並與鄭義異金鶚云觀禮及司儀皆但言為壇並不言隨時而設  
于其方鄭說於經無據且王必南鄉司儀明言之則壇必在南可知  
若在東方西方北方王將東鄉西鄉北鄉乎若亦南鄉則皆不正矣

又云觀禮經文並無春夏秋冬字朝事儀言天子帥諸侯朝日亦不言春是四時皆同也蓋均是諸侯安得以時而異其禮如鄭說是諸侯春夏會同者待之隆秋冬會同者待之輕此何說邪且春但拜日而夏則祀日又何說邪夫天神莫尊於日而月則稍卑山川丘陵則更卑矣秋時會同第帥之以祭山川丘陵何其卑視之邪惟四時皆並祭大小兼行斯無隆殺之嫌耳案赦金之說於禮似通孫經世說亦同但四禮同時並舉恐非一日所能畢事而拜日禮日一日之闕兩有事於日則又嫌煩瀆禮經簡略無可質證今兩存以俟攷云既拜禮而還加方明於壇上而祀焉者並據觀禮為說方明詳大宗伯司盟疏賈觀禮疏據大戴禮記朝事篇唯言朝日不言祀方明謂邦國有疑則有盟事朝日既畢乃祀方明若無疑王帥諸侯朝日而已無祀方明之事今審繹此注鄭意似謂無論盟否並先祀方明賈說非也云所以教尊尊也者據朝事篇文賈疏云言教尊尊者天子親自拜日禮日之等是尊尊之法教諸侯已下尊敬在上者也引觀禮曰諸侯觀於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是也者觀禮經末附載會同之禮與此事同故引以為證鄭彼注亦云四時朝觀受之於廟此謂時會殿同也案彼云宮方三百步即所謂壇也四門即此旁一門謂於壇旁面各為一門四旁則四門也壇廣深之度詳後疏又案此合諸侯之宮即觀禮諸侯觀天子之宮或謂亦稱明堂荀子疆國篇云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楊注云塞外境外也明堂壇也謂巡狩至方岳之下會諸侯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左氏傳築王宮於踐土亦其類也金鶚云古者壇壝皆謂之宮掌舍為壇壝宮其證也壇壝易成故將會同則令為之若明堂宮室豈一時可為邪況四岳明堂為布政之宮朝會之所有天下必早建之何待巡狩之日諸侯畢觀而始為之乎案金說是也此經及觀禮朝事儀言壇宮者皆不云明堂盛德言明堂

則不云壇明其非一處也盛德宮方三百步之文雖與觀禮偶合然彼上文盛陳堂室戶牖之制則非壇壝宮明甚孟子齊宣王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史記封禪書泰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此泰山之明堂蓋西周遺跡亦當有堂室故齊宣王欲毀之若僅方三百步之堦堦四尺露處之壇則東遷至戰國已數百年無不曠弛之理何勞議毀況此經將合諸侯則令為壇觀禮亦不言觀而為宮明皆臨時封築禮畢則不復修治豈有常在岱麓久而不毀者乎攷之於經明堂亦有會同明堂位所說是也然惟東都及四岳有之且非常禮若常時在國則合諸侯而助祭率於明堂合諸侯而會盟率於壇宮助祭之禮尊祖配天故於明堂舉宗祀之典會盟之禮質信明神故於壇宮設方明之祀其事異其禮異故其地亦異不可傳合為一也漢書律厯志引古文伊訓云伊尹祀於先王者宗祀之禮也又云誕資有牧方明者合諸侯而盟因祀方明也二事蓋不同處而漢志載劉歆說謂冬至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似即搃明堂方明為一其說疏謬與經不合古者南郊與方岳皆有明堂其四堂五室八個之制當同必無以壇壝為明堂者楊說不足據也云王巡守殷國而同則其為宮亦如此與者明會同禮不異也巡守者謂王十二年巡守邦國至方嶽合當方諸侯觀禮注云王巡守至於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為此宮以見之是也殷國而同者大行人有殷同即大宗伯之殷見曰同謂王不巡守則六服諸侯來見也職方氏及大行人掌客別有殷國鄭謂即與殷同為一故此注云殷國而同今案殷國者王不巡守出在邦國而合諸侯與殷同禮雖同而一在畿外一在國城外其事迥異鄭此注及職方氏注並搃而一之賈疏亦謂殷國就王國左右為壇如時會並誤詳職方氏疏鄭司農云三成三重也者廣雅釋詁云成重也後鄭觀禮注引此經而釋之亦同先鄭義案壇實四成云三成者上一成即堂不數也引爾雅曰丘一成為敦丘再成為陶丘

三成爲昆侖丘謂三重者釋丘文蜀石經敦作頓昆侖作崑崙崑崙宋大

字本亦作崑崙郭本爾雅作敦丘崑崙丘案敦釋文音頓石經疑涉

陸音而誤毛詩衛風氓傳及釋名釋丘亦作頓丘崑崙卽昆侖之俗

大宗伯注亦作崑崙此注釋文自作昆侖今本不誤此引以證三成

爲三重之義爾雅郭注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

亦訓成爲重與鄭義同

揖同姓謂王既祀方明諸侯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乃詔王升

壇諸侯皆就其旂而立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

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

門西北面東上王揖之者定其位也庶姓無親者也土揖推手小下

之也異姓昏姻也時揖平推手也衛將軍文子曰獨居思仁公言言

義其聞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

爲異姓謂妻之也疏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

天揖推手小舉之疏同姓者大戴禮記朝事篇云天子南鄉見諸侯

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所以別親疎外內也賈疏云詔告也

謂諸侯各就位立王在壇亦立司儀乃告王降壇南向見諸侯乃揖

之金鶚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會同與覲禮相似故載在覲

禮中必不降至壇下而見諸侯也司儀云爲壇三成王南鄉見諸侯

可知天子不下壇也案金說近是此經及覲禮皆無王降壇揖諸侯

之文鄭覲禮注云諸侯入攢門或左或右各就其旂而立王降階南

鄉見之三揖賈彼疏謂據燕禮大射公降揖羣臣使定位故知王亦

然亦以在壇會同與覲異此疏亦約覲禮注爲說此蓋鄭以意推定

本非定論黃以周亦謂覲禮與此注升壇之說兩歧是也竊謂此經

揖在擯前蓋王既升壇諸侯始入門尚在壇下各就左右而立王即

於壇上遙揖之王揖以後乃設擯以升諸侯王不必降壇也蓋王立

壇中南鄉以每等各二步計之距壇下不過八步從上揖下尚不嫌

其太遠儻稍前臨堂坳則尤近矣如是則與此經及覲禮皆無不合於理或有當乎注云謂王既祀方明諸侯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

于宮乃詔王升壇諸侯皆就其旂而立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賈疏云按覲禮云諸侯覲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

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傳擯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

日于東門之升反祀方明注引朝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纁藉尺有二寸摺大圭乘大路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二就

貳車十有二乘帥諸侯而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由此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若然覲禮上介

奉君之旂置于宮尚左及公侯伯子男就其旂而立并四傳擯者並陳設其位其立當在祀方明後是以彼下文乃始云拜日之禮及祀

方明之事故彼置旂于宮之下注云置于宮者建之豫為其君見王之位也是其未即位也此鄭注依次第而言故云謂王既祀方明諸

侯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乃詔王升壇諸侯皆就其旂而立也詒讓案此祀方明後將行會同表位及諸侯始入壇門之事必建旂

者左昭十一年傳所謂會有表也鄭以覲禮先言拜日後言反祀方明朝事先言朝日後言退朝諸侯參互定之知祀方明在拜日之後

朝諸侯又在祀方明之後故王制孔疏申鄭義云既告至之後為宮加方明於壇天子出東門外拜日反祀方明祀方明之後乃徹去方

明未祀方明之前未有見諸侯之事皇氏以為未祀方明之前已見諸侯非也賈覲禮疏義與孔同案以此經及覲禮朝事記覲之諸侯

既告至當先特朝於廟既一朝畢王乃總率以拜日祀方明乃升壇行會同之禮未祀方明以前止有特見於廟未有旅見於壇之事

皇侃所謂見諸侯者謂旅見也以為在祀方明之前則亦在拜日之前矣此與覲禮朝事並不合孔氏糾之是也云諸公中階之前北面

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  
 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者覲禮注亦同大戴禮記朝事篇說  
 會同禮王南鄉見諸侯後云公侯伯子男各以其族就其位諸公之  
 國中階之前云云與此文同故鄭據以為說明堂位及周書明堂篇  
 說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亦與此同依此注說則大會同之位與  
 常朝覲異朝禮云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  
 北上此常朝覲位也會同之位與彼異故覲禮說會同禮亦云公侯  
 伯子男皆就其族而立明其敘爵而不分同姓異姓檀弓注云朝覲  
 爵同同位即謂此也經言三等揖者蓋於同爵之中又以同姓異姓  
 庶姓分列上下王則每爵各為三等揖耳至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  
 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  
 彼諸公尊而東面諸侯卑而西面者疑王每日常朝之位與朝覲會  
 同又異詳大宗伯疏黃以周云覲禮前朝受舍同姓西面北上異姓  
 東面北上受舍即受次會同之受次與朝覲同同姓西面異姓東面  
 西面者在王之左同姓為先亦尚左也王未升壇之時諸侯當先出  
 次侯立同姓西面異姓東面故王南鄉見之得施土時天三揖既揖  
 之後王升壇諸侯皆入門就旂而立於是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  
 上諸位及其四傳擯諸侯各執玉而前見王於是公上等侯伯中等  
 子男下等之位東上即尚左三等亦尚左也朝事儀云天子南鄉見  
 諸侯王揖庶姓云云又公侯伯子男各以其族就其位諸公之位中  
 階之前北面東上云云又及其將幣也公於上等云云其列位之異  
 同先後之次第皆班班可考矣鄭注以就旂而立王南鄉三揖之  
 前非特三揖無所施與胡事儀文顯背案黃據朝事記糾鄭義亦得  
 通云王揖之者定其位者賈疏云此約燕禮云卿大夫皆入門右北  
 面立公降階揖之卿得揖東廂西面大夫得揖中庭少進北面其位  
 乃定此王揖亦得揖乃定有少別者彼諸侯揖臣臣皆北面得揖就



位此五等立已在位王揖之逡巡而已位乃定是其別也云庶姓無親者也者爾雅釋詁云庶衆也庶姓猶言衆姓謂異姓之無親者對下時揖異姓爲異姓之有親者也左隱十一年傳云薛庶姓也與此義同大傳云庶姓別於上則以同姓五世親盡者爲庶姓與此別云土揖推手小下之也者說文手部云揖攘也一曰手箸曾曰揖攘推也鄉飲酒禮云主人揖衆賓賓厭介介厭衆賓鄭彼注云賓之屬相厭變於主人也推手曰揖引手曰厭今文皆作揖江永云古人之揖如今人之拱手而推之高則爲天揖平則爲時揖低則爲土揖也推手爲揖引手爲搗又謂之厭黃以周云拱手小下曰土揖土揖下衡也案江黃說是也凌廷堪朱大韶說竝同拱手有推手引手之分推手者推而致於前引手者引而斂於匈也禮古文分爲二字今文則並作揖說文揖字前一義卽所謂推手曰揖後一義卽所謂引手曰厭許從今文也推手小下之則向下謂之士揖土卽地也對向上爲天揖言之云異姓昏姻也者大宗伯注云異姓王昏姻甥舅詳彼疏云時揖平推手也者平推手適當上下之中故謂之時揖上法天下法土中法四時也黃以周云拱手當心曰時揖時揖平衡也引衛將軍文子曰以下者賈疏云此大載禮文引之證有異姓之事也按大戴禮云衛將軍文子問于貢曰蓋受教者七十有餘人聞之孰爲賢子貢對之歷陳諸子行遂陳南宮縉之行此乃子貢之辭而云衛將軍文子曰者引篇名耳案賈說是也大戴禮記盧注云南宮縉魯人也字子容云謂妻之也者釋大戴禮義明與此經異姓同大戴禮盧注云以爲異姓謂以兄之子妻之也亦用鄭義但鄭舉此證唯見異姓爲王女下嫁之國實則外女來嬪亦其比例故大傳注云異姓謂來嫁者也二注各偏舉一隅足互相備也云天揖推手小舉之者推手小舉之則向上故謂之天揖也黃以其擯之各以其禮公于上

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謂執玉而前見於王也擯之各以其禮者謂擯公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

也上等中等下等者謂所奠玉處也壇三成深四尺則一等一尺也壇十有二尋方九十六尺則堂上二丈四尺每等丈二尺與諸侯各

於其等奠玉降拜升成拜明**疏**及其擯之各以其禮者姜北錫云擯臣禮也既乃升堂授王玉**疏**者王既揖而設擯以升諸侯即覲禮

記四傳擯也金鸚云各以其禮即謂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也案姜金說是也此經專說擯儀禮即謂三等尊卑之次經文

於擯儀之外絕不及幣玉鄭賈以授玉為釋非也云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者謂先見公於庭交擯傳辭訖上擯則升壇立

於上等以擯詔之也次見侯伯則上擯立於中等終見子男則上擯立於下等其儀並故此蓋交擯時本陳擯介於庭既傳辭則上擯當

升壇相禮覲禮雖不言其所立之處以聘禮授玉時上擯立中庭推之則覲禮侯氏入門時上擯亦立中庭可知侯氏既入門右即奠圭

是奠玉亦於庭也此會在壇侯氏奠玉則升壇各於其等是常覲上擯所立之位與侯氏奠玉同在庭會同則上擯所立之位與侯氏奠

玉同於壇上三等足相比例也況侯氏奠玉降拜之時上擯當謁侯氏延之升拜於其等則立亦各於其等固其宜矣**注**云謂執玉而

前見於王也者阮元云釋文出見王二字則於當為衍文詒讓案鄭不知此經所言為擯儀下經將幣乃為授玉故誤謂此經為奠玉送

玉各於其等之事下經將幣則別為三享也云擯之各以其禮者謂擯公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也者並據大行人文覲禮云四傳

擯彼注云王既揖五者升壇設擯四傳擯者每一位畢擯者以告乃更陳列而升其次公也侯也伯也各一位子男俠門而俱東上亦一

位也王揖諸侯之後乃陳擯者覲禮注云至庭乃設擯則諸侯初入門王官之伯帥之耳是王揖諸侯升壇之後乃陳擯與此經敘次正

同傳擯即大行人及後諸公相為賓之交擯也但此經所云各以其禮者當依金鶚說即謂五爵三等之差鄭以為擯者之數非經義也云上等中等下等者謂所奠玉處也者據覲禮云侯氏入門右坐奠圭鄭彼注云卑者見尊奠摯而不授但覲禮在廟不為壇則奠玉於庭此在壇則於三等壇奠玉與彼異也云壇三成者深四尺則一尺一尺也者此合上文及覲禮參互推校堂及三等深廣之度也鄭覲禮注云深謂高也從上向下曰深賈疏云一等為一尺發地一尺上土階三成為三尺摠四尺也詒讓案公羊莊十三年何注云土基三尺土階三等曰壇蓋無發地一尺與覲禮不合不足據云壇有十二尋方九十六尺者覲禮注云八尺曰尋十有二尋則方九十六尺也案各百四十二步也云則堂上二丈四尺每等丈二尺與者覲禮注云三重者自下差之為三等而上有堂焉堂上方二丈四尺上等中等下等每面十二尺案此堂謂土堂也上無屋與宮室之堂異周書王會篇云成周之會墀上張赤帑陰羽天子南面立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大公望在右旁天子而立于堂上是會同之壇有堂之證賈疏云上二丈四尺為堂王立之處并祀方明之所黃以周云堂上方二丈四尺加上等每面十二尺其方四十八尺又加中等每面十二尺其方七十二尺又加下等每面十二尺其方九十六尺云諸侯各於其成拜明臣禮也即鄭所據覲禮云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擯者謁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案凡禮之通例君臣行禮臣皆堂下再拜稽首君待臣以客禮下拜則辭之然後升成拜此王待諸侯以不純臣禮故亦命升成拜也又鄭覲禮注說會同禮云其奠瑞玉及享幣公拜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擯者每延之升堂致命王受

玉撫玉降拜於下等然則奠玉與升成拜同等降拜則各下奠玉一  
 等所云降拜於下等者謂每下一等不定為壇之下等故賈疏云公  
 奠玉於上等降拜於中等侯伯奠玉於中等降拜於下等子男奠玉  
 於下等降拜於地及升成拜皆於奠玉之處言成拜者鄉於下拜之  
 時王使人辭下拜之不成故於升乃更成前拜故云成拜是敬上之  
 禮故云明臣禮也案賈即依觀禮注義聶崇義亦從賈釋而引別說  
 云或可降拜者皆降於地升成拜於奠玉之處也其說與鄭賈異黃  
 以周亦云子男之升成拜尚在下等則降拜為降拜於地矣案黃從  
 聶氏別說是也凡禮例升拜必於堂降拜必於庭壇宮則以平地為  
 廷壇三成皆堂也中下二等雖卑於上等然仍是堂而非廷如鄭賈  
 說則公侯伯降拜皆於堂於例乖迕足明其非也云既乃升堂授王  
 玉者賈疏云禮法禮敵並授禮不敵者訝受此行臣禮則諸侯皆北  
 面授之於堂上也王既受玉約聘禮亦當側授宰玉此壇上無坵不  
 得取明堂位崇坵亢圭為義也詒讓案依觀禮則侯氏先奠玉再拜  
 擯者辭以王欲親受侯氏則由左升授王玉乃降拜以送玉擯者又  
 延之升乃升成拜則降拜升成拜在升堂授王玉後鄭以拜亦為送  
 玉故先云降拜升成拜後云既乃升堂授王玉禮之節次實不如是  
 也又案授玉即正行朝禮凡會同之禮皆先朝於廟後朝於壇兩次  
 行之故大宗伯注說時會云既朝朝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以命事  
 說殷同亦云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是也依  
 此上下文則不徒朝有兩次其享及禮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  
 裸亦有兩次蓋壇廟禮異不嫌纏復也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  
 將幣享也禮謂以鬱鬯其將幣亦如之者謂朝而受玉也朝享禮  
 裸之也皆於其上疏畢後當有王命政事之事以觀禮推之蓋  
 當侯氏告聽事之節經不言者或王一命於堂不各於其等與注  
 云將幣享也者賈疏云將幣者即將幣三享一也但彼大行人據在

廟此據在壇云亦如之者璧以帛琮以錦如前公於上等之類姜兆錫云將幣謂諸侯既見而進擊即覲禮記奠圭於纁上也。不言享者舉大以包小也。大戴禮朝事篇云及其將幣也公於上等所以別貴賤序尊卑也。奠圭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奉國他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舉此推之則將幣為受摯而注誤以為受享益見矣。金鶚云古者玉幣皆謂之幣。將幣指瑞玉而三享亦在其中。鄭專指享言非也。案姜金說是也。此將幣即謂王受玉之時侯氏奠玉及升成拜皆各於其等之上。如前注所說也。凡此經言將幣者八。大史云大會同朝覲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大行人說五等諸侯朝覲之禮云廟中將幣三享。文凡三見。此職後諸公相為賓之禮云及將幣交擯三辭。又諸公之臣相為國客之禮云及將幣旅擯三辭。掌訝說有國賓客云及將幣為前驅與此文而入皆據朝聘授玉之正禮言之也。此職後文兩言將幣鄭皆以授玉為釋與享別自是。的解掌訝掌幣為前驅注云道之以如朝則亦以為授玉之先可知。大史將幣鄭無注案彼文云將幣之日凡授玉與享同日而授玉在享之先且以禮言之授玉為朝聘之正禮亦重於享則將幣之日自指授玉之日可知。賈疏於彼專以享為釋非經注義也。至大行人及此節之將幣則鄭並以為三享然大行人以將幣與三享並舉明將幣為授玉與享為二事。姜氏引朝事儀先云將幣後云奠圭證此經是授玉非享尤為證。據塙鑿鄭誤謂授玉時奠拜之節已在上文擯見內故不得不以此將幣為享而不知其與全經通例不合也。又案會同之享在壇以覲禮約之當亦各奠幣於其等升致命於堂王撫玉侯氏降拜於下惟不升成拜於其等耳。享亦有玉幣但其禮輕於授玉故經舉將幣以咳享也。云禮謂以鬱鬯裸之也者大行人注義同云皆於其等之上者亦如上奠玉分就三等也。凡授玉及享諸侯奠玉奠幣及拜送皆各於其等王受玉撫玉自於堂也。其裸禮則大宗伯酌獻諸侯受禮

升拜受幣及酢王皆各於其等據大宰大行人注王親拜送及受  
酢當下堂就所禮賓之等酢階上行之與受玉享王不下堂異也

燕則諸侯毛謂以須髮坐也朝事尊尊上爵燕則親親上齒  
**疏**王燕則諸侯毛鄭司農云謂老者在上也老者二毛故曰毛

侯毛者釋文云毛劉本作耄音毛案耄毛字亦通此謂合諸侯而燕  
也諸侯蓋通同姓異姓庶姓言之毛詩小雅常棣傳云王與親戚燕

則尚毛彼即中庸之燕毛亦即文王世子族燕之禮與此不同常棣  
孔疏謂此經亦謂同姓諸侯則即大宗伯所謂以飲食之禮親宗族

兄弟者賈疏又謂此燕即掌客之公三燕侯伯再燕子男一燕以經  
考之二說皆非也此經乃專據王合諸侯而燕與平時燕諸侯羣臣

不同若是同姓族燕則經又不宜概稱諸侯絕無別異之文矣蓋王  
合諸侯而饗禮在掌客彼注謂公侯伯子男盡在此燕亦五等諸侯

盡在而其禮則貴齒而不尚爵若饗禮則以爵為獻數故掌客云諸  
侯長十有再獻注云獻公侯以下如其命數二禮所尚不同亦禮貴

相變也凡燕皆在寢此合諸侯而燕亦然注云謂以須髮坐也者  
中庸云燕毛所以序齒也鄭彼注云燕以髮色為坐說文毛部云毛

眉髮之屬及獸毛也國語齊語云班序顛毛以為民紀統章注云顛  
頂毛髮也言次列頂髮之白黑使長幼有等又楚語注云毛須髮也

云朝事尊尊上爵者賈疏云依爵尊卑為先後云燕則親親尚齒者  
賈疏云此乃不問爵之尊卑取以年齒為先後也詒讓案親親者言

與諸侯歡燕所以示親愛常隸疏據此注以證其燕同姓之說非鄭  
皆也鄭司農云謂老者在上也老者二毛故曰毛者先鄭說與後鄭

同檀弓不獲二毛鄭注云二毛鬢髮斑白左凡諸公相為賓  
傳僖二十二年杜注云二毛頭白有二色

凡諸公相為賓者以下並諸侯在國待來朝之君之禮此官亦掌其  
儀節隨時頒而攷之注云謂相朝也者即大行人云世相朝是也

此據諸公自相朝之禮其侯伯子男朝公及  
自相朝則待賓之禮各視其爵而降殺焉  
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

拜受皆旅擯再勞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  
賓所停止則積閒闕則問  
行道則勞其禮皆使卿大

夫致之從來至去數如此也三辭辭其以禮來於外也積問不言登  
受之於庭也鄭司農云旅讀為旅於大山之旅謂九人傳辭相授於

上下竟問賓從末上行介還受上傳之玄謂旅讀為鴻臚之臚臚陳  
之也賓之介九人使者七人皆陳擯位不傳辭也賓之上介出請使

者則前對位皆當其末擯焉三  
之禮賈大行人疏謂問勞同處則  
揖謂庭中時也拜送送使者

諸公三問者謂入竟問遠郊問近郊問也凡積問及勞皆受於舍館  
或亦為帷宮以行禮五等諸侯相為賓積問之禮差並詳大行人掌

客職云皆三辭拜受者拜經例用古字當作操石經及各本並誤下  
並同詳春官世婦疏三辭謂上介辭禮於舍門外拜受謂賓親受幣

於舍館之庭以聘禮朝禮推約之蓋使者於堂下東面致命賓則西  
面拜受也云皆旅擯者此朝君待主國卿大夫故用臣禮也云再勞

者謂入竟勞遠郊勞也并後主君近郊勞為三勞與問數同但問禮  
輕主君不親故立文不同此再勞禮亦當旅擯經不言者冢上文省

又依朝禮聘禮朝賓受勞訖亦當有賓使者之節經文皆不具也云  
三辭三揖者亦辭禮於門外既入門則於庭中三揖云登拜受拜送

者此則使者登堂東面致命賓則於東階上北面拜受幣主國之使  
不拜送幣禮畢使者出則賓於門內西面拜送使者使者亦不答拜

聘禮注云凡為人使不當其禮是也注云賓所停止則積者謂致  
牢禮米禾薪芻有饌陳之積也大戴禮記朝事篇云諸侯相朝之禮

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所以別義也賈疏云謂遺人云十里有廬廬  
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是也云閒闕則問

者謂中闕闕無禮事則問訊之也其禮蓋殺於勞孤卿大夫則無  
問直有勞而已云行道則勞者謂以方在道路故勞其勤苦也云其  
禮皆使卿大夫致之者賈疏云按聘禮遣卿行勞禮臣來尚遣卿勞  
明君來遣卿勞可知此再勞一勞在境一勞在遠郊皆使卿其近郊  
勞當主君親為之也其積問當使大夫故下句云致殮如致積之禮  
注云俱使大夫禮同也知致殮使大夫者見聘禮宰夫朝服設殮宰  
夫即大夫問亦小禮明亦使大夫也案賈說非也大戴禮記朝事篇  
云君使大夫迎于境卿勞于道則境勞當使大夫左傳隱十年孔疏  
亦云勞禮遠郊使卿竟首使大夫與朝事合致殮亦疑當使卿詳後  
疏云從來至去數如此也者明經云五積三問再勞為來去之通數  
也大行人云上公之禮出入五積注云出入謂從來去也案上公  
五積疑當來三去二但經注無文無可質證要來去止此數賈大行  
人疏謂來去皆五積非是其三問再勞等據此經蓋並來有去無故  
左昭五年傳云入有郊勞出有贈賄明問勞專饗來時之禮去別有  
贈送與問勞異也云三辭辭其以禮來於外也者謂賓辭主國之使  
以禮來致積與問勞也士冠禮注云禮辭一辭而許再辭而許曰固  
辭三辭曰終辭不許也若然此經皆三辭而許故不曰終辭矣云外  
者以賓所居之舍為內故以使來為外云積問不言登受之於庭也  
者別於再勞登拜受為受之於堂也聘禮說受勞之禮云迎于舍門  
之外再拜賓揖先入受于舍門內勞者奉幣東面致命賓北面聽命  
再拜稽首受幣鄭彼注謂侯伯之臣不受於堂此諸公受積問於庭  
約如彼侯伯臣受勞之禮亦於舍門內之庭也但此賓為朝君則與  
彼臣禮不同蓋當使者東面致命賓則西面拜受幣不北面亦無稽  
首也鄭司農云旅讀為旅於大山之旅者季氏旅於泰山論語入脩  
篇文先鄭謂旅攢亦傳辭此蓋讀旅為臚而訓為傳也詳後云謂九  
人傳辭相授於上下竟問賓從末上行介還受上傳之者九人專據



公之介言之不云使介或當如後鄭說七人也此謂公介九人以次傳辭相授而下問賓之末介受之以次傳而上告於問賓問賓又以答辭授上介以次傳而下公之末介又受之以次傳而上至上介乃入告公如下文交擯也賈疏云此先鄭以為旅擯與交擯同之後鄭不從者此臣禮云旅擯下文云主君郊勞交擯三辭明其別旅直陳擯介不傳辭交則一往一來傳辭也劉台拱申先鄭義云交擯傳辭旅擯亦傳辭叔孫通傳大行設九賓臚句傳賓與擯臚與旅古今字也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告上為句莊周曰大儒臚傳然則臚擯猶傳擯也聘義曰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又曰三讓而後傳命安在其不傳辭哉黃以周云合讀先鄭各注旅之言臚臚之言傳旅擯者衆擯臚傳其辭也以經記覈之當以先鄭為長如聘用旅擯司儀有明文而聘義則曰介紹而傳命論語君召使擯亦為聘禮而皇侃等釋揖所與立亦以為擯傳辭有左右揖此皆旅擯傳辭之明據也案先鄭釋旅擯與後鄭不同劉黃並申先鄭義而劉謂旅擯交擯皆傳辭以先鄭前後注義覈之似劉說近得其指但經凡君與臣行禮皆旅擯兩君行禮則皆交擯是旅擯之禮必殺於交擯事無可疑如劉申先鄭說則是全無區別信有未安今攷覲禮齊夫承命及四傳擯為交擯之禮聘禮聘享諸節並賓與擯面相交言為旅擯之禮是旅擯不傳辭後鄭義合於經殆不可易聘義及論語皆廣論擯介之事固不容拘執矣至此經致積問在道朝賓與主使所陳皆依介數不依擯數故先鄭謂公介九人後鄭後注又謂使者介七人斯乃在道與在國不同二鄭義本無異也互詳後疏云云謂旅讀為鴻臚之臚臚陳之也者為蜀石經作如誤案旅臚聲近字通續漢書百官志云大鴻臚卿一人中二千石賈疏云按爾雅釋詁云尸旅陳也釋言云豫臚敘也注云皆陳敘也後鄭不從旅大山之旅從臚者欲取敘義也段玉裁云後鄭云不傳辭但陳之而已

故讀為臚臚陳之也後鄭意下文交擯乃是傳辭陳壽祺云士冠禮注古文旅作臚漢書敘傳大夫臚岱鄭氏曰臚岱季氏旅於泰山是也師古曰臚旅聲相近其義一耳史記六國表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即臚岱也然則先鄭亦讀旅若臚後鄭恐人不知旅於泰山之旅音臚故引伸之非與先鄭有異也案陳謂旅泰山之旅亦通作臚是也但後鄭論語注今佚此章義無可攷漢書敘傳顏注訓臚岱為陳與後鄭此注義合然先鄭實詁旅為臚句傳之臚不為陳訓二鄭讀雖略同義不能強合也云賓之介九人者據大行人上公介九人與先鄭說同若侯伯則介七人子男則介五人云使者七人者以其為主國之臣也賈疏云自從降二等之禮案鄭賈亦據大行人義此專屬諸公之使言之若侯伯之使則五人子男之使則三人亦並依介數不依擯數公五侯伯四也云皆陳擯位不傳辭也者別於傳擯有傳辭也凡賓禮君於臣則旅擯聘禮說諸侯於聘賓旅擯之法云擯者出請事注云擯謂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也於是時賓出交直闌西北面上擯在闌東闌外西面其相去也公之使者七十步侯伯之使者五十步子男之使者三十步此旅擯耳不傳命上介在賓西北東面承擯在上擯東南西面各自次序而下末介未擯旁相去三丈六尺上擯之請事進南面揖賓俱前賓至末介上擯至末擯亦相去三丈六尺止揖而請事還入告于公此三丈六尺者門容二徹參介旁加各一步也此即旅擯之禮唯上擯與聘賓相問對餘擯介皆陳位不傳辭也呂飛鵬云聘禮諸侯於聘賓則旅擯此經云諸公相為賓而亦旅擯者五積三問再勞皆使卿大夫致之故也云賓之上介出請使者則前對位皆當其末擯焉者未擯即所謂末介也謂使者直闌西北面公之上介在闌東闌外西面使者之上介在使者西北東面公之次介在上介東南西面各自次序而下公之末介與使者末介東西相直公之上介進南面揖使者俱前使者至其末介公

之上介至其末介各三丈六尺止公之上介揖而請事使者則對如聘禮旅擯之位也云三揖謂庭中時也者賈疏云如聘禮入門揖當曲主當碑揖是也詒讓案此謂進至舍館之庭中時表記云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是也禮之通例凡入門將左右曲揖則當門內雷也將北曲揖則當陳也當碑揖則於堂下三分庭一在北也三揖地不同而皆在庭中故云謂庭中時云拜送送使者者謂禮畢使者出賓拜送使者於大門內也凡禮之通例送賓主人尊者皆於大門內也經文拜送與拜受相友嫌其為使者拜送幣故特釋之

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車送三還再拜主君郊勞備三

勞而親之也鄭司農云交擯三辭謂賓主之擯者俱三辭也車逆主人以車迎賓於館也拜辱賓拜謝辱也玄謂交擯者各陳九介使傳

辭也車逆拜辱者賓以主君親來乘車出舍門而迎之若欲遠就之然見之則下拜迎謝其自屈辱來也至去又出車若欲遠送然主君

三還辭之乃再拜送之也車送迎之節各以其等則諸公九十九步立當車軹也三辭重者先辭辭其以禮來於外後辭辭升堂疏主

郊勞者此賓至近郊之禮朝禮說侯氏受郊勞云侯氏皮弁迎於帷門之外再拜注云郊舍狹寡為帷宮以受勞又左襄二十八年傳云

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杜注云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為壇以受郊勞是受郊勞當為壇及帷宮也云交擯三辭畢逆拜辱者此兩

君始相見用敵禮也三辭亦賓主之介傳辭辭禮車逆拜辱則賓親

迎主君而拜其辱此皆於舍門外行之賈疏云此當近郊勞交擯者

主君至郊郊有館舍賓在內主君至館大門外主君北面而陳此九

介去門九十步東面賓在大門內於門外之東亦陳九介西面不陳

五擯者非主君從賓禮故也車迎拜辱者傳辭既訖賓乘車出大門迎主君至主君處下車拜主君屈辱自至郊也云三揖三辭者賓主

同入門於庭中三揖至階則三辭讓升也此賓主敵三讓則賓先升以道主君聘禮注云凡升者主人讓於客三敵者則客三辭主人乃許升是也云拜受者賓主既登堂賓則於東階上北面拜受幣也賈疏云賓再拜乃受幣主君亦當拜送不言省文也云車送三還再拜者此亦賓於舍門外乘車送主君也賓拜送主君亦不答拜賈疏云賓乘車出門就主君若欲遠送之三還者主君見賓送己三還辭之再拜者賓見主君辭遂再拜送主君也注云主君郊勞備三勞而親之也者大戴禮記朝事篇云君親郊勞大行人云上三公三勞此上文止有再勞至此主君身自郊勞乃備三勞之數且益親之也彼王待來朝諸侯使大行人勞王不親行故直云三勞文不別也鄭司農云交擯三辭謂賓主之擯者俱三辭也者先鄭後注云交擯擯者交也蓋與後鄭說同擯即介也依前旅擯注義則賓及主君各介九人不依擯數俱三辭謂賓之擯辭主君之勞主之擯又辭之如此者各三而止此云賓揖之擯正謂主擯與賓擯交傳其辭賓不自對也云車逆主人以車迎賓於館也拜辱賓拜謝辱也者先鄭意此為賓入國以後主國君親逆於館之事拜辱亦謂拜其親迎之辱與郊勞不相冢後鄭則以二者並為迎謝郊勞二說不同後鄭為長賈疏云後鄭不從者此直是備三勞既未至國何有輒迎賓於館乎云玄謂交擯者各陳九介者賈疏云以其在道俱不為主故無五擯之事故各陳九介也云使傳辭也者對旅擯不傳辭觀禮所謂傳擯也凡賓禮兩君相見則交擯傳辭天子待朝觀諸侯不純用臣禮故亦傳辭觀禮云嗇夫承命告于天子注云嗇夫蓋司空之屬也為未擯承命於侯氏下介傳而上上擯以告天子天子見公擯者五人見侯伯擯者四人見子男擯者三人皆宗伯為上擯又聘禮注云天子諸侯朝觀乃命介紹傳命耳其儀各鄉本受命反面傳而下及未則鄉受之反面傳而上又受命傳而下亦如之此郊勞交擯陳九介使傳辭與觀

禮略同但天子受朝於國陳五擯此主君勞賓於郊則陳九介與彼小異耳凡擯介之數爵尊者多爵卑者少行禮之時又以遞傳爲文蓋非第致敬於主君在賓亦自有得申之隆禮故兩君相見用交擯其陳位與旅擯亦同但旅擯則上介請事使者自對不傳辭交擯則賓之上介受命於賓而出以次遞傳於末介末介傳於主君之末介主介又以次遞傳於主君之上介上介又受主君之辭遞傳於賓之上介賓上介又傳而入以復於賓此傳辭之法也云車逆拜辱者賓以主君親來乘車出舍門而迎之若欲遠就之然見之則下拜迎謝其自屈辱來也者此破先鄭說也以主君與朝賓禮敵當迎於大門外明車逆卽來朝之賓乘車出所止之舍門迎主國之君若不敢當其親來而欲遠就見之者既遇而相見則朝賓先下車西面迎拜謝其來勞之屈辱也云至去又出車若欲遠送然主君三還辭之乃再拜送之也者至主君勞禮畢去時賓又親出門西面拜送之也此賓主禮敵故迎送皆於大門外賈疏云賓乘車出門就主君若欲遠送之主君見賓送己三還辭之賓見主君辭遂再拜送主君也云車送迎之節各其以等者據齊僕說朝覲宗遇云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明諸侯相朝禮亦同皆以其爵之尊卑爲送迎遠近之節亦如大行人職五爵三等也云則諸公九十步立當車軹也者賈疏云賓主俱立當軹大行人文云三辭重者先辭辭其以禮來於外後辭辭升堂者以經三辭文兩見故特釋之先辭在舍門外爲辭禮後辭在堂下爲辭升也賈疏云按鄉飲酒禮主人取爵降洗賓降主人坐奠爵于階前辭注云事同曰讓事異曰辭禮升堂是事同不云讓而云辭者此賓主敵者主人之意欲有受於庭之心故從事異曰辭是以下諸公之臣等升堂皆云讓依事同曰讓非敵故聘義云三讓而後傳命三讓而後入廟門並事異不云辭者欲取致尊讓之意變文耳又彼記文非正經故不爲例也案賈說非也鄉飲酒注所謂事同曰讓

者謂若賓主同升階不辭其升而讓先也事異曰辭者謂主不敢當賓之降而辭其降也依彼義則此注所云辭禮辭升堂者正合事異

曰辭之例賈反謂禮升堂是事同失之至辭讓散文亦通故聘義亦以事異為讓劉台拱云疑後三辭當作三讓既三揖則升堂必矣乃

又辭升堂何也案以後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受郊勞之文校之疑劉說近是致館亦如之館舍也使大夫

親致疏致館亦如之者以下皆賓初至國之禮聘禮云卿致館注云

禮與彼同惟以君親致為異賈疏云亦如之者上主君郊勞此親致館明亦如之也凡致者皆有幣以致之致之使若己有然也注云

館舍也者委人注同聘禮注云古者天子適諸侯必舍於大祖廟諸侯行舍於諸公廟大夫行舍於大夫廟賈彼疏謂諸公大國之孤又

聘禮記云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士館于工商注云館者必於廟然則此五等諸侯相朝並館於卿之廟也云使大夫授之君又以禮

親致焉者賈疏云鄭知使大夫授舍者見聘禮云大夫帥至館卿致之以此知先遣大夫授館也此大夫亦應是卿案賈謂此大夫是卿

者待朝君之禮宜隆於聘臣也國語周語云周之秩官曰敵國賓至司里授館彼似通朝聘言之司里蓋掌宅里之官經不見者或冬官

之屬章注以為里宰非也此注大夫賈謂是卿蓋致館如致積之禮君特使與司里同授之鄭意未必即謂司里也

俱使大夫禮同也餼食也疏致館如致積之禮者此賓受館後致之小禮曰殮大禮曰饗餼於館也賈疏云上公殮五牢賓始至之

禮故致館後即言之又聘禮疏云致積有幣致館亦有幣也注云俱使大夫禮同也者賈疏云以其俱小禮不使卿故云俱使大夫禮

同也詒讓案俱使大夫謂致積致殮使者爵同人則異也王氏詳說謂此君親致館則致殮與積似當使卿案後致饗餼亦君親致殮雖

小禮然不過降饗一等王說於理得通竊疑五積在道致非一次當使大夫餼止一致又在國當使卿爵實不同以其同為臣致故禮得相如猶竟勞使大夫遠郊勞使卿其禮亦同也若然注云同使大夫似亦對君親致言之卿大夫渾言不別猶後致饗食亦當使卿而注云大夫上注云大夫授館疏謂大夫亦應是卿諸注文例或略同與云餼食也者餼本為饋食引申為凡食物之稱蜀石經作餼夕食也則與宰夫先鄭注同非後鄭義也詳宰夫疏云小禮曰餼者聘禮宰夫朝服設餼其禮有飪腥而無餼牽又饌設不多故鄭聘禮注云食不備禮曰餼是比饗餼為小也云大禮曰饗餼者其禮及將幣交擯比餼為盛也外饗注亦云致禮於客莫盛於饗詳彼疏

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荅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

賓三揖三讓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及出車送

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鄭司農云交擯擯者交也賓車進

及出車送三請主人三請留賓也三進進隨賓也賓三還三辭告辟

賓三還辭謝言已辟去也玄謂既三辭主人則乘車出大門而迎賓

見之而下拜其辱賓車乃前下荅拜也三揖者相去九十步揖之使

前也至而三讓讓入門也相謂主人君擯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

外傳辭耳入門當以禮詔侑也介紹而傳命者君子於其所尊不敢

質敬之至也每門止一相彌相親也君入門介拂闌大夫中棖與闌之闌士介拂棖此為介厲行相隨也止之者絕行在後耳賓三揖三讓讓升也登再拜授幣授當為受主人拜至且受玉也每事如初謂享及有言也賓當為賓謂以鬱鬯禮賓也上於下曰禮敵者曰賓禮器曰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謂此朝禮畢賓賓也三請三

進請賓就車也主君每一請車一進欲遠送疏及將幣者此謂致殮

之也三還三辭主君一請者賓亦一還一辭疏之明日正行朝禮於

廟也將幣亦謂授玉也凡諸侯相朝以命圭與朝天子同史記齊世

家索隱引張衡云禮諸侯朝天子執玉既受而反之若諸侯自相朝

則不授玉此與經不合不可從賈疏云及至也至將幣謂賓初至館

後日行朝禮之時幣即圭璋也云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者此與郊勞

同但前為朝君受主君之禮此為主君受朝君之禮賓主互易當主

君西面拜朝君東面拜下送賓同賈疏云此並在主君大門外賓去

門九十步而陳九介主君在大門外之東陳五擯上擯入受命出請

專傳辭與承擯承擯傳與末介末介傳與承介承介傳與末

介末介傳與末擯末擯傳與承擯承擯傳與上擯上擯入告君如是

者三謂之交擯三辭諸交擯者例皆如此也車逆拜辱者傳辭既訖

主君乘車出大門至賓所下車拜賓屈辱來此也江永云交擯三辭  
再辭是主君辭其朝而賓答之三辭是主君固辭其朝而賓又答之  
仍有主君許之辭當傳自主傳至賓者四自賓傳至主者三也案江  
說是也疏謂賓主皆止三次傳辭說未備云賓車進答拜者賈疏云  
賓初升車進就主君主君下賓亦下車答主君拜也云三揖三讓者  
此揖讓在大門外時讓謂讓入仲尼燕居云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  
是也至雉門時讓入亦同賈疏云主君遙揖賓使前北面三讓入大  
門也云每門止一相者賈疏云既入門迴而東至祖廟之時祖廟西  
仍有二廟以其諸侯五廟始祖廟在中兩廂各有二廟各別院為之  
則有三門門傍皆有南北隔牆隔牆皆通門故得有每門若不然從  
大門內即至祖廟之門何得有每門而云門止一相乎故為此解也  
案賈說非也此云每門者謂入雉門及五廟之外門故云每門也凡  
廟諸侯在雉門內天子在應門內鄭賈謂天子諸侯皆在中門外失



之詳小宗伯疏又賈說廟制爲五廟平列是也惟謂廟門之外牆南向無門凡至廟者皆由穆第二廟外西牆閭門入東行凡經三閭門始至大祖廟以是說經之每門聘禮疏亦謂此經每門爲據閭門言則非也今定五廟門外有牆中爲總門與大祖廟門正相直其由大祖廟入昭穆廟乃別爲閭門穆第二廟外西牆無閭門也詳守祧疏云及廟唯上相入者上相相中最貴者大宗伯云朝覲會同則爲上相此諸侯相朝禮雖殺於王亦使卿爲上相也賈疏云相入卽上擯上介須詔禮故須入云賓三揖三讓者此第二次揖讓在廟庭中時讓謂至階讓升仲尼燕居云揖讓而升堂是也云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者賈疏云授當爲受賓主俱升主人在阼階上北面拜乃就兩楹闕南面賓亦就主君賓授玉主人受之故云再拜受幣也賓既受乃退向西階上北面拜送幣乃降也云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者賓賓訖賓降出主人送至門外以車從既請賓就車又以已車前進至所止之處則再拜以送賓也云賓三還三辭告辟者賓亦不答拜也方苞云三辭告辟以主君將拜驅而辟之不欲見主人之拜也主君再拜當在賓告辟後而序於前見賓告辟時主君卽拜而賓已辟然後主賓之敬皆曲盡而各得其安也注鄭司農云交擯擯者交也者先鄭說無旅擯交擯之異謂擯者主客交錯傳辭也案此賓至國正行朝禮則賓陳九介主君陳五擯與前郊勞交擯賓至並陳九介者小異云賓車進答拜賓上車進主人乃答其拜也者賈疏云後鄭不從者車逆拜辱已是主人今云車進答當是客何得主人再度拜故不從也詒讓案先鄭蓋以車逆拜辱爲主君車逆而賓拜其辱故以此答拜爲主人答賓之拜也云及出車送三請主人三請留賓也者賈疏云後鄭亦不從者行朝享禮賓訖送賓出禮既有限何因更有留賓之事故不從也云三進進隨賓也者謂賓行前進主人亦進從之三請故有三進也云賓三還三辭告辟賓三還辭謝言已辟

去也者告辟告辟主君之拜也賓但告辟遂去不答拜者禮之通例  
送者拜去者不答拜鄉射禮賓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注云不答拜  
禮有終也是也云玄謂既三辭主君則乘車出大門而迎賓者大戴  
禮記朝事篇云君拜迎于大門外案大門外謂諸侯庫門外其內即  
外朝也禮通例賓主人敵者迎於大門外此既交擯三辭主君乃出  
大門迎賓故經車逆在交擯三辭之後大行人注云王始立大門內  
交擯三辭乃乘車而迎之是天子待來朝諸侯亦同曲禮孔疏謂賓  
至主國大門外主人及擯出門相接而後交擯傳辭與此經注敘次  
並許非也云見之而下拜其辱賓車乃前下答拜也者此破先鄭說  
也主君出門既見賓車則主君先下車拜其辱賓車稍前賓乃下車  
答主君之拜也凡賓車止於門外故曲禮云客車不入大門云三揖  
者相去九十步揖之使前也者據大行人上公朝位賓主之閒九十  
步也若侯伯則相去七十步子男則相去五十步此三揖在大門外  
與後庭中三揖有將右曲將北曲當碑之節者不同云至而三讓讓  
入門也者與後升堂時三讓為讓升者異也國語周語云在禮敵必  
三讓曲禮云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此讓入門亦謂入大門主君  
由闈東朝君由闈西皆中門而入此主君三讓則賓亦三辭禮器云  
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覺是也云相謂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謂  
之相者於外傳辭耳入門當以禮詔侑也者明相即主君之上擯及  
賓之上介因事異名耳前注云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彼專據擯  
言之攷聘禮云擯者進相幣又擯者立于闈外以相拜凡言相亦皆  
專據擯而不及介鄭知此相兼有介者後諸公之臣相為國客云每  
門止一相及門唯君相入注云唯君相入客臣也相不入矣彼以君  
相對臣相為文臣相即聘介也此經唯云上相不辨賓主明兼有賓  
相可知故注兩舉擯介也互詳大宗伯疏云介紹而傳命者君子於  
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者賈疏云此聘義文按彼介紹而傳命謂

聘者旅擯法引證此交擯者但紹繼也謂介相繼而陳則交擯旅擯皆得爲紹故此交擯亦得紹介而傳命也按彼注實謂正自相當賓主不敢正自相當故須擯介通情也云每門止一相彌相親也者每入門時止一入相當禮不如在外用五擯九介傳辭者示情彌親禮彌簡也云君入門介拂闈大夫中棖與闈之闈士介拂棖者玉藻文引之者證介隨君入門之節鄭彼注云此謂兩君相見也棖門楔也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闈大夫介士介鴈行於後示不相沿也君若迎聘客擯者亦然孔疏云闈謂門之中央所豎短木也棖謂門之兩旁長木所謂門楔也又引崔氏皇氏云君必中門者謂當棖闈之中主君在闈東賓在闈西主君上擯在君之後稍近西而拂闈賓之上介在賓之後稍近東而拂闈大夫擯介各當君後在棖闈之中央賈疏云君入門不言所拂者朝君入由闈西亦拂闈不言之者君特行不與介連類故不言也介拂闈者上介隨君後與大夫士介自爲鴈行於後也王念孫云疏云朝君入由闈西亦拂闈與鄭玉藻注君入必中門不合其說甚誤君入當棖闈之闈未嘗拂闈也案王說是也凡門皆兩棖一闈闈在兩扉之闈當以崔靈恩皇侃說爲正孔穎達李如圭楊復江永凌廷堪張惠言孫希旦胡培翬朱大韶並從之賈聘禮疏獨謂闈有二分列東西非也凡入門近闈則拂闈近棖則拂棖若中門則當一扉之中於棖闈皆無所拂依玉藻注義則君與大夫介入門行列正相當賈此疏謂君亦拂闈則與上介行列相當不當棖闈之闈其誤明矣云此爲介鴈行相隨也者卽玉藻注所云大夫介士介鴈行於後是也蓋入門時君特在前上介相禮者則先衆介拂闈而行次介以下則繼上介後相鴈行以次而入也玉藻孔疏云鴈行參差節級云止之者絕行在後耳者明非終不入特絕行在後不相隨俱入耳賈疏云知不全入而爲絕行在後者以聘禮介皆入廟門門西北面西上故知此君介亦入門門西北面西上可知故云絕

行在後後亦入廟也云賓三揖三讓讓升也者此三揖即入門後庭中三揖也讓升者別於前三讓為讓入門也聘禮說歸饗饋之禮云大夫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于階讓大夫先升一等注云讓不言三不成三也凡升者主人讓於客三敵者則客三辭主人乃許升亦道賓之義也使者尊主人三讓則許升矣據彼注則賓主敵者主人一讓賓一辭主人再讓賓再辭主人三讓賓三辭主人乃先升以道賓此諸公賓主相敵則亦三讓而主人先升也云登再拜授幣授當為受者授受聲類同鄭意下文云賓拜送幣則此不當云授幣且授幣與再拜文相屬再拜屬主君則授幣非指賓授玉可知故必破授為受也云主人拜至且受玉也者釋再拜之義大戴禮記朝事篇云北面拜貺所以致敬也即此云每事如初謂享及有言也者後注義同朝畢必有享即大行人云廟中將幣三享是也有言據聘禮文詳大行人疏云賓當為饋者謂賓亦如之之賓當為饋聲類同也段玉裁云以賓為饋古文假借也聘禮少牢饋食禮饋字亦多作賓依說文饋攢同字皆訓導也而鄭君說禮攢為導饋為禮賓分別與許不同云謂以鬱鬯禮賓也者謂與大行人饋王禮諸侯事同而文異朝事記亦云饋而禮之是也今攷以鬱鬯禮賓謂之賓賓猶敬也此與大司徒賓興及鄉大夫與賢者能者以禮禮賓之義同鄉飲酒禮以酒獻賓朝聘禮以鬱鬯裸賓二者通謂之禮亦通謂之賓足相比似不必讀為饋也云上於下曰禮敵者曰饋者賈疏云大行人云王禮再裸而酢之屬是上於下曰禮此諸侯云饋是敵者曰饋也凌廷堪云凡賓主人行禮畢主人待賓用禮則謂之禮不用禮則謂之饋士昏禮納采問名禮畢請醴賓注醴當為禮此女父禮賓也聘禮聘享禮畢請禮賓此主國之君禮賓也皆用禮又聘禮郊勞禮畢賓用束錦饋勞者又夫人使下大夫勞饋之如初又歸饗饋畢出迎大夫注賓出迎欲饋之又下大夫歸上介饗饋饋之兩馬束錦又夫人使下

大夫歸禮畢賓饋之乘馬束錦上介饋之兩馬束錦此聘賓及上介  
饋主國之使者也覲禮郊勞畢侯氏用束帛乘馬饋使者又天子賜  
舍畢饋之束帛乘馬又賜侯氏車服畢饋使者諸公賜服者束帛四  
馬饋大史亦如之此皆侯氏饋天子之使者也皆不用醴案凌說其  
析但此經之饋為裸禮禮經之饋為幣馬事實不同鄭此注之意蓋  
謂此經字雖作饋實與禮經之禮相近但以尊卑文異其與禮經之  
饋事固不相涉也若然此注之禮即禮經之禮而饋非即禮經之饋  
不必援彼釋此後注云禮以醴禮客即用禮經義也引禮器曰諸侯  
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者證饋不用醴而用鬱鬯也孔疏云謂  
五等自相朝朝享禮畢未饗食之前主君酌鬱鬯之酒以獻賓示相  
接以芬芳之德不在殺味也云謂此朝禮畢饋賓也者禮器下文又  
云大夫聘禮以脯醢饋禮相對為文明此即指朝畢饋賓之事云三  
請二進請賓就車也者主君送賓至大門外則請賓就車如是者三  
也云主君每一請車一進欲遠送之也者此車謂主君之車主君每  
一請則主君之車亦一進示欲乘車遠送賓也云三還三辭主君一  
請者賓亦一還一辭者浦鏜云者字當在三還三辭下阮元云疏引  
注請下無者當如浦說案浦阮校近是賓出大門向外行以致饗餼  
主君送請不敢徑行故主君一請則賓還面向內辭之也

還圭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

此六禮者惟饗食速賓耳其餘主君親往親往者賓為主入主

人為賓君如有故不親饗食則使大夫以酬幣侑幣致之鄭司農云  
還圭歸其玉也故公子重耳受殽反璧玄謂聘以圭璋禮也享以璧  
琮財也已聘而還圭璋輕財而重

**疏**致饗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者此行朝禮後在館及行至近郊

之禮凡五等諸侯相為賓饗餼饗食之數並詳掌客職此饗食亦冢  
致為文與饗餼還圭皆致之賓館致贈即於郊與送禮相將經以君

親行故文特致詳也云皆如將幣之儀者亦謂交擯及迎送辭受揖讓之儀略同其節次細別則異也注云此六禮者惟饗食速賓耳

者惟蜀石經宋大字本作唯字通此謂饗食正禮行於廟則使卿戒速賓於館主君不親往也方苞云注非也冠禮之賓儕輩也鄉飲酒

之賓鄉大夫所治部民也主人猶親速况敵體之國君乎案方說較鄭為長鄭謂速賓君不親往者以公食大夫禮及聘禮饗食君皆不

親往然彼皆君待臣禮不可以例此也公食禮云使大夫戒各以其爵注云告之必使同班敵者易以相親敬又云大夫相食親戒速注

云記異於君者也速召也先就告之歸具既具復自召之則戒速禮同必以同班敵者相食必親往速無疑矣云其餘主君親往者謂饗

饋等四事皆君親致之也唯饗食於廟君親行之而致禮則否大戴禮記朝事篇云君親致雍既還主饗食致贈郊送所以相與習禮樂

也雍既與饗饋字通朝事亦據親饗食言也國語周語云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膳宰致饗廩人獻饋司馬陳芻彼云官致者廣咳

朝聘亦以具送陳設事在有司耳實則以幣致之者君自親其事也云親往者賓為主主人主人為賓者此主君親至賓館則賓轉為主入

而以待賓之禮待主君也聘禮注亦云賓在公館如家之義亦以來者為賓賈疏云見聘禮云君使卿歸饗饋又云賓迎于外門外又云

大夫東面致命君使卿還玉于館賓迎于外門外不拜帥大夫以入鄭君以此二者知賓為主主人主人為賓致贈郊送亦然可知也聘禮

乃君於臣此兩君敵明主君親為之矣云君如有故不親饗食則使大夫以酬幣侑幣致之者明此經饗食亦據致禮故得如將幣之儀

也凡此致饗食與聘禮待國客同掌客云上公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是也其不親燕亦有致幣注不言者文不備互詳酒

人及掌客疏又據聘禮致幣各以其爵鄭注謂致禮於卿使卿致禮於大夫使大夫此致禮於國君君既不自致則當使孤卿注云大夫

者亦謂上大夫也鄭司農云還圭歸其玉也者以聘禮說還圭亦云還玉後鄭彼注云玉圭也但彼臣聘用象圭此國君相朝用命圭耳

朝時廟中受其玉上云受幣是也禮畢則主君親歸玉於賓館據聘禮則并還璋經文亦不具也云故公子重耳受殮反璧者賈疏云僖

公二十三年左傳公子重耳反國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

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者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實璧焉公子受殮反璧是其事

引之者證還圭之事但彼反璧者義取不貪寶意非還圭故後鄭不從也云玄謂聘以圭璋禮也者賈疏云聘義云以圭璋聘重禮也謂

行聘禮也云享以璧琮財也者賈疏云貢財貨時用璧琮以致之故云財也云已聘而還圭璋輕財而重禮者亦聘義文鄭彼注云圭瑞

也尊圭璋之類也用之還之皆為重禮禮必親之不可以己之有遙復之也財謂璧琮享幣也受之為輕財者財可遙復重賄反幣是也

案鄭言此者明朝聘皆有還圭其義同也云贈送以財者說文貝部云贈玩好相送也聘禮注云贈送也所以好送之也左昭五年傳云

出有贈賄杜注云去則贈之以貨賄財賄義同詩大雅韓奕云韓侯出祖出宿于屠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箋云贈送也又使送以車馬所

以增厚意也樂記云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旗也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此

蓋天子贈上公之禮詩秦風渭陽說康公送晉文公公云何以贈之路車乘黃則侯國自相贈亦有車馬矣云既贈又送至於郊者於舊本

並作于今依蜀石經正賈疏云聘禮賓遂行舍于郊公使卿贈如覲幣注云言如覲幣見為反報是贈并送至于郊案朝禮無文故鄭賈

約聘禮為說亦君親送賓之拜禮拜饗餼拜饗食禮者因言賓所當於近郊與來時郊勞同賓之拜禮拜饗餼拜饗食禮者因言賓所當

拜者之禮也所當拜者拜饗餼拜饗食玄謂賓將去就朝拜謝此

三禮三禮禮之重者也賓既拜主君乃至館贈之去又送之于郊

賓之拜禮者此賓將行時拜主國之禮於朝也注鄭司農云賓之

拜禮者因言賓所當拜者之禮也者明經言拜禮與下二句為目諸

公相為賓授玉後主君當亦有禮裸知此拜禮非別為拜裸禮者以

聘禮將幣後亦有禮賓而無拜禮明此亦不當拜也云所當拜者拜

饗餼拜饗食者謂當拜者止此諸禮其餘燕羞餼乘禽等皆不當

拜與聘禮異也云玄謂賓將去就朝拜謝此三禮三禮禮之重者也

者此朝謂庫門外之廷聘禮注云拜謝主君之恩惠於大門外是也

三禮謂饗餼一饗二食三賈疏云先鄭所說是後鄭增成其義按聘

禮饗餼燕羞餼獻之明日賓皆拜於朝將去又三拜乘禽于朝彼臣

故盡拜謝此賓之拜禮在致贈郊送之下則不及燕羞餼獻乘禽以

其君略小惠將去惟拜其大禮也按聘禮賓三拜乘禽於朝遂行舍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繼續也引申之為往來報復之義故先鄭以復訓繼也賈疏云後鄭不從者主人禮費既多非賓所能復云云謂繼主君者賓主君也者賈疏云按聘禮君遣御勞及致館等皆賓饋者報也上注云敵者曰饋故此報主君為饋云饋之者主君郊勞致館饗饋還主贈郊送之時也者賈疏云按聘禮云賓至于近郊君使御朝服用東帛勞又云賓用束錦饋勞者君使御章弁歸饗饋又云大夫奉束帛又云賓降授老幣出迎大夫注云出迎欲饋之庭實設乘馬賓降堂受老束錦賓奉幣西面大夫東面賓致幣是皆有饋法彼兩臣有饋此兩公有饋可知也若然彼聘禮致館無饋者彼君使御致館不以幣故亦無饋明此兩君致時有幣合亦饋之也主君有故不能親饗食以脩幣酬幣致之亦無饋鄭彼注云以己本宜往還玉于館及還享雖無束帛又亦當饋之矣案聘禮致館實有幣而無饋賈謂無幣非是詳後疏云如其禮者謂玉帛皮馬也有饌陳之積者不如也者皮馬賈疏述注作乘馬阮元云諸本作皮誤詒讓案此謂主君致饗饋時有牲牢米禾薪芻等饌陳之積賓饋主君則惟如致幣以報之不報其饌陳之積也云若饗食主君及燕亦速焉者賈疏云聘禮賓不見有饗食速主君者臣於君雖他國亦不敢速君故禮記云大夫饗君非禮是也此兩君即得其燕食等皆得速主君也案上注云淮饗食速賓故賈意賓饗食主君當亦使人速之賓不親往速燕禮輕於饗食亦不親速可知然依方苞說主君饗食賓當親速則賓饗食主君及燕似亦當親速不必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為賓也各以其禮相待如鄭賈所說也

也如諸公之儀賓主相待之儀與諸公同也  
**疏**注云賓主相待之儀與諸公同也饗饋饗

食之禮則有降殺者賈疏云五等諸侯以命數分為三等其主璋饗饋積步數饋介皆降殺備於大行人掌客其進退揖讓之儀一與

公同故云如諸公之儀諸公之臣相為國客謂相也疏云謂上諸公之臣相聘往來為國客相待相送之儀此法皆備則

於下文也注云謂相聘也者謂奉君命聘問往來為國客也則

三積皆三辭拜受受者受之於庭也疏則三積者客初入竟之禮也

或一積或二積經注無文未知其審賈疏云此謂在道之禮於路館

致之亦有束帛致之云皆三辭拜受者與前諸公受積同案亦當旅

擯經不言者文略凡此諸公之臣蓋亦唯有積勞不問與大行人職

待大國之孤禮同經不言不問者亦文略也注云受者受之於庭

也者亦與前諸公受積同受之於舍門內之庭也以聘禮受勞禮約

之蓋亦使者入門東面致命客則北面再拜稽首受幣也此諸公之

臣凡受禮自郊勞外蓋皆受於庭與受積同詳後疏云侯伯之臣不

致積者賈疏云按聘禮以五介又張廬是侯伯之卿聘使者經不云

積明侯伯之臣不致積可知但不以束帛行禮致之豈於道全無積

乎明有也黃以周云致積致殮皆使卿大夫致之司儀云致殮如致

積之禮是其致禮同也其不使卿大夫致而微者直陳其禮謂之設  
聘禮宰夫朝服設殮記云殮不致謂不用致禮非無殮也侯伯之臣  
不致積與不致殮同亦非無積也聘義云主國待客出入三積自是  
五等之臣通禮但諸公之臣以禮致侯伯子男之臣不以禮致直使  
微者陳設之而已其設之之法亦當與宰夫朝服設殮同賈疏說甚  
通其據束帛言之者用鄭殮不致注其實當依經致皆卿大夫不致  
而設者士案賈黃說足補注義聘禮無積蓋亦因不致禮殺故文不  
具耳聘義孔疏謂彼三積專謂上公之臣亦誤會此注不足據也  
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之

儀及退拜送

登聽命賓登堂也賓當為僨勞用束帛僨用束錦侯伯之臣受勞於庭

**疏**及大夫郊勞者此客至近郊之

禮也凡聘臣蓋皆一勞聘禮云賓至於近郊君使下大夫請行反君

使卿朝服用束帛勞鄭彼注云大夫請行卿勞彌尊賓也彼侯伯之

臣相聘尚使卿勞則此諸公之臣郊勞使卿可知云大夫者以卿即

上大夫得通稱也云旅擯者亦用臣禮也賈疏云旅擯不傳辭賓使

各陳七介而已云三辭者辭郊勞也左昭二年傳云叔弓聘于晉晉

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徹命于執事

敝邑宏矣敢辱郊使請辭是辭郊勞之事但聘禮載受郊勞唯一禮

辭此則有三辭與彼異者或禮文不具抑諸公之臣尊於侯伯故禮

亦彌繇與云拜辱者謂既三辭客乃出舍門門東西面迎拜使者外

來之辱案聘禮賓再拜勞者不答拜則此拜辱使者亦不答拜可知

二云三讓登聽命者此謂入郊舍之門及階聘客三讓大夫三辭而後

聘客先升堂聽使者所致主君勞問之命聘禮云勞者奉幣入東面

致命賓北面聽命此唯升堂不同其致聽之節一也云下拜登受者

尊主君之命故降拜於堂下也據聘禮當北面再拜稽首凡臣與君

行禮皆降拜君若待以客禮則辭之然後升成拜凌堦堪謂下文云

致饗餼如勞之禮考聘禮歸饗餼大夫東面致命賓降階西再拜稽

首即此下拜也大夫辭升成拜受幣堂中西北面即此登受也案凌

說比例甚搞若然此亦當大夫辭升成拜乃受經文不具也云賓使

者如初之儀者此受勞訖更端復旅擯迎入舍行僨也賈疏云謂使

傳命訖禮畢出門賓以束帛賓使者如初行勞時之儀前賓受幣今

使者受幣受幣雖異威儀則同敬主君使者亦不答拜聘禮受僨訖亦云

乃退賓送再拜是也注云登聽命賓登堂也者謂聘賓與使者相

讓至三則賓先登堂聽命使者隨之登堂東面致命受幣也堂謂舍

周禮正義

七十一

五

中華書局聚

館之堂云賓當為儻者前注同據聘禮受勞後有儻勞者之禮云勞

用東帛儻用東錦者呂飛鵬云聘禮君使卿朝服用東帛勞此使者

勞賓用東帛之證也又云賓用東錦儻勞者此聘賓儻使者用東錦

之證也云侯伯之臣受勞於庭者賈疏云亦按聘禮賓是侯伯之臣

云受於舍門內是不登堂也詒讓案聘禮郊勞注云不受於堂

此主於侯伯之臣也公之臣受勞於堂彼注亦據此經為說

如初之儀如郊勞也不儻耳侯伯之臣致館於庭不言致殮

賓初至國之禮也案聘禮記諸公之臣當館於大夫之廟注云如

郊勞也者賈疏云按聘禮賓至大夫帥至館卿致館此公之臣亦當

然上云郊勞此云如初如初郊勞也案此亦當卿致之司里授之詳

前疏云不儻耳者明唯此不如郊勞也賈疏云聘禮致館無東帛賓

亦無儻知此亦然也案聘禮致館注云主人以上卿禮致之賈彼疏

云覲禮注云王使人以命致館無禮猶儻之者尊王使也無禮謂無

東帛此云以上卿禮明有東帛致亦可知若然有禮則稱致覲禮不

稱致無禮故也據此文侯伯之卿聘郊勞致館有幣則五等待臣皆

同有幣也案聘禮疏說與此疏不同黃以周云覲禮賜舍擯之聘禮

卿致館賓迎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卿退賓送再拜不言擯之是

不儻也鄭此注亦以聘禮決之凡諸公相為賓及其臣之為國客致

館皆有東帛鄭注郊勞云勞用東帛注致館云如郊勞也不儻耳明

主國亦有東帛特賓不儻使為異耳疏云聘禮致館無東帛與聘禮

本疏違案黃說是也云侯伯之臣致館於庭者於舊本並誤于今依

蜀石經正聘禮云大夫帥至于館卿致館賓迎再拜卿致命賓再拜

稽首卿退賓送再拜亦無登聽命下拜登受之事故知致館於庭也

云不言致殮者君於聘大夫不致殮也者凡聘使至皆有殮直設之

而已不以東帛致之故云不致也賈疏云按聘禮致館之下即云宰

夫設殮卽此致館下不云致殮故云君於聘大夫不致殮如是五等之臣皆無致殮也引聘禮曰殮不致賓不拜者鄭彼注云不以束帛致命革次饌殮具輕賓不拜以不致命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逆客辟引之者證君於聘大夫不致殮之事

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出每

事如初之儀客辟逡巡不答拜也唯君相入客臣也相不入矣拜疏

及將幣者此謂致館之明日正行聘禮於廟也賈疏云謂賓在館至將幣將幣亦謂主璋也云旅擯者賈疏云亦謂於主君大門外主君

陳五擯客陳七介不傳辭故云旅擯也案此旅擯與前郊勞賓主皆陳七介異故賈謂主君陳五擯以其既至則主君用擯與在道用介

異也聘禮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鄭彼注云主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也則擯者四人子男也則擯者三人此並據大行

入天子待五等諸侯擯數以爲己國待賓之擯數也敖繼公據聘禮但言上擯承擯紹擯謂諸侯之擯者三人而已不以己爵及朝聘者

之尊卑而異凌廷堪云諸侯之於聘賓不應上同天子敖說似亦可從聘禮賓同卿下大夫擯是卿之擯者一人大行人職曰凡諸侯之

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卿擯一人則主君擯宜三人矣黃以周說同孫希旦又謂上公卿七介則主擯五人侯伯卿五介則主擯三人子

男卿三介則主擯二人案以君臣差降二等覈之凌孫說似皆可通經既無文姑並存以俟攷云三辭者賈疏云前郊勞三辭辭其以禮

來於外此三辭辭其主君以大客禮當己詒讓案聘義云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

鄭注云此揖讓主謂賓也三讓而后傳命賓至廟門主人請事時也賓見主人陳擯以大客禮當己則三讓之不得命乃傳其君之聘命

也三讓而后入廟門讓主人廟受也黃以周云據鄭彼注傳命前之三讓即司儀之三辭故賈疏三辭即用鄭彼注以為說散文辭猶讓也但鄭注聘義三讓主賓言注司儀三辭又指主人言各據一偏案黃謂此疏本聘義注義是也然賈說實非鄭惜此三辭當據主擯言之左文十二年傳秦伯使西乞術來聘襄仲辭玉亦云主人三辭是其證也綜校後鄭前後注義似亦與聘義注義不同蓋此章三辭鄭無釋者明其與朝禮同前朝禮將幣節三辭亦無釋者明其與致積勞郊勞同皆冢上而省也前朝禮致積郊勞三辭注並主內為文辭為辭外來之禮此注既不別釋則鄭不以為賓辭客禮當已明矣江永謂此三辭為主入辭不敢當而賓對席疏謂辭其以客禮當己之誤是也又攷聘義三讓文三見此經及聘禮唯有讓升餘二節並未見彼先云三讓而后傳命則傳命在三讓之後彼注謂三讓不得命乃傳聘命此經云旅擯三辭三辭已是傳命則非彼三讓亦明矣以鄭意推之蓋擯介將陳而未就位之前有讓擯之節不得命而後各就位傳命三讓之禮細於三辭故此經不載至聘禮則公出迎以前無辭文而辭玉則在賓及廟門時又無三辭之文並與此經小異或大門外與廟門外各有三辭兩經詳略互見與若如賈說則客辭擯而主竟不辭聘有是禮乎云拜逆客辟者主君迎賓於大門內也公食大夫禮注云不出大門降於國君賈疏云謂三辭訖主君遣上擯納賓賓入大門主君在大門內南面拜拜賓奉君命屈辱來見己客辟不受拜者使者奉君命來不敢當拜故後巡辟君拜也云三揖者即聘禮云公揖入每門每曲揖是也云每門止相及廟唯君相入者廟亦大祖廟也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既拊以俟矣注云諸侯五廟則祧始祖也是亦廟也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尊者賈疏云與前諸公少異彼是兩君故云唯上相入則兩君擯介各有此上相亦不入故據君而言也云三讓客登者即聘義之三讓而後升

也謂至階主君讓賓升賓又讓主君如此者三主君則先升故聘禮云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是三讓之後主君實先升此主客言之則云客登不論先後也賈疏云按聘義云三讓而後入廟門三揖而後至階此不言者文不具客登者主君與客俱登據客而言故云客登也云拜客三辟者即聘禮云賓致命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是也賈疏云主君與客俱登訖主君於阼階上北面拜拜賓喜至此堂并拜受幣客三辟者三退負序不敢當君拜云授幣下出者賈疏云授玉與主君也方苞云聘禮公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閒賓降出即此授幣下出也不敢拜送幣者奉君命以將事不敢當君也注云客辟逡巡不答拜也者聘禮云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答拜注云辟位逡遁不敢當其禮又曲禮云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注云嫌與君抗賓主之禮案逡巡與聘禮注逡遁字同詳司士疏云唯君相入客臣也相不入矣者以客是臣禮殺故相不入不入者謂客入之後上相與衆介絕行在後不與客俱入故聘禮云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注云隨賓入也介無事止於此賈彼疏云司儀及將幣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注云客臣也相不入矣此介皆入不同者彼云每門止一相鄭云絕行在後耳非是全不入廟又云唯君相入者謂前相君禮須入故言之臣相不前相禮故不言入其實皆入與此同也案此經及廟唯君相入與聘禮文異故賈彼疏據前諸公相朝注絕行在後之說通之理或然也云拜主君拜客至也者即聘禮賓入門左公再拜注云南面拜迎是也案拜客至拜其至之辱也聘禮記贊拜之辭曰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是也云客三辟三退負序也者賈疏云按聘禮云賓三退負序注云三退三逡遁也不言辟者以執主將進授之此亦執主將授言辟者儀禮是委曲行事故云將進不得云辟此周禮事未見據大摠而言故云辟無嫌案賈聘禮

疏謂此經是諸公之臣相聘之禮與侯伯之卿聘於鄰國之禮少異

與此疏說不同此疏為允云每事享及有言者前注義同聘禮受幣

之後云賓奉束帛加璧享又聘於夫人用璋享用琮所謂享也又云

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所謂有言也詳大行人疏二者皆在將幣

之後其禮並同故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荅拜禮以醴禮客

既覲則或有私獻者鄭司農說私面以春秋疏及禮私面私獻者以

傳曰楚公子棄疾見鄭伯以其良馬私面下並行聘禮後之禮

賈疏云此三者皆於聘日行之故并言之云皆再拜稽首君荅拜者

稽疑當從大祝釋文作諸前將幣為致君命拜不稽首此禮為主君

禮使臣私面私獻為使臣以禮見主君故皆稽首以致敬也聘禮賓

受禮云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又賓

私覲云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又云公北面再拜又記私獻云

賓東面坐奠獻再拜稽首公荅再拜皆其事也凡君與臣行禮臣皆

是其事也凡禮之通例賓主人行禮畢主人待賓用醴並謂之禮詳

前疏賈疏云按聘禮禮客用醴齊異於君鬱鬯也云私面私覲也者

據聘禮記郊特牲聘義及論語鄉黨篇並云私覲荀子大略篇亦云

私覲私見也聘禮既將幣云賓奉束錦以請覲鄭彼注云覲見也鄉

將公事是欲交其歡敬也又問卿之後云賓面如覲幣注云面亦見

也其謂之面威儀質也賈疏云彼於君謂之覲於卿謂之面覲面別

此云私面私覲為一者以彼文兩見則私覲據君私面據卿此文不

見有私覲直言私面豈不見君直見臣也明此私面主於君故以私

面為私覲也案賈說是也聘義亦云賓私面私覲面與覲為二此經

及左傳直以私覲為私面者以覲面義同通稱故聘禮小聘曰問面

不升注云面猶覲也彼亦以覲為面又左昭十六年傳晉韓起聘于



晉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是私面又稱私覲蓋皆散文互通也云既覲則或有私獻者者聘禮記云既覲賓若私獻奉獻將命鄭彼注云時有珍異之物或賓奉之所以自序尊敬也猶以君命致之案云或有者私獻不必常有也云鄭司農說私面以春秋傳曰楚公子棄疾見鄭伯以其良馬私面者證私覲亦通稱私面也舊本說上衍云字今從宋大字本岳本刪賈疏云按左氏昭六年楚公子棄疾如晉過鄭見鄭伯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出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稱面者以其面亦覲也

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

客再拜稽首君荅拜客趨辟中門之外即大門之內也問君曰君不

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于庭二三子皆在勞客曰

道路悠遠客甚勞勞介則曰二三子其勞問君客再拜對者為敬慎

也疏出及中門之外問君者此客私覲事畢後君出送客至中門外

門東西面有此問勞之事也賈疏云賓來主為以君命行聘享

是以先行聘享訖乃始行私相慰問之事是以聘禮注云鄉以公禮

將事無由問也云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者客門西東面拜對君

門東西面答拜客辟又東面對以下君與客拜及問對位並同聘禮

無第二次對文不具也方苞云前對問不恙後對或別問君之所為

也後曰君答拜前第曰君拜者非答客也問其君之起居不恙則如

親見而拜以致敬也案方說是也聘禮注謂問君居處何如又引蘧

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問曰夫子何為是問居處兼問所為之類故

使者不唯一次對也云君問大夫客對者聘禮文同大夫謂客國之

卿大夫或執政隆重或與主君雅故皆得蒙客問不拜而對降於君

也云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荅拜者聘禮文亦同注云勞以道路之

勤此主君又特勞問客故再拜稽首以拜其恩意也曲禮云大夫士  
 見於國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云客趨辟者聘禮云賓出公  
 再拜送賓不顧注云公既拜客趨辟即據此經若然主君尚有拜送  
 之節此經亦不具客不敢當主君之拜故趨出辟之且見不敢勞主  
 君之遠送也注云中門之外即大門之內也者謂雉門外庫門內  
 也諸侯三門以雉門為中門庫門為大門鄭謂諸侯以應門為中門  
 皋門為大門失之詳闡人及朝士疏賈疏云聘禮云及大門內公問  
 君故指彼云即大門內也按聘禮云及大門內公問君賓對公再拜  
 注云賓至始入門之位北面將揖而出眾介亦在其右少退西上於  
 此可以問君居處何如序殷勤也時承攢紹攢亦於門東北面東上  
 上攢往來傳君命南面焦循云聘禮云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公問君  
 賓對公問大夫賓對公勞賓賓再拜稽首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司  
 儀云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  
 稽首君答拜客趨辟二文互同中門外即大門內外朝之地也蓋送  
 至此仍用攢傳命而賓出大門也公在雉門外送至外朝不送出大  
 門也云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于庭問大夫曰  
 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于庭二三子皆在勞客曰道路悠  
 遠客甚勞勞介則曰二三子甚勞者寡君命臣于庭蜀石經宋大字  
 本命下並有使字與下文同疑今本悅之于當作於各本並誤大行  
 入注云問問不恙也賈疏云未知鄭君所出何文或云是孔子聘問  
 之辭亦未得其實也惠棟云襄廿七年左傳曰仲尼使舉是禮也以  
 為多文辭服虔曰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  
 此書漢時猶存故鄭引之或說非無據也案惠說亦通呂氏春秋異  
 用篇云孔子弟子從遠方來孔子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子之父  
 母不有恙乎子之兄弟不有恙乎賈引或說疑即據呂覽推定謂出  
 孔子也聘禮云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此即所謂君命使臣于庭二

三子皆在也明君與諸臣皆無恙故得親命使圖事於庭凡圖事在燕朝即路寢庭也云問君客再拜對者為敬慎也者以下問大夫客不拜而對明問君再拜對者為尊君特示敬慎也致饗餼如勞之禮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

饗食亦謂君不親而使大夫以幣致之疏致饗餼如勞之禮者賈疏云同使御威儀進使大夫以幣致之疏止皆如上郊勞之禮詒讓案上文郊勞云旅

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今以聘禮致饗餼之禮校之大略相同惟彼經侯伯之臣受勞於庭與

致饗餼受於堂不無殊異而此經諸公臣受勞於堂則尤為符合故經直云如勞之禮也又案上諸公相為賓說致饗餼與饗食還圭同

云如將幣之儀而此文又以致饗餼如勞之禮特為別異者蓋以詳略變文實則諸禮皆有同有異經或偏舉一隅或綜論大較義各有

當故聘禮說致饗食亦云如致饗賦文可兩通不容泥也云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者聘禮云公于賓壹食再饗燕無常數上介壹食壹

饗賈彼疏據掌客注諸臣用爵不依命數推之云以此言之公侯伯子男大聘使卿主君一食再饗小聘使大夫則主君一食一饗若然

案掌客子男一食一饗子男之卿再饗多於君者以其君臣各相望不得以君決臣也案依賈義五等臣同一食再饗則子男臣有踰君

之嫌於等例必不可通竊意聘臣饗食之數亦當以三等降殺疑當公之卿再食再饗侯伯之卿一食再饗子男之卿一饗不食於差次

或有合耳此饗食冢上致為文與還圭並致之賓館則其行禮亦當如上注云賓為主人主人為賓而得如將幣者蓋迎送揖讓之節略

同賈疏云致饗及還玉賓主皆是大夫其將幣主君與使臣行禮如將幣者蓋不盡如之所如者如旅擯主人皮弁賓皮弁襲將幣同自

餘則別是以聘禮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賓皮弁襲迎于外門外不拜帥大夫以入大夫升自西階鉤楹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

周禮正義 卷之二十一 五 中華書局聚

南面受主退負右房而立是與將幣別之事也注云饗食亦謂君不親而使大夫以幣致之者聘禮云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

服致之以侑幣如致饗無償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是其事也賈君館疏云以其與還圭共文同是致之故知君不親使大夫致之也

君館客者客將去就省之盡疏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于朝殷勤也遂送君拜以送客

君館客者客將去就省之盡疏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于朝殷勤也遂送君拜以送客

辱于朝者釋文作客朋云本又作從同案說文从部云从相聽也從隨行也此經義為隨從當以從為正盧文昭云朋為篆文從字隸作

从釋文本作兩刀誤書內從字甚多惟此一字作古體賈疏云聘禮曰公退賓從請命于朝公辭賓退是也詒讓案聘禮賓拜于朝鄭並

謂拜謝於大門外則此客拜辱於朝亦於庫門外門西東面拜朝即庫門外廷與宮內三朝異也詳朝士掌訝疏注云君館客者客將

去就省之盡殷勤也者謂聘禮畢使者將行主國之君就客館省之故謂之館客聘禮云公館賓鄭彼注云為賓將去親存送之厚殷勤

且謝聘客之意也又云賓辟注云不敢受主國君見己於此館也此亦不見言辟者君在廟門敬也又云上介聽命注云聽命于廟門中

西面如相拜然也擯者每贊君辭則曰敢不承命告于寡君之老此與彼禮節正同云遂送君拜以送客者謂君於客館門外東面拜以

送賓公皆再拜是君有拜送者見聘禮云聘享夫人之聘享問大夫其辭蓋云子將有行寡君

明日客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積禮賜謂乘敢拜送鄭蓋兼據彼文

三積從來至去疏明日者即君館客之次日也云客拜禮賜者亦

於庫門外之朝東面拜賜主國之擯聽之以告

於君君不見也注云禮賜謂乘禽者賈疏云按聘禮公館賓下云

賓三拜乘禽於朝以此知禮賜是乘禽也詒讓案聘禮致饗饋夫人

歸禮及饗食明日客皆拜賜于朝此經無文唯於行時著拜禮賜之

文蓋以其小節略之抑或文得兼含不甚區別要兩經之義大致無

近矣賈聘禮疏引此經而云臨行大小禮皆拜賜是謂諸禮皆行時

總拜與此注不合亦未知然否云君之加惠也者在致殮及饗饋

諸正禮之外故曰加惠云如入之積則三積從來至去者大行人注

義同即聘義云出入三積是也賈疏云入與出各三積故得以後如

前以此而言諸侯言出入五積四積三積之類入出各五各四各三

者也聘義孔疏說同黃以周云出入三積謂自入至出其所致積有

三也故注云從來至去數如此賈孔謂來去皆有此數則注何為言

從至案黃說是也上文三積與聘義文同自通來去言之此云遂行

如入之積明致積之禮與入時同耳若其積數則或來二去一或來

一或來

去二總而為三

入與行積數本不相等也

大行人五等諸侯來朝

惟侯伯四積來二去二積數相等其公五積子男三積來去數亦皆

不相等彼經五積四積三積並通出入為文亦不謂出數如入數也

賈誤謂出入數等殊失

鄭情互詳大行人疏

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為客而相

禮其儀亦如之爵卿也大

疏而相禮其儀亦如之者此明侯伯子男

之臣禮與諸公之臣同也賈疏云其儀亦如之者亦以三等相差七

十步七介五十步五介三十步三介小聘使大夫又降殺也詒讓案

聘禮是侯伯之臣相為國客之禮亦有與此諸公臣禮不同者如受

郊勞受館皆於庭之等是也蓋其繁文縟節不能無少差異要其大

致略同故經云亦如之注云爵卿也大

大夫也士也者賈疏云諸侯

之臣言爵相為客而相禮者不離三等卿大夫士鄭注掌客云爵卿

之臣言爵相為客而相禮者不離三等卿大夫士鄭注掌客云爵卿

之臣言爵相為客而相禮者不離三等卿大夫士鄭注掌客云爵卿

之臣言爵相為客而相禮者不離三等卿大夫士鄭注掌客云爵卿

之臣言爵相為客而相禮者不離三等卿大夫士鄭注掌客云爵卿

之臣言爵相為客而相禮者不離三等卿大夫士鄭注掌客云爵卿

之臣言爵相為客而相禮者不離三等卿大夫士鄭注掌客云爵卿

之臣言爵相為客而相禮者不離三等卿大夫士鄭注掌客云爵卿

之臣言爵相為客而相禮者不離三等卿大夫士鄭注掌客云爵卿

也則殮二牢饗餼五牢大夫也則殮大牢饗餼三牢士也則殮少牢饗餼大牢也此降小禮豐大禮也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略於臣用爵而已以此三等相禮也案此鄭賈約言之諸臣有此三等實則每等之中亦自有尊卑細別不同左僖十二年傳云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受下卿之禮而還則凡四方之爵同是卿仍有上下之等也自命士以上為爵詳大宰疏

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上下猶疏凡四

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者此通論賓客之禮不限以朝聘也禮儀辭命即上文儀容辭命餼牢謂致饗餼等賜獻即禮賜及聘禮記之禽羞俶獻皆是也國語周語云其貴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是班爵同者仍有隆殺之等也賈疏云上經云爵鄭以卿大夫十三等解之此經云二等即與大行人云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大夫士亦如之大夫下卿士下大夫降殺以兩解之同也云從其爵者以二等降殺從三等而為之注云上下猶豐

殺也者賈疏云爵尊者禮豐爵卑者禮殺以二等為豐殺也凡賓客送逆同禮謂郊勞郊疏又環人云送逆及疆亦送逆同禮之一端

注云謂郊勞送之屬者賈疏云經云送逆故知郊勞郊送也郊勞是逆郊送是送尊卑不同此二者一也案賈說非也尊卑無同禮之理經注之意蓋謂賓客之至逆以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為之此禮送亦以此禮非謂尊卑禮一也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以其幣為之禮幣享幣也於大國則豐於小國則殺主國禮之如其豐殺謂賄用束紡禮用玉帛乘皮及贈之屬

疏凡諸侯之交者即大行人所云凡諸侯之邦交問聘朝之等是也云各稱其邦而為之幣以其幣為之禮者賈疏云據朝聘所齎享

幣大國多小國少禮者據主國賄客還依來者多少而報之注云幣享幣也者賈疏云以其經云稱其邦復云幣明幣是享幣不得據

主璋璧琮也案賈疏是也朝聘瑞玉法數有定不得為豐殺故鄭專據享幣言之聘禮記云幣矣則沒禮注云幣人所造成以自覆蔽謂

束帛也然此注則謂凡享用束帛加璧又以皮幣為庭實同謂之幣猶小行人六幣兼皮馬矣聘禮有夕幣展幣亦並通玉帛皮馬而言

云於大國則幣豐於小國則幣殺主國禮之如其豐殺也者謂來朝聘者於大國則幣豐於小國則幣殺其主國禮幣則視其來者而報之不

以來朝聘之國大小為異也云謂賄用束紡禮用玉帛乘皮及贈之屬者聘禮云大夫賄用束紡注云賄予人財之言也紡紡絲為之今

之縛也所以遺聘君可以為衣服相厚之至又云禮玉束帛乘皮注云禮禮聘君也所以報享也亦言玉璧可知也又云遂行舍于郊公

使卿贈如覲幣又記云賄在聘于賄注云賄財也于讀曰為言主國禮賓當視賓之聘禮而為之財也賓客者主人所欲豐也若苟豐之

是又傷財也亦引此經為證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謂擯相傳

辭時也不正東鄉不正西鄉當凡行人之儀者即見賓客之儀此視賓主之前卻得兩鄉之而已疏官豫肄習之而以詔大小行人者

也云不正其主面者擯人注云面猶鄉也案面個之借字詳彼疏注云謂擯相傳辭時也者謂大小行人為擯相傳辭之儀它若大宗

伯齊夫及此官等為擯相之時亦視此儀也云不正東鄉不正西鄉者釋經不朝不夕朝即東也夕即西也毛詩大雅卷阿傳云山東曰

朝陽山西曰夕陽匠人云以正朝夕義亦同賈疏云朝謂日出時為正鄉東夕謂日入時為正鄉西云常視賓主之前卻得兩鄉之而已

者謂大小行人隨賓主之前進及卻退宛轉鄉之兩不違背也賈疏謂亦指司儀誤俞正燮云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蓋北面

而少偏西面注言常視賓主之前卻得兩向之是也正主面是正向  
主君擇人云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亦言向王案俞說是也士相見  
禮云凡燕見于君必辯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注云辯猶  
正也君南面則臣見正北面君或時不然當正東面若正西面不得  
疑君所處邪鄉之彼爲諸臣燕見之儀專主於君與此行人攢相之  
儀兼視賓主事正相反彼經辯君之南面猶此經正主面也彼注正  
東面正西面卽此經朝夕也彼注疑君所處邪鄉之猶  
此注視賓主前卻兩鄉之也兩經義異而正可互證

周禮正義卷七十二



周禮正義卷七十三

瑞安孫詒讓學

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媿惡而無禮者凡其使也必以旌節雖道

有難而不時必達傳遽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矣福慶也惡喪

疾病他故不以時至也必達王命不可廢也其大疏掌邦國傳遽之

者有禮大小行人使之有故則介傳命不嫌不達疏小事媿惡而無

禮者者媿古美字詳大司徒疏賈疏云行夫者以身自行於外言媿

惡無禮者無擯介而單行謂之無禮也案無禮當亦謂無聘享玉帛

之禮賈疏未跋觀禮賜舍不以幣致注云使人以命致館無禮賈彼

疏謂無禮謂無束帛是無幣亦得為無禮審矣云凡其使也必以旌

節者明此官為小事特使與聘問不同不得用邦節珍圭牙璋之等

故與環人同用路節也云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者賈疏云無難者

即依程至祇由有難故不時必達者雖不時必達於所往之處也

注云傳遽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者大僕注云遽傳也玉藻云  
士曰傳遽之臣注云傳遽以車馬給使者也爾雅釋言云駟遽傳也  
左成五年傳晉侯以傳召伯宗杜注云傳驛又僖三十二年孔疏引  
孫炎云傳車驛馬也說文馬部云驛置驛也駟驛傳也案秦漢以後  
凡急事速行乘車曰傳曰駟乘馬曰遽曰驛故鄭許亦分別釋之然  
此經為周初典法似尚未有單騎之制則傳遽當通為乘車漢書高  
帝紀田橫乘傳詣維陽顏注引如淳云律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  
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軺傳急者乘一乘傳師古  
云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此

說漢時乘傳騎驛之制亦以單置馬為起於後世足證周初有乘無騎矣又案周時傳遽蓋用輕車取其速至故方言揚雄答劉歆書以行人為輜軒使者輜軒即輕車也行夫亦即行人之屬凡王官以事巡行天下必乘傳遽通謂之傳遽之事則亦通謂之輜軒之使矣互詳大僕疏云美福慶也者此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福慶者美善之事即大宗伯大行人賀慶之禮是也云惡喪荒也者即大宗伯凶禮之二賈疏云謂民有死喪及年穀不孰若諸侯薨之等大事即使卿大夫若春秋王使榮叔宰咺之等有禮不使行夫也云此事之小者無禮行夫主使之者以行夫下士秩卑於大小行人故事之小無禮幣者則使行夫特往也云道有難謂遭疾病他故不以時至也者遭疾病謂行夫身有疾病也他故若虎賁氏云道路不通注云逢兵寇若泥水是也云必達王命不可廢也者明事雖小亦奉王命而往雖不以時至亦期於必達賈疏謂以行夫下士三十二人人數多縱有難必達失之云其大者有禮大小行人使之者明行人使邦國亦乘傳遽也賈疏云按大行人雖不云身使之事其間問及王之所以撫諸侯之等或身自行小行人云使適四方是身行之事也云有故則介傳命不嫌不達也者明大事雖有故亦必達也聘禮云賓入竟而死遂也主人為之具而殯介攝其命鄭彼注云為致聘享之禮也初時介接聞命又云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於棺居於其國則掌造於朝介將命是聘使死則介傳命鄭即據彼為說

**居於其國則掌**

**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  
使謂大小行人也故書曰夷使鄭司農云夷使使於四夷則行夫主為之介玄

**謂夷**  
居於其國者於經例當作于唐蜀石經及各本並誤此謂行發聲

**疏**  
夫隨行人居所使之國也云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者與行人為役也勞辱事猶司隸云煩辱之事注云使謂大小行人也者此謂大事有禮使大小行人者則行夫為之介也云故書曰夷使者

謂故書使則介之上多一夷字也釋文出焉使云劉焉音夷則劉昌宗以夷爲卽焉之異文王引之云焉字屬上爲句使則介之故書使上有夷字夷乃發聲故鄭兼存故書有夷字者而以發聲解之非謂焉故書作夷也若焉字故書作夷則鄭當云故書焉作夷方合全書之例今不言焉作夷而云使謂大小行人也故書曰夷使是故書使上多一夷字而焉字仍屬上讀明矣劉音誤甚陸氏以焉使連讀亦沿劉氏之誤案以注疊故書通例數之王說是也孔繼汾說亦同劉音及陸讀並失之惠棟引三年問焉使倍之以證焉當訓於陸意或當如是然非經注義也鄭司農云夷使使於四夷則行夫主爲之介者先鄭從故書爲說以夷爲四夷也賈疏云後鄭不從以爲夷發聲者以經云居則掌行人之勞辱事是行人所使卽云介明還與行人爲介文勢不容與行人別行直四夷使自使象胥何得使行夫也故不從之也云玄謂夷發聲者王引之云凡鄭注所列或本亦有爲之解者如橐人試其弓弩故書試爲考玄謂考之而善則上其食尤善又賞之考工記貉踰汶則死貉或作緩謂善緣木之援也轉人左不健健或作券玄謂券今倦字也是其例也夷發聲乃解故書夷字非解經文焉字周官一書用焉字者多矣皆句末語助無爲句首發聲者案王說亦是也

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

通賓客以常事往來者也路節旌節也四

方圻

注云通賓客以常事往來者也者通大小賓客朝覲會同聘上規言也掌交云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注云通事謂朝

覲聘問也此與彼義同云路節旌節也者據掌節大行人文賈疏云以其道路用旌節故知路節旌節也云四方圻上者圻與畿同卽大司徒注云千里曰畿謂距王城五百里疆與侯國畿封相接之處也下文云送逆及疆故知不出畿賈疏云至畿卽入諸侯國諸侯國自

有通之舍則授館令聚櫜有任器則令環之令野廬氏也鄭司農云四方人有任器者則

環人主令疏舍則授館者此授館據在道言之與入國致館異賈疏云館則道上廬宿市所館舍云有任器則令環之者賈

賈疏云謂賓客任用之器案任器詳司隸疏注云令野廬氏也者鄭司農云四方人有任器者則環人主令殉環守之者蜀石經殉作

殉案殉即殉字左傳桓六年注以木鐸殉釋文云殉本作殉殉亦即

殉之俗敘官注云環猶圍也主圍賓客任器為之守衛凡門關無幾

送逆及疆鄭司農云門關不得苛留環人也玄送逆及疆者謂與

行人送逆於竟上也注鄭司農云門關不得苛留環人也者王制注云幾阿察也苛阿字同詳宮正疏依先鄭說則似門關得幾賓客

惟不幾環人故後鄭更釋之云玄謂環人送逆之則賓客出入不見

幾者補先鄭義明無幾即謂不幾賓客也周書大子晉篇云委積施

關道路無限彼施讀為弛弛關即謂門關無幾也

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謂蕃

國之臣來疏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者姜兆錫云即職方氏四夷

規聘者疏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國大行人所謂蕃國也注云謂蕃國之臣來規聘者明經云國使即蕃國之臣奉使來至王國者也賈疏云蕃國之君世壹見其臣得有規聘者彼雖無聘使法有國事來小行人受其幣聽其辭以中國規聘況之耳其實無規聘也案王無規聘蕃國之禮若蕃國之於王則不必絕無規聘但不

限以常期耳 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以時入賓謂其君以世一見來

賈說未然 朝為疏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者夷狄君長來朝亦以禮接之猶大賓者疏行人凡諸侯之王協其禮但其禮當殺於中國五等諸侯耳

王制孔疏引皇侃云戎狄之君使來王饗之其禮則委饗也若夷狄君來則當與中國子男同故小行人職掌小賓小客所陳牲牢當不

異也案孔皇云委饗者國語周語云戎狄則有體薦其適來班貢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韋注云舌人能達異方之志象胥之官

即此協禮之事云與其辭言傳之者辭謂蕃國君長告請之辭言傳與上文傳王之言義異豕人言鸞車象人大祝言甸人注並云言猶

語也此言當與彼同謂告語傳達之大行人云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是此官通蕃國之辭故以主賓之辭傳譯通之也注云以時入

賓謂其君以世一見來朝為賓者者一釋文作壹案注例用今字當作一詳酒正疏此即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是也

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賓相之從來至去皆為攢疏凡

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賓相之者賓亦當讀為攢詳大宗伯大行人疏大行人注謂蕃國之君無玉瑞則唯有幣帛可知左隱七

年傳云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此夷狄亦有幣帛之證賈疏謂夷狄無玉帛來向中國幣帛為王有賜與之者是謂無玉并無幣帛失之

注云從來至去皆為攢而詔循其禮儀者大行人注云出入謂從來訖去也此經亦云出入故知來去皆然攢釋賓詔循禮儀釋相之

凡國之大喪詔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客謂諸侯使疏凡國之大

云大喪言凡則非王喪若王喪諸侯皆來何得有使臣來諸侯絕無來者則大喪王后世子也或大喪王喪不言諸侯者餘官掌之此象周禮正義 七十三 中華書局聚

胥直掌臣也又象胥本主夷狄之使亦兼掌中國之使故下有大事諸侯之等也注云客謂諸侯使臣來弔者者司儀云諸公之臣相

為國客是諸侯使臣謂之國客此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者鄉大夫為大喪而來故知為來弔者也

謂諸侯以王有軍旅疏先鄭注云賓敬也此與上文賓相義不同

之事使臣奉幣來問疏先鄭注云賓敬也此與上文賓相義不同

謂禮動不虛以為相見之禮以幣致其君命非謂別有幣也凡作事

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作使也鄭司農云王之

事諸侯使諸侯執大事也次事卿使卿執其文疏凡作事者此通論

事也次事使大夫次事使上士下事使庶子疏諸侯以下所共王

則通作諸侯諸臣等之事亦依敘以作之云次事上士者賈疏云直

言上士不作中士下士者摠以王之三等之士皆曰上士與王制所

無合三等之士言之者掌客從者三公賦上公之禮卿賦侯伯之禮

大夫賦子男之禮士賦諸侯之卿禮庶子賦其大夫之禮其序卿大

夫士庶子之等與此同而但稱為士不稱上士夏官司士凡會同作

士從賓客亦如之作士適四方使為介正此所謂次事使士者亦無

上士之稱上蓋衍文也若有上字則與直言士者不同鄭必訓釋其

義今鄭不為上字作解則所見本無此字也案王說是也云下事庶

子者庶子謂公卿大夫之子未命而在官者故文在士下詳宮伯諸

子疏注云作使也者司士注義同鄭司農云王之大事諸侯使諸

侯執大事也次事卿使卿執其文事也次事使大夫次事使上士下

事使庶子者王引之云上字亦後人依誤本經文加之案王校是也

先鄭亦訓作爲使謂自大事至下事  
有此五等各依其爵次尊卑作使之

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政治邦新殺禮之屬

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者牢唐石經初刻誤作勞磨  
改作牢此即下文五等諸侯禮數不同之法宰夫云凡朝覲會同賓

客以牢禮之灋掌其牢禮委積膳餼飲食賓賜之殮率與其陳數此  
所掌與彼略同亦官聯也牢禮謂若下文殮積殷膳等皆有牲牢之

禮餼即下饗餼獻即下乘禽宰夫注云膳獻禽羞俶獻也飲食燕饗  
也此不言膳及賓賜殮率者詳略互見足相咳約也注云政治邦

新殺禮之屬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  
者據下文

十有再獻饗諸侯而用王禮之數者以公侯伯子男盡在是兼饗之  
莫敵用也諸侯長九命作伯者也獻公侯以下如其命數

疏王合諸侯而饗禮者司儀注云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案亦兼時  
會殷同言之凡會同在國外爲壇此饗則仍在廟以饗與會同不

同日也云則具十有二牢者宰夫注云三牲牛羊豕具爲一牢則十  
二牢即十二太牢也云庶具百物備者祭統云官備則具備水草之

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入簋之實矣物備矣昆蟲之異草  
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鄭彼注云具謂所共衆物案十二牢爲牲俎

則庶具百物蓋指庶羞膳夫所謂羞用百有二十品之屬是也云諸  
侯長十有再獻者待方伯以殊禮蓋與大禘十二獻禮略同凡上公

九獻依司尊彝注說祭禮約之蓋先有二裸裸後又有四獻賓食後  
酌爵又二獻衆賓之長又一獻是爲九獻此外更有三獻則禮經無

可推統莫能詳也賈大行人疏說九獻無裸不足據注云饗諸侯  
而用王禮之數者賈疏云王禮則十二牢是故哀七年吳來徵百

牢魯使子服景伯對曰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上公以九爲節則十二者是王禮之數也云以公侯伯子男盡

在是兼饗之莫敵用也者以四時朝覲五等諸侯皆一一專饗故牢禮多不逾九今合諸侯而兼饗之既不分牢各具則不得專屬一人

故特用盛禮與專饗不同也賈疏云以經云合則時會殷同是盡在於是兼饗故用十二牢也若單饗一國即有賓主之敵則單用大牢

今兼饗諸侯無一一相敵故云莫敵用也若曲禮云大饗不問卜鄭云莫適卜也彼亦非一帝怒饗五帝莫適卜也案賈說非也敵適卜

同凡言莫適者皆無所專主之謂論語里仁爲美無適也釋文引鄭本作敵詩衛風伯兮篇豈無膏沐誰適爲容毛傳云適主也此注云莫

敵用者即謂不能專主一人之禮而用之故用王禮之數曲禮注云莫適卜亦謂帝有五不能專主一帝而卜之非無一一相敵之謂也

云諸侯長九命作伯者也者據大宗伯文先鄭彼注云長諸侯爲方伯故此云諸侯長也云獻公侯以下如其命數者賈疏云大行人云

上公饗禮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是也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姓皆

具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士眡諸

侯之卿禮庶子壹眡其大夫之禮國君者王所過之國君也犢鹵栗

子不食也祭帝不用也凡賓客則皆角尺令疏王巡守殷國者即大

者掌客令主國也百姓皆具言無有不具備疏行人十有二歲巡守

殷國時也賈疏云王巡守則殷同殷同則殷國也王巡守至於四岳之下當方諸侯或所在經過或至方岳之下若殷國或在王城出畿

外在諸侯之國所在之處皆設禮待王故巡守殷國並言也案殷國者王巡行近畿之國因而合諸侯也故有侯國膳具之事與大行人



之殷同在王都者異賈沿鄭職方氏注之誤說合二事為一故謂或在王城非也詳職方氏疏云則國君膳以牲犢者賈疏據下文諸侯禮謂此王膳亦謂殷膳今案王在侯國亦若在國日一舉侯國之君當有進膳之禮不唯殷膳也賈說似未核史記魯仲連傳云天子巡守諸侯避舍納莞鑰攝社抱机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是天子巡守諸侯有親視膳之禮也云令百官百牲皆具者此謂致積餼饗餼及殷膳皆有牲牢也賈疏云此文與下為目百官即三公已下是也語讓案左僖二十四年傳云天子出居于鄭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汜而後聽其私政禮也此百牲亦官具之一端也云從者三公既上公之禮者王三公既畿外諸公之禮也國語周語說襄王使大宰文公賜晉文公命晉待以公命侯伯之禮云上卿逆於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與此後文上公之禮正同云卿既侯伯之禮大夫既子男之禮士既諸侯之卿禮庶子壹既其大夫之禮者賈疏云上公已下及侯伯子男禮備於大行人及掌客諸侯之卿及諸侯大夫禮亦備於聘禮及公食大夫也注云國君者王所過之國君也者賈疏云鄭偏舉一邊而言所在亦須共待云犢繭栗之犢也者爾雅釋畜牛屬云其子犢國語楚語云郊禘不過繭栗韋注云角如繭栗漢書禮樂志顏注云繭栗言角之小如繭及栗之形也賈疏云王制云天地之牛角繭栗郊特牲云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謂殷膳時特與祭天之牲同用犢則天子繭栗可知也云以膳天子貴誠也牲孕天子不食也祭帝不用也者據郊特牲文鄭彼注云犢者誠懇未有牝牡之情孕任子也云凡賓客則皆角尺者明餘賓客自上公以下皆不用犢也王制云賓客之牛角尺謂長一尺也云令者掌客令主國也者賈疏云以其掌客掌諸侯已下牢禮故知掌客令也云百牲皆具言無有不具備者凡諸侯之百牲舉成數明隨從官多少無不具備不必限以百也

禮上公五積皆眡飧牽三問皆脩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飧五牢食四十簠十豆四十劔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饗餼九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有二十饗車皆陳車米眡生牢牢十車車乘有五斂車禾眡死牢牢十車車三托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九十雙殷膳大牢以及歸三饗二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饗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食大牢卿皆見以羔膳大牢侯伯四積皆眡飧牽再問皆脩飧四牢食三十有二簠八豆三十有二劔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饗餼七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三牢米百筥醯醢百饗皆陳米二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七十雙殷膳大牢二饗再食再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饗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

牢卿皆見以羔膳特牛子男三積皆眡飧牽壹問以脩飧三牢食二十有四簠六豆二十有四劔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牲十有八皆陳饗饋五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二牢米八十筥醯醢八十饗皆陳米二十車禾二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五十雙壹饗壹

食壹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饗饋以其爵等為之禮唯上介有禽

獻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邊膳眡致饗親見卿皆膳特牛積皆視飧

如飧而牽牲以往不殺也不殺則無劔鼎簠簋之實其米實于筐豆實實于簠其設筐陳于楹內饗陳于楹外牢陳于門西車米禾芻薪

陳于門外壺之有無未聞三問皆脩脩脯也上公三問皆脩下句云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君用脩而臣有牢非禮也蓋著脫字失處且

誤耳飧客始至致小禮也公侯伯子男飧皆鉦一牢其餘牢則腥食者其庶羞美可食者也其設蓋陳于楹外東西不過四列簠稻梁器

也公十簠堂上六西夾東夾各二也侯伯八簠堂上四西夾東夾各二子男六簠堂上二西夾東夾各二豆菹醢器也公四十四豆堂上十

六西夾東夾各十二侯伯三十二豆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十子男二十四豆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六禮器曰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

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大夫八下大夫六以聘禮差之則堂上之數與此同劔羹器也公劔四十二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非衰差也

禮之六數劔少於豆推其衰公劔四十二宜為三十八蓋近之矣則

周禮正義 卷之二十三 六 中華書局聚

公銅堂上十八西夾東夾各十侯伯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八子男  
 堂上十西夾東夾各四壺酒器也其設於堂夾如豆之數鼎牲器也  
 簋黍稷器也鼎十有二者鈇一牢正鼎九與陪鼎三皆設于西階前  
 簋十二者堂上八西夾東夾各二合言鼎簋者牲與黍稷俱食之主  
 也牲當為腥聲之誤也腥謂腥鼎也於侯伯云腥二十有七其故腥  
 字也諸侯禮盛腥鼎有鮮魚鮮腊每牢皆九為列設於阼階前公腥  
 鼎三十六腥四牢也侯伯腥鼎二十七腥三牢也子男腥鼎十八腥  
 二牢也皆陳陳列也煢門內之實備于是矣亦有車米禾芻薪公煢  
 五牢米二十車禾三十車侯伯四牢米禾皆二十車子男三牢米十  
 車禾二十車芻薪皆倍其禾饗饋既相見致大禮也大者既兼煢積  
 有生有腥有孰餘又多也死牢如煢之陳亦鈇一牢在西餘腥在東  
 也牽生牢也陳于門西如積也米橫陳于中庭十為列每筐半斛公  
 侯伯子男黍梁稻皆二行公稷六行侯伯稷四行子男二行醢醢夾  
 碑從陳亦十為列醢在碑東醢在碑西皆陳於門內者於公門內之  
 陳也言車者衍字耳車米載米之車也聘禮曰十斗曰斛十六斗曰  
 簋十數曰秉每車秉有五數則二十四斛也禾橐實并刈者也聘禮  
 曰四秉曰筐十筐曰稷十稷曰秬每車三秬則三十稷也稷猶束也  
 米禾之秉筐字同數異禾之秉手把耳筐讀為棟格之格謂一積也  
 皆陳橫陳門外者也米在門東禾在門西芻薪雖取數于禾薪從米  
 芻從禾也乘禽乘行羣處之禽謂雉鴈之屬於禮以雙為數殷中也  
 中又致膳示念賓也若弗酌謂君有故不親饗食燕也不饗則以酬  
 幣致之不食則以侑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眾臣從賓者也行人主  
 禮宰主具史主書皆有煢饗饋尊其君以及其臣也以其爵等為之  
 牢禮之數陳爵卿也則煢二牢饗饋五牢大夫也則煢大牢饗饋三  
 牢士也則煢少牢饗饋大牢也此降小禮豐大禮也以命數則參差  
 難等略於臣用爵而已夫人致禮助君養賓也籩豆陳于戶東壺陳

于東序凡夫人之禮皆使下大夫致之於子男云膳視致饗言夫人致膳於小國君以致饗之禮則是不復饗也饗有壺酒御皆見者見于賓也既見之又膳之亦所以助君養賓也御見又膳此聘禮御大夫勞賓餼賓之類與於子男云親見御皆膳特牛見讀如御皆見之見言御於小國之君有不故造館見者故造館見者乃致膳鄭司農說牽云牲可牽行者也故春秋傳曰餼牽竭矣耗讀為耗棟府答之耗凡諸侯之禮者賈疏云此一經並是諸侯自相朝主國待賓之禮若然天子待諸侯亦同諸侯自相待可知案賈說是也觀禮饗以外包內天子待諸侯亦同諸侯自相待可知案賈說是也觀禮饗禮乃歸注引此經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云云為釋則鄭謂天子待諸侯亦用此法明矣云上公五積皆賸餼牽三問皆脩者此賓客在道之禮大行人上公出入五積三問三勞是也此不言勞者文不具云餼五牢者以下至皆陳皆賓客始至所致之禮司儀云致餼如致積之禮是也云饗餼九牢者以下至皆陳皆賓客既將幣後所致之禮也云乘禽日九十雙者以下皆留閱所以給賓客之禮乘禽即下文禽獻也聘禮亦云歸乘禽日如其饗餼之數彼聘臣饗餼五牢故聘義云乘禽日五雙此上公九牢而乘禽日九十雙十倍其數者亦君臣禮異也云殷膳大牢者亦留閱所致也云以及歸三饗三食三燕者大戴禮記朝事篇云饋而禮之三饗三食三宴以與之習立禮樂宴即燕之借字經文先饗次食次燕者凡賓禮饗最盛食次之燕為最輕行禮先後亦同故公食大夫禮云設洗如饗注云必如饗者先饗後食如其近者也聘禮注亦據公食經云則饗與食互相先後也依彼注義則行此三禮亦依敘次錯互舉之蓋上公則先一饗次一食次一燕又再饗次再食次再燕又三饗次三食次三燕侯伯子男及聘臣數遞減而三禮相互並同唯左昭二十五年傳叔孫婁聘聘宋宋公享之明日宴彼亦先饗後燕而先後兩日饗燕相接其閒無食

者或文不具抑或侯伯之卿再饗一食前已得一饗一食故更端再饗而無食皆未可知也云若弗酌則以幣致之者謂不親饗食燕而以禮致之也云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餼饗饋者以下皆待賓客從者之禮云唯上介有禽獻者五等諸侯上介皆以卿故特隆其禮其大夫士介則無也詳大行人疏云夫人致禮入壺入豆入籩膳大牢致饗大牢食大牢者皆夫人待賓客之禮也云卿皆見以羔膳大牢者此皆卿大夫待賓客之禮也大宗伯六摯卿執羔五等侯國同云侯伯四積者以下至膳特牛皆待侯伯之禮與公略同唯等數皆遞殺云三饗再食再燕者浦鏗云內宰大宗伯職金疏及覲禮注並作再饗汪文臺云通典七十四引亦作再饗郊特牲疏云侯伯則再饗再食再燕南本或云侯伯亦三饗誤也案浦汪並據孔說校此孔云南本者謂南朝本也唐蜀石經及今本並與彼同依北朝本則五等諸侯饗食燕數各自相同於上下文例亦符合但致聘禮侯伯之卿壹食再饗則饗食數不必盡同況大行人注謂大國之孤饗食之數並視小國之君而此經子男止壹饗壹食反不得視大國之卿則於禮例似不甚協竊疑南本此文不誤下文子男當作再饗一食與大國卿同六朝以後子男文誤作壹饗北本遂改此文以與彼相儷實則五等諸侯唯上公三禮自相等餘皆不相等也云子男三積者以下至親見卿皆膳特牛皆待子男之禮與侯伯略同而等數亦遞殺云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籩者俞樾云經文夫人致禮於上公則入壺入豆入籩於侯伯亦入壺入豆入籩於子男則六壺六豆六籩此必誤也以上文例之降則公侯伯子男遞降如食四十簋十豆四十之類皆是也不降則公侯伯子男皆不降如鼎簋十有二是也未有侯伯不降而子男獨降者疑致禮侯伯為六壺六豆六籩子男為四壺四豆四籩據聘禮夫人致禮于賓六豆六籩六壺于介則四豆四籩四壺降殺以兩卽其例也案俞謂此經文有誤信然然聘禮五介

爲侯伯之卿行聘之禮夫人致禮六豆六簋六壺若如俞說此夫人致於侯伯亦六壺六豆六簋則君臣無等又破于男爲四壺四豆四簋則降於侯伯之臣矣於禮次似未協蔣載康則謂侯伯子男數並不誤唯上公當作十壺十豆十簋亦無據證竊疑此經於子男亦當作八壺八豆八簋蓋夫人致禮五等諸侯數皆不降猶膳用大牢亦五等同不降經文子男數誤而侯伯數則不誤也大抵此章文多舛譌但無它經可證姑並存諸說俟通學詳定焉 注云積皆視殮牽謂所共如殮而牽牲以往不殺也者此亦注用今字作視也下並同此五等諸侯相朝積殮饗饋之等同用大牢天子待來朝諸侯亦然郊特牲云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是也賈疏云上公五積公國自相朝是上公待上公之禮有五積皆視殮一積視一殮殮五牢五積則二十五牢言牽者數雖視殮殮則殺積全不殺並生致之故云牽侯伯四積亦皆視殮牽殮四牢一積視一殮則一積四牢摠十六牢亦牽不殺子男三積積亦視殮殮三牢一積三牢三積九牢亦牽之不殺也必牽之不殺者以其在道分置豫往故不殺之容至自殺也既云視殮殮則有芻薪米禾之等故鄭解積皆依殮解之也案賈說是也凡積皆不殺左傳隱十年孔疏謂積亦或有孰失之云不殺則無劬鼎者賈疏云劬鼎卽陪鼎是也但殺乃有劬鼎不殺則無劬鼎可知侯伯子男皆然王引之云下文殮五牢劬四十有二鼎簋十有二是殮有劬與鼎皆然五牢皆殺則必烹肉於鼎盛汁於劬故有劬鼎也五積視殮而不殺牲則無劬鼎可知故鄭云不殺則無劬鼎劬鼎二器也賈誤以爲一器而云卽陪鼎其說不可通下文劬四十有二鼎簋十有二注曰鼎十有二者正鼎九陪鼎三是陪鼎已在鼎十有二之內何得又以劬爲陪鼎郊特牲曰鼎俎奇而簋豆偶正鼎九陪鼎三正所謂鼎俎奇也劬數偶而不奇與陪鼎非一物聘禮饗飪一牢陪鼎設于西階前當內廉劬設于堂上戶西及東西夾二

者絕殊鄭注聘禮云羞鼎則陪鼎也以其實言之則曰羞以其陳言之則曰陪未嘗以為餽也注掌客曰餽羹器也注公食大夫禮曰餽菜和羹之器注士虞禮曰餽菜羹也注特牲饋食禮曰餽肉汁之有菜和者召南采蘋篇釋文引鄭曰餽和菜之器未嘗以為陪鼎也賈誤解注之餽鼎為陪鼎又以解亨人之餽羹皆以為陪鼎是直不知鼎與餽之有辨也聶崇義三禮圖亦沿賈氏之誤案王說是也胡培翬說同云簠簋之實其米實于筐豆實實于饗者于注例並當作於各本並誤下同賈疏云皆約公食大夫親食則有簠簋之實已下皆鈇在俎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則生往今積既不殺與公食生致同故鄭皆約公食大夫解之也云其設筐陳于楹內饗陳于楹外牢陳于門西者賈疏云彼云豆實實于饗陳于楹外二以並北陳簠實實于筐陳于楹內兩楹間二以並南陳牛羊豕陳于門內西方東上是鄭皆依公食大夫之文也詒讓案鄭彼注云陳饗筐於楹間者象授受於中堂也牛羊豕為其踐汗館庭使近外云車米禾芻薪陳于門外者賈疏云此約聘禮致饗餼之文彼云門外米三十車設于門東為三列東陳禾三十車設于門西陳薪芻倍禾注云薪從米芻從禾是其事也侯伯子男積之簠豆米禾薪芻等陳列亦與此同也云壺之有無未聞者以致餼致饗餼皆有壺惟此致積經不言壺數公食大夫禮致侑幣亦無壺故云有無未聞云三問皆脩脩脯也者脩脯膳夫先鄭注同以問禮輕故無牲牢云上公三問皆脩下句云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君用脩而臣有牢非禮也蓋著脫字失處且誤耳者賈疏云君尊用脩而臣卑用牢故云非禮按下文凡介行人宰史皆在饗食燕下此特在上有人見下文脫此語錯差著於此更有人於下著訖此剩不去故云蓋著脫字失處也下文皆云凡介此云羣介故云且誤耳段玉裁云皆有二字本下屬餼饗餼今乃因下文餼五牢而為皆有牢與君脩為對文鄭所謂



且誤謂誤中又誤也云飧客始至致小禮也者詳宰夫及司儀疏云公侯伯子男飧皆鈇一牢其餘牢則腥者賈疏云鄭言此者下惟言

腥不言鈇此有銅及鼎皆為鈇一牢而言以是經雖不言鈇須言鈇之矣腥之數備於下也詒讓案鄭意若公殮五牢鈇一牢餘四牢並

腥餘放此聘禮致殮鈇一牢腥亦一牢者彼侯伯之卿殮止二牢故鈇腥各一其諸侯相朝牢雖多鈇亦止一牢與聘禮同惟腥牢多為

異云食者其庶羞美可食者也者庶羞亦實於豆經以別於正豆之菹醢故謂之食明與食醫六食為飯異也庶羞詳膳夫疏云其設蓋

陳于楹外東西不逼四列者于亦當作於賈疏云前所陳皆約公食大夫致食之禮今案公食若不親食庶羞陳于碑內者設殮之時堂

上皆有正饌無容庶羞之處楹外既空不須向碑內及堂下故疑在楹外陳之十以為列故四列也公食陳于碑內者由舊陳于楹外故

在下也必知為四列見公食云庶羞西東毋過四列故知也云籩稻梁器也者梁舊本並誤梁今據宋蜀大字本正此對籩為黍稷器也

說文竹部云籩黍稷圜器也許以籩亦為黍稷器與鄭說異凌廷堪云聘禮歸饗饋堂上兩籩梁在北西夾兩籩梁在西東夾亦如之公

食大夫賓北面自闕坐左擁籩梁右執桴以降是籩乃稻梁器非黍稷器當以經文為正案凌說根據禮經足申鄭義又鄭舍人注云方

曰籩亦與許異詳彼疏云公十籩堂上六西夾東夾各二也侯伯入籩堂上四西夾東夾各二子男六籩堂上二西夾東夾各二者賈疏

云鄭知此者見聘禮致饗饋堂上二籩東西夾各二籩今此公十侯伯入子男六禮之通例堂上之數與東西夾之數堂上不多則等鄭

遂以意裁之五等東西夾各二以外置於堂上故云公六侯伯四子男二也聘禮設殮鄭約致饗饋今亦約致饗饋也但聘禮設殮云西

夾六無東夾之饌者蓋降於君禮故也云豆菹醢器也者毛詩大雅生民傳云木曰豆豆薦菹醢也醢人云掌四豆之實是豆為盛菹醢

凡濡物之器也凡飲食之禮有正羞之豆有庶羞之豆此豆專盛正  
 羞之蒠醢其庶羞經別謂之食不在此數互詳醢人版入疏云公四  
 十豆堂上十六西夾東夾各十二侯伯三十二豆堂上十二西夾東  
 夾各十子男二十四豆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六者禮器注義亦同賈  
 疏云鄭以堂上豆數取聘禮致饗饋於上大夫八豆是堂上豆數又  
 取禮器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謂侯伯子男  
 同則亦是堂上豆數可知以此文公言四十明十六在堂上餘二十  
 四豆分之於東西夾各十二此侯伯言三十二亦以十二為堂上豆  
 數餘二十分於東西夾各十此子男云二十四以十二為堂上豆數  
 其餘十二分為東西夾各六其堂上豆數既約聘禮與禮器東西多  
 少鄭以意差之可知云禮器曰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  
 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以聘禮差之則堂上之數與此同者  
 鄭自明上所釋堂上東西夾豆數並據禮器及聘禮參定之意鄭禮  
 器注云豆之數謂天子朔食諸侯相食及食大夫公食大夫禮曰宰  
 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此食下大夫而豆六則其餘著矣聘禮  
 致饗饋於上大夫堂上八豆設于戶西則凡致饗饋堂上之豆數亦  
 如此案禮器記天子以下豆數公羊相四年何注說同鄭據公食禮  
 下大夫豆數六定為食禮又以聘禮致饗饋於上大夫堂上八豆亦  
 與禮器文合則上大夫致饗饋堂上豆數與食禮同明諸公諸侯等  
 致餼並與食禮同可知彼二經與此足互相推定也云銅羹器也者  
 說文金部云銅器也案亭人有大羹銅羹凡羹和菜者盛於銅大羹  
 不和菜則盛於登故公食大夫禮注云銅菜和羹之器此注通言不  
 別也聶氏三禮圖引舊圖云銅受一斗兩耳三足高二寸有蓋士以  
 鐵為之大夫已上以銅為之諸侯飾以白金天子飾以黃金案聶引  
 舊圖說毛詩召南釋文引鄭說同聶又別釋云受一升口徑六寸足  
 高一寸與舊圖異黃以周云御覽引舊圖銅有足高一寸聶氏誤以

銅爲鼎改云三足高二寸以合之非也案黃說是也銅形制容實當與豆相近聶圖別說近是舊圖說兩耳三足所容又太多皆陪鼎制非銅制詩釋文引鄭說蓋亦據禮圖說鄭三禮注無是義也云公銅四十二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非衰差也者賈疏云衰差之法上下節級似若九若七若五校一節是衰差今公四十二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公於侯伯子男大縣絕故云非衰差也云二十八書或爲二十四亦非也者賈疏云侯伯若二十四爲比公四十二校十八又以二十四比子男十八校六亦非其類故云亦非也王引之云書或爲二十四者此周禮原文也蓋侯伯之銅三八而爲二十四加入銅則爲三十二上公之銅之數也今本上公銅四十有二十四乃三之誤也減入銅則爲十六子男之銅之數也今本子男銅十有八八乃六之誤也試以上下文例之上公食四豆四豆皆五八之合數也故其降殺以八四八而爲三十二故侯伯食三十有二豆三十有二壺三十有二也三八而爲二十四故子男食二十有四豆二十有爲八故侯伯簠八也三二而爲六故子男簠六也上公醒三十有六四九之合數也故其降殺以九三九而爲二十七故侯伯醒二十有七也二九而爲十八故子男醒十有八也然則上公銅三十有二四八之合數也故其降殺亦以八三八而爲二十四故侯伯銅二十有四也二八而爲十六故子男銅十有六也若云上公銅三十八則既多於四九之合數又少於六七之合數將何以爲降殺之本乎此當據或本以正經文之譌鄭君偶未審耳案王說差數精審足正經注之誤云其於衰公又當三十於言又爲無施者蜀石經又爲無施作又無所施賈疏云爲三十亦非衰法以其無所倚就故云無所施也案鄭意公銅三十侯伯二十四子男十八是爲降殺以六爲衰雖是但經文作公銅四十有二十四十下有零數若改作三十則無奇零與

經文字數不合故云於言為無施言即指經句賈謂無所倚就亦此  
意也云禮之大數銅少於豆者賈疏云案侯伯豆三十二銅二十八  
子男豆二十四銅十八是銅少豆多公食大夫豆六銅四是其銅少  
於豆也云推其衰公銅四十二宜為三十八蓋近之矣者王引之云  
鄭言三十八蓋近之者意欲降殺以十使公三十八侯伯二十八子  
男十八也不知降殺以十者必始於十之積數如下文上公米四十  
車禾五十車侯伯米三十車禾四十車子男米二十車禾三十車是  
也若三十有八不足四十之數則不能降殺以十矣再以銅少於豆  
計之上公豆四十銅三十二侯伯豆三十二銅二十四子男豆二十  
四銅十六銅少於豆者皆八所謂較若畫一也若云上公銅三十八  
則少於豆者二侯伯銅二十八則少於豆者四子男銅十八則少於  
豆者六反致多寡參差矣案王說亦是也云則公銅堂上十八西夾  
東夾各十侯伯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八子男堂上十西夾東夾各  
四者賈疏云知如此差者亦約聘禮致饗饋兼以意準量而言案依  
王氏所定則公銅三十二當堂上十六東西夾各八侯伯二十四當  
堂上十二東西夾各六子男十六當堂上八東西夾各四堂上之銅  
各降殺以四東西夾之銅各降殺以二也云壺酒器也者即司尊彝  
之壺尊也詳彼疏云其設於堂夾如豆之數者鄭以聘禮堂上八豆  
壺亦八東西夾各六壺豆亦各六是大夫致饗饋之禮堂夾所設  
壺與豆數同此經上公侯伯子男壺豆總數亦同以此推之其分設  
堂夾之數壺亦當與豆同其公四十四壺亦堂上十六東西夾各十二  
侯伯三十二壺亦堂上十二東西夾各十子男二十四壺亦堂上十二  
二東西夾各六也云鼎牲器也者說文鼎部云鼎三足兩耳和五味  
之寶器也案凡牲亨於鑊升於鼎載於俎詳內饗疏云簋黍稷器也  
者說文竹部云簋黍稷方器也凌廷堪云聘禮歸饗饋堂上八簋黍  
其南稷錯西夾六簋黍其東稷錯東夾亦如之公食大夫禮正異幸

夫設黍稷六簋是諸侯盛黍稷之器謂之簋也大夫士盛黍稷之器謂之敦案凌說是也鄭舍人注云圓曰簋與許說異詳舍人疏云鼎十有二者鉦一牢正鼎九與陪鼎三皆設于西階前者陪釋文作倍蜀石經及明注疏本同案陪倍古通用于亦當作於聘禮云鉦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東南北上上當碑南陳牛羊豕魚腊腸胃同鼎膚鮮魚鮮腊設局鼎腳燻臠蓋陪牛羊豕鄭並約彼為說此五等同用大牢故鼎皆十有二與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同皆通正鼎陪鼎言之左昭五年傳云殽有陪鼎亦謂此也陪鼎聘禮又謂之差鼎互詳膳夫疏云簋十二者堂上入西夾東夾各二者以聘禮致饗饋於上大夫堂上入簋約此經諸侯十二簋堂上簋數當與彼同其餘四簋兩夾分設則每夾各二也賈疏云此五等諸侯同簋十二按聘禮致饗饋堂上入簋東西夾各六簋惣二十簋彼臣多此君少者禮有損之而益故也賈聘禮疏說同案聘禮致殽堂上入簋西夾六簋則十四簋也彼臣禮致殽無東夾之饌尚多於此君禮於義頗難通所未詳也云合言鼎簋者牲與黍稷俱食之主也者對簋豆銅壺等皆析言之也賈疏云黍稷與衆饌為主牲與羞物為主是俱得為食之主也云牲當為腥聲之誤也者謂上公牲三十有六子男牲十有八二牲字也以牲即牢於義無取故依聘禮易為腥牲腥聲類同段玉裁云說文腥為豕望眊而交捷腥之正字與鄭禮注異見內饗詒讓案依說文則腥鼎之腥當作牲云腥謂腥鼎也者腥者對鉦為文謂殺而未亨者也亦實於鼎故曰腥鼎云於侯伯云腥二十有七其故腥字也者明經三言腥其二並誤為牲惟侯伯文不誤也云諸侯禮盛腥鼎有鮮魚鮮腊每牢皆九為列設於阼階前者於舊本亦誤于今依蜀石經正賈疏云此皆約聘禮設殽而言案彼鉦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致饗饋云腥二牢鼎二十七無鮮魚鮮腊設于阼階前西面陳如鉦鼎二列此云三十六故知有

鮮魚鮮腊也詒讓案聘禮致餼歸饗餼皆鈺鼎九腥鼎七此諸侯禮  
 腥鼎亦九與鈺鼎同列數又多是其盛也云公腥鼎三十六腥四牢  
 也侯伯腥鼎二十七腥三牢也子男腥鼎十八腥二牢也者皆每牢  
 九鼎為一列也云皆陳陳列也者陳列司市注義同云餼門內之實  
 備于是矣者于亦當作於門內謂堂上及東西夾所設別於米禾之  
 設於門外者以上所說略已咳備也云亦有車米禾芻薪者此則門  
 外所設聘禮云門外米禾皆二十車芻薪倍禾是也云公餼五牢米  
 二十車禾三十車侯伯四牢米禾皆二十車子男三牢米十車禾二  
 十車者聘禮注云諸侯之禮車米視生牢禾視死牢牢十車大夫之  
 禮皆視死牢而已雖有生牢不取數焉據鄭彼注則此上公五牢生  
 二死三故米二十車禾三十車侯伯四牢生死各二故米禾皆二十  
 車子男三牢生一死二故米十車禾二十車也云芻薪皆倍其禾者  
 聘禮致餼亦云芻薪倍禾與此經同若然上公芻薪六十車侯伯子  
 男並四十車也米禾芻薪三者并之則公百有十車侯伯八十車子  
 男七十車御覽禮儀部引鄭孝經注說天子待來朝諸侯云芻米百  
 車舉成數通五等言之也賈疏云若然按聘禮米禾皆二十車者彼  
 大夫禮豐小禮大夫餼二牢故米禾皆五等聘臣則子男之臣米數倍多  
 賈說既聘禮米禾皆二十車通咳五等聘臣則子男之臣米數倍多  
 於其君於禮例亦難通竊疑米禾之數君臣或同聘禮專為侯伯臣  
 之禮上公之臣當亦米二十車禾三十車子男之臣當亦米十車禾  
 二十車於差次似較合但與牢數又不無差異經注並無文未敢定  
 也云饗餼既相見致大禮也者外饗注云饗既將幣之禮致禮於客  
 莫盛於饗凡賓主相見而將幣將幣既退而致饗凡朝聘皆同云大  
 禮者對餼為小禮也並詳外饗疏云大者既兼餼積有生有腥有孰  
 餘又多也者此釋饗餼獨為大禮之意凡歸饗餼有鈺有腥有餼鈺  
 者孰而亨之腥者殺而未亨餼者生而致之是生腥孰三者兼備也

賈疏云假令上公饗饋九牢五牢死四牢牽上公五積皆既餼牽則是一積五牢言兼餼死五牢與餼同言兼積者則兼不盡止兼四耳以其牽與積同故云兼之也侯伯子男皆兼積不盡言餘又多者謂米禾芻薪醢醢之屬云死牢如餼之陳者亦鉦一牢在西餘腥在東也者聘禮歸饗饋鉦一牢設于西階前腥二牢設于阼階前是鉦在西腥在東也云牽生牢也者生致之不殺也聘禮歸饗饋謂之饋鄭注云饋生也云陳于門西如積者于亦當為於聘禮云饋二牢陳于門西北面東上牛以西羊豕豕西牛羊豕是也賈疏云前餼之陳及積之陳皆約聘禮致饗饋法今於此云如積則亦如聘禮饗饋也云米橫陳于中庭十為列每筥半斛公侯伯子男黍梁稻皆二行公稷六行侯伯稷四行子男二行者于亦當作於子男下賈疏述注有稷字疏云約聘禮致饗饋法彼云米百筥筥半斛設于中庭十以為列北上黍梁稻皆二行稷四行此以增稷餘不增故知公稷六行子男米八筥黍梁稻各二行更得二即足故知稷二行詒讓案鄭聘禮注云中庭者南北之中也東西為列據鄭彼注則上公米百二十筥十以為列自東至西橫陳之黍二行在北次梁二行次稻二行次南稷六行也餘並放此每筥半斛即後文米筥之數也毛詩召南采蘋傳云圓曰筥說文竹部云筥箱也籓飯筥也受五升與禮經米筥異也云醢醢夾碑從陳亦十為列醢在碑東醢在碑西者據聘禮云醢醢百籓夾碑十以為列醢在東鄭彼注云夾碑在鼎之中央也醢在東醢穀陽也醢肉陰也賈疏云言夾碑故知從陳然侯伯醢醢百籓米百筥上介筥及籓如上賓上介四人米百筥此數多于子男與侯伯等者上公醢醢百二十籓與王舉百二十籓同故鄭志云此公乃二王後如是王之上公與侯伯俱用百籓子男八十籓其筥米皆同籓數此是尊卑之差至於聘禮乃是臣法自為一禮不相與亦是損之而益案夾碑陳十為列若上公醢醢百二十籓醢六十籓為六列從

設碑西醴六十鬻為六列從設碑東也餘亦並放此又案賈此疏及聘禮疏並謂聘禮臣法損之而益者醴人疏謂五等聘臣同醴醴百  
 籩則子男臣多於君故為是說以軒旋之此於禮例亦難通竊米筥  
 醴醴之數亦君臣禮同子男之臣當亦米八十筥醴醴八十筥耳賈  
 說恐不靖也云皆陳於門內者於公門內之陳也者經言車皆陳文  
 承牢米醴醴之下皆門內所設故知皆陳於門內者明並於所館門  
 內陳之也云言車者衍字耳者謂經言車皆陳不當有車字賈疏云  
 言車載米之車不合在醴醴下言之又按侯伯子男醴醴下皆無車  
 字故知衍字也段玉裁云因下文車字多見而誤衍云車米載米之  
 車也者門外所陳米禾芻薪皆載於車此車米則為載米之車別於  
 後車禾為載禾之車也薪芻不云車者文略鄭必釋此者明此車字  
 宜有非衍字也引聘禮曰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簋十簋曰秉者釋經  
 秉藪之數此秉即後文所謂米秉也鄭彼注云秉十六斛今江淮之  
 閒量名有為藪者今文藪為逾云每車秉有五藪則二十四斛也者  
 秉十六斛五藪共八斛合之是二十四斛聘禮記所謂二百四十斗  
 也云禾稟實并刈者也者稟舊本誤稟今據錢鈔本明注疏本正與  
 釋文合說文禾部云禾嘉穀也稟稈也稈禾莖也案稟謂禾稈實謂  
 采粟并刈謂連稟與實而刈之不去其稈粟也凡穀之采稈通謂之  
 禾故說文禾部云莖節為禾此謂稈也廣雅釋草云桑黍稻其采謂  
 之禾此謂采也此以稟實并刈為禾義亦同書禹貢百里賦納總偽  
 孔傳云禾稟曰總入之供國馬此禾稟實并刈即所謂總也程瑤田  
 云禾粟之有稟者也其實粟也其米梁也聘禮及掌客職禾皆言若  
 千車車三秬薪芻倍禾以薪芻例禾是禾為有稟者矣又聘禮記云  
 四百秉為一秬鄭注此秉謂刈禾盈手然則秉秬者禾稟之名禾為  
 粟之有稟者故以秉秬數之也聘禮米禾皆兼黍稷稻粱言之以他  
 穀連稟者不別立名遂假借通稱非謂禾為諸穀苗幹大名也引聘



禮曰四秉曰筥十筥曰稷十稷曰秬者釋秬之名數此秉筥卽後文所謂禾之秉筥也釋文稷作總云本又作稷案聘禮記作稷鄭彼注云古文稷作縷縷總縷字並通漢書王莽傳顏注引韋昭說亦作縷說文禾部云五稷爲秬二秬爲秠周禮曰二百四十斤爲秉四秉曰筥十筥曰稷十稷曰秬四百秉爲一秬許所述周禮說亦本聘禮記而以秉爲二百四十斤與鄭本經文及義並不同詳載師陶人疏云每車三秬則三十稷也者十稷爲秬三十秬則三十稷鄭聘禮注亦云一車之禾三秬爲千二百秉三百筥三十稷也云稷猶東也者釋聘禮稷字之義說文糸部云總聚束也禾稷實并刈總而束之故以爲十筥之名云米禾之秉筥字同數異者詩小雅大田孔疏云禾之秉一把耳米之秉十六斛禾之筥四把耳米之筥則五斗是字同數則異也王念孫云據周官儀禮及鄭注之文是禾束之秉與量名之秉其事既異其數亦殊量名之秉爲十六斛比於斗斛數爲最多之數禾束之秉爲一把比於筥稷秬爲最少之名詒讓案鄭言此者以其字同易滋淆棍故特辨別之說文及載師賈疏引五經異義國語魯語章注廣雅釋器並誤合米禾秉筥爲一亦詳載師陶人疏米筥互詳舍人疏云禾之秉手把耳者聘禮記四秉曰筥注云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也毛詩小雅大田篇彼有遺秉傳云秉把也孔疏云秉刈禾之把也小爾雅廣物云把謂之秉案說文又部云秉禾束也从又持禾兼持二禾秉持一禾手部云把握也莊子人閒世釋文引司馬彪云一手曰把握此蓋穫時持禾稟盈手一握刈而束之是謂之秉因以爲禾一束之名也左昭二十七年傳或取一秉秆焉杜注用毛義家語正論篇秉芻王注云一把曰秉是芻稟之秉皆據一把言之國語魯語章注引聘禮記十庾曰秉之文以釋秉芻蓋誤以米秉爲禾秉庾卽今文禮之逾亦卽數也云筥讀爲棟栝之栝者段玉裁改讀爲爲讀如云此擬其音各本作讀爲誤此言禾之筥讀如栝以別

於米之筮讀姜呂反云謂一齊也者聘禮記注釋禾秉云筮齊名也  
 若今萊易之閒刈稻聚把有名為筮者說文禾部云齊穫刈也一曰  
 撮也撮即刈禾聚把之義賈疏云齊即詩云此有不斂齊齊即鋪也  
 詩大田孔疏云齊者禾之鋪而未束者案依鄭孔說蓋刈禾一把謂  
 之秉聚四把謂之筮皆未束者至十筮四十把乃總束之所謂總也  
 云皆陳橫門外者也米在門東禾在門西者聘禮云門外米三十車  
 穀于門東為三列東陳禾三十車設于門西西陳是也鄭彼注云車  
 皆陳北轡云芻薪雖取數于禾薪從米芻從禾也者于亦當為於此  
 明薪亦在門東芻亦在門西也云乘禽乘行羣處之禽謂雉鴈之屬  
 者聘禮注亦云乘禽乘行之禽謂鴈鶩之屬方言云飛鳥曰雙鴈曰  
 乘廣雅釋詁云雙耦匹乘二也列女傳仁智傳云夫睢鳩之鳥猶未  
 嘗見其乘居而匹處也案乘行謂雙雙相並而行羣處謂成羣而居  
 猶言乘居而匹處矣云於禮以雙為數者賈疏云即此九十五十及  
 士中日則二雙皆以雙為數是也云殷中也者大行人注同云中又  
 致膳示念賓也者賈疏云此為牢禮之外見賓中閱未去恐賓慮主  
 人有倦更致此膳所以示念賓之意無倦也云若弗酌謂君有故不  
 親饗食燕也不饗則以酬幣致之不食則以侑幣致之者聘禮云公  
 于賓壹食再饗上介壹食壹饗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  
 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亦如之鄭彼注云君不親食謂有疾及他故  
 也必致之不廢其禮也案說文西部云酌盛酒行觴也饗燕皆有酒  
 食禮無獻酬則不得言酌經舉饗以見食耳經言弗酌亦當關燕言  
 之酒人注云王不親饗燕不親食而使人各以其爵以酬幣侑幣致  
 之親禮饗禮乃歸注云禮謂食燕也王或不親以其禮幣致之略言  
 饗禮互文也據彼二注則天子待來朝諸侯不親燕尚有致幣之禮  
 明諸侯自相朝主國之君不親燕當亦有致幣聘禮諸侯使卿自相  
 聘禮殺燕無常數故彼經惟有致饗食幣無致燕幣此五等諸侯相

朝燕有常數與饗食同則不親燕亦致幣可知此注及司儀注並不云不親燕有致幣者蓋文不備賈酒人疏謂不燕亦以酬幣致之親禮疏亦謂此經通饗食燕是也此疏又謂不言致燕者燕禮褻不親酌蓋不致非鄭情也互詳酒人疏云凡介行人宰吏衆臣從賓者也者謂來朝諸侯之臣從其君有職事者也云行人主禮者賈疏云主賓客之禮大行人之類是掌賓禮也胡匡衷云春秋諸國皆有行人而不言大小則諸侯僅立行人之官通掌其事云宰主具史主書者聘禮云宰命司馬戒衆介注云宰上卿貳君事者諸侯謂司徒爲宰又云命宰夫官具注云宰夫宰之屬也此宰在行人下則非司徒蓋指宰夫以下言之賈疏云此云史止謂大史之屬官以其有爵等故知也按聘禮云史讀書宰執書告備具于君又掌饌具故公食大夫云宰夫具饌于房是掌具也黃以周云掌客史從君而行者當是大史聘禮從卿而行者乃其屬疏非云皆有餼饗餼尊其君以及其臣也者衆臣皆別致餼饗餼明推尊禮其君之意以及其臣聘禮記云士無饗注云謂歸餼也是聘臣士介唯有餼之生牢無饗此朝君卿大夫士介皆有饗亦禮之隆殺也云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數陳者此述經陳數作數陳與經文不合浦鏜以爲誤到今攷檀弓孔疏聘禮賈疏引經並作數陳又詩小雅大東箋云凡餼饗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數陳正用此經孔疏引注同竊疑此經本作數陳猶肆師云展器陳也今本經誤到而注則不誤但數陳它職未見而陳數則見宰夫經疑事毋質謹著其說以俟攷云爵卿也則餼二牢饗餼五牢大夫也則餼大牢饗餼三牢士也則餼少牢饗餼大牢也者賈疏云已下皆約聘禮賓之卿上介之大夫士介四入歸饗餼降殺而言也案鄭賈意經言以爵等爲陳數明依卿大夫士爲三等之差不分國大小亦不依命數左傳昭二十一年孔疏引劉炫說同蓋聘禮致餼賓餼一牢腥一牢上介餼一牢衆介皆少牢歸饗餼賓五牢餼

一牢腥二牢饋二牢上介三牢鉦一牢腥一牢饋一牢士介四人皆  
 大牢彼侯伯之卿三命而五牢此即牢禮不依命數之證故據彼釋  
 此若然鄭賈意此鉦腥饋之數亦當如彼也云此降小禮豐大禮也  
 者謂子男之卿饗饋五牢與其君等也賈疏云小禮謂餼餼則去君  
 遠矣并乘禽之等皆是小禮也大禮謂饗饋與君等是豐大禮也  
 云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略於臣用爵而已者賈疏云依命公侯伯卿  
 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子男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并有大夫孤  
 一人四命是從孤已下通一命不命有五等若以此命數五等為之  
 則參差難可等級略於臣用爵而已爵則有三等易為等級也言略  
 於臣用爵則君不依爵而用命即諸侯爵五等命惟三等大行人掌  
 客皆依命是也方苞云注非也曰以其爵等則各以三等之國卿大  
 夫爵之相當者為等明矣三等之國皆曰以其爵等正為卿大夫士  
 之爵同而其等各異也若如注說子男之卿陳數與君同則紊大禮  
 矣案方說是也卿大夫牢禮雖不依命數然五等國大小不同不宜  
 同禮竊謂大行人云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  
 夫士皆如之即此經爵等之義疑公之卿當餼三牢饗饋七牢大夫  
 當餼二牢饗饋五牢士當餼大牢饗饋三牢侯伯之卿大夫士如聘  
 禮賓介之數子男之卿當如聘禮之上介餼大牢饗饋三牢大夫當  
 如聘禮之士介餼少牢饗饋大牢士當餼特豕饗饋少牢皆下其君  
 二等如是則子男之卿無與君同禮之嫌似於禮為合左昭二十一  
 年傳說魯待齊鮑國禮以七牢蓋鮑國為侯國之卿依聘禮當五牢  
 魯人加一等故以公之卿七牢之禮待之而杜注云牢禮各如其命  
 數孔疏推之謂鮑國當三牢則與聘禮不合不足據也又案此經不  
 言附庸之君牢禮之數左傳僖二十八年疏云附庸執帛與公之孤  
 男同則饗饋亦五牢禾三十車米二十車薪芻倍禾案依孔說則與子  
 男同亦未知是否賈聘禮疏據此注諸臣用爵之義推聘臣饗食之

數謂公侯伯子男大聘使卿主君同一食再饗而此經子男相朝一食一饗則臣有踰君之嫌賈強爲之說終不可通亦足見此注之不容泥矣云夫人致禮助君養賓也者謂主國夫人也夫人與君同體君既以禮養賓夫人亦致禮以助之君於賓有致積致煇致饗饋夫人唯一致禮略儼致饗饋而禮大殺皆降於君也云籩豆陳于戶東壺陳于東序者于亦並當作於聘禮云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堂上籩豆六設于戶東西上二以並東陳壺設于東序北上二以並南陳醜黍清皆兩壺是也云凡夫人之禮皆使下大夫致之者即據聘禮夫人歸禮而言鄭彼注云使下大夫下君也此云皆者兼致膳致饗諸事言之賈疏云若然不使卿者按內宰云致后之賓客之禮注謂諸侯朝覲及女賓之賓客亦內宰是下大夫王后尚使下大夫況諸侯夫人乎故知使下大夫也云於子男云膳視致饗言夫人致膳於小國君以致饗之禮則是不復饗也饗有壺酒者賈疏云公侯伯夫人致禮則曰入壺入豆入籩與膳大牢致饗大牢三者各別於子男夫人則云膳視致饗鄭云饗有壺酒則致膳無酒矣故云饗有酒若然子男夫人於諸侯惟有二禮矣聘禮夫人於聘大夫直有籩豆壺又不致饗是其差也詒讓案膳視致饗謂子男則夫人不致饗惟致膳禮特盛有壺酒與饗同其公侯伯既別有致饗則其膳無壺酒不同致饗也但酒正云其后者致飲于賓客之禮醫馳糟彼卽后致饗之禮注云王致酒后致飲夫婦之義是后致饗有飲無酒此注謂夫人致饗有酒與彼不同始后夫人禮有隆殺與云卿皆見者見于賓也既見之又膳之亦所以助君養賓也者于亦當作於謂主國之卿皆以禮見賓也既見之後又致膳賈疏云言亦者亦夫人也云卿見又膳此聘禮卿大夫勞賓饋賓之類與者謂見與勞賓相類膳與饋賓相類也賈疏述注見上有既字疑今本誤說疏云按聘禮賓卽館卿大夫勞賓賓不見大夫奠鴈再拜上介受勞上介亦如之注云

不言卿與大夫同執鴈下見於國君周禮凡諸侯之卿見朝君皆執羔又云大夫饋賓大牢米八筐上介亦如之此朝君有膳無勞饋聘客有勞饋無膳明此事相當故云勞賓饋賓之類與案鄭以見膳禮經無文約與勞饋相似然其隆殺究不甚相合賈聘禮疏謂此經卿見朝君公膳大牢侯伯子男膳特牛又無筐米聘禮侯伯之臣得用大牢有筐米者為君臣禮各自為差降不得以彼難此蓋亦以意強為之說於理仍難通所未詳也云於子男云親見卿皆膳特牛見讀如卿皆見之見言卿於小國之君有不故造館見者故造館見者乃致膳者賈疏云上公侯伯直云卿皆見以羔於子男即云親見卿皆見以兼之明此見亦是見朝君三卿之內有見者不見者若故造館見則致膳若不故造館見則不致膳鄭司農說牽云牲可牽行者也者宰夫先鄭注義同牲可牽行即是生牢二鄭說不異故并引之云故春秋傳曰饋牽竭矣者僖三十二年左傳文宰夫先鄭注亦引此文證牲可牽行之義云耗讀為耗種麻苔之耗者孔廣森云說文曰五稷為秬二種為耗苔小豆也麻苔皆禾屬故以耗種計之此未見所出然與急就相類似古小學文也案孔說是也段玉裁亦謂當是蒼頡篇若凡將篇中語但鄭云讀為耗種之耗為變易之詞則不以二種為耗之本義蓋與許義不同麻苔穀名此牽連引之於義無取賈疏謂苔是鋪名刈麻者數把共為一鋪未得其義 凡諸

侯之卿大夫士為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言其特來聘問待之禮如其為介時也然

則聘禮凡所以疏注云言其特來聘問者賈疏云前文云凡介行人禮賓是亦禮介宰史是從君之法今言此者見不從君而特來聘

問者亦有三等之爵爵卿也爵大夫也爵士也若大聘曰聘卿為賓大夫為上介士為眾介小聘曰問大夫為賓介皆士也故歷言卿大

夫士也云待之禮如其為介時也者謂雖特來待之亦與從君為介禮同賈疏云則前注爵卿已下是也云然則聘禮凡所以禮賓是亦禮介者鄭意此經謂待特聘之卿大夫士如朝覲之介則聘禮凡所以禮賓者即朝覲所以禮介者可知明聘禮與此職文足互相證蓋欲申前注約聘禮釋以爵等為牢禮陳數之意凡禮賓客國新殺禮賈疏謂禮介亦指聘禮上介眾介言未得其情

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哉殺禮在野在外殺禮皆為國省用愛費也國新新建國也凶荒

無年也禍哉新凡禮賓客國新殺禮者以下並待賓客之變禮廩有兵寇水火也疏人注云殺猶滅也新國庶事州劫故滅損賓禮不

如恆法也云札喪殺禮者謂遭大札及君喪亦殺禮也聘禮遭君喪云不郊勞不禮賓不賄不禮玉不贈遭夫人世子之喪如遭君喪注

云喪殺禮為之不備是也云在野在外殺禮者在野謂王行在畿內都邑在外則巡守殷國及大師出在畿外以其行道偶遇賓客故不

備禮也注云皆為國省用愛費也者此皆非常忽遽異於平時取其省用愛費故不得如常禮也云國新新建國也者賈疏云謂若刑

新國用輕典鄭云新辟地立君之國詒讓案此亦兼遷國言之若饗賓當用大牢而大雅篤公劉執豕于牢毛傳云新國則殺禮也亦以

公劉遷豳為新國足補此注之義云凶荒無年也者說文禾部云季穀孰也無年見均人謂凶荒穀不孰也凶荒殺禮即大司徒十二荒

政書禮之一端周書糴匡篇云年饑則勤而不賓大荒賓旅有賜孔注云賓旅隨位賜之不饗燕又大匡篇云大荒祈而不賓非公卿不

賓賓不過具墨子七患篇云凶饑諸侯之客四鄰之使雍食而不盛並凶荒殺賓禮之事禮器云禮之厚薄以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

衆不匡懼亦謂此也云禍哉新有兵寇水火也者裁注例用今字當作災詳宮正疏大宗伯注云禍哉謂遭水火此又有兵寇者以大宗

伯凶禮有禴圍敗恤寇亂皆國被兵寇亦宜殺禮凡賓客死致禮以

喪用死則主人為之具而殯疏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者左哀十五

杜注云朝聘道死以尸行事是也賈疏云若諸侯之君出行則以三

禮云賓入竟而死遂也主人為之具而殯注云具謂始死至殯所當

用賈疏云此乃在館權殯還日以柩行知者時賓死以柩造朝是也

也聘禮云主人歸禮幣必以用注云當中奠贈諸喪具之用不必如

賓禮此喪用亦當兼幣鄭不備舉耳賈疏云小斂特豚一鼎大斂特

豚三鼎之類是也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不受饗食饗食加也喪謂父母死

稟也其正禮餼饗疏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者賈疏云上文賓客身

行師從鄉行旅從須得資給故受芻稍也案此賓客當兼朝聘賈唯

君喪則當反以吉凶禮不相干也聞私喪則或容受代故公羊宣入

喪徐行者不忍疾行又為君當使人追代之是也注云不受饗食

饗食加也者賈疏云二者並速賓於廟飲食之事故自為而不受之

聘禮亦云聘君若薨于後入竟則遂受禮不受饗食注云受饗餼也

詒讓案聘禮有私喪亦云不饗食是凡速賓饗食固不當受但不受

饗食當兼舍致於館者而言蓋賓雖不受主國仍不容無致也饗食

加者對餼饗餼是正禮饗食是主國所以加禮於賓者遭喪不敢當



盛禮故不受也云喪謂父母死也者賈疏云據正賓而言若諸侯正  
應母死而有父者或始封之君舊為卿大夫容有父或父有廢疾不  
立己受位於祖亦云有父也案此亦兼朝聘賓客而言因通關朝賓  
故不得云君賈謂止據正賓誤也朝賓有父死者或如典命所說諸  
侯適子攝其君而來朝者耳其介及聘使有父母喪是其常也云客  
則又有君焉者此專據朝介及聘客而言賈疏云謂介已下非直有  
父母又有君喪以其俱三年故聘禮若有私喪則哭于館衰而居案  
此客亦兼卿大夫士特來聘問者而言即聘禮君薨于後者是也賈  
專以秣馬云稍人稟也者謂人所食米穀之屬聘禮說君薨于後之  
禾以秣馬云稍人稟也者謂人所食米穀之屬聘禮說君薨于後之  
禮亦云唯稍受之又記云既致饗旬而稍注云稍稟食也義並同致  
稍亦有酒漿故漿人云共賓客之稍禮蓋飲食通得為稟也稍亦詳  
宮正疏云其正禮殮饗饋主人致之則受者據聘禮君薨于後既受  
稍又云受禮補此經之義明芻稍之外仍得受殮饗饋以其並主國  
待賓飲食之正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性亦當為腥聲之誤  
禮不容辭也

**疏**

遭主國之喪者謂朝聘既入竟遭主國君或夫人

者腥致之也世子之喪左文六年傳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

喪之禮以行又哀十五年傳亦云有朝聘而遭喪之禮是也據聘禮

說遭夫人世子之喪亦唯饗饋之受與遭君喪同云不受饗食者亦

通速及致皆不受也注云牲亦當為腥聲之誤也者賈疏云亦上

文公與子男牲三十有六當為腥是也云有喪不忍煎亨者殮饗有

鈇牢皆須煎亨致之有喪則哀痛方深故不忍煎亨云正禮殮饗饋

當孰者腥致之也者賈疏云案聘禮聘喪入竟則遂也注云遭喪

主國君薨也主人畢歸禮注云賓所飲食不可廢也禮謂饗饋饗食  
賓惟饗饋之受注云受正不受加也饗食雖主人歸賓賓不受其加

若饗主人致之亦應受以其正受暱禮

掌訝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

等九儀之差數

**疏**

注云等九儀之差數者據大行人小行人並有九儀

司勳注云等猶差也大司馬九法云設儀辨位以等邦國故九儀差數之書謂之等籍亦謂之禮籍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注云禮籍名位尊卑之書是也賈疏云九儀之差數即大

行人命者五等者四以九以七以五為差數是也若將有國賓客至

則戒官脩委積與士逆賓于疆為前驅而入

官謂牛人羊人舍人委人之屬士訝士也既戒

乃出

**疏**

謂若將有國賓客至者賈疏云謂五等諸侯及其臣來朝聘至謂入畿內至廬宿市當共待之云則戒官脩委積者遣人云

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委人云以稍聚待賓客是自四郊以至於疆道路之閒皆有委積賓客至則更申戒之云與士逆賓于疆者夏官

敘官注云疆界也載師云以大都之田任置地疆疆字同謂於距王國五百里疆界之處迎賓客也注云官謂牛人羊人舍人委人之

屬者賈疏云以委積有牛羊豕米禾芻薪之等故知戒官者謂牛人已下也舍人掌給米粟委人掌芻薪之委布於道遣人道十里有

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之等是也案據疏說則賈所見本此注疑并舉遣人大司徒大賓客令野脩道委

積注亦云令遣人是其證也云士訝士也者訝士云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于國則為之前驅而辟野亦如之與此逆賓于疆為

前驅而入文正相應故知士即訝士與此掌訝為官聯也聘禮賓及竟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又聘義云君使士迎于竟並稱訝士為士

與此文同云既戒乃出迎賓者戒官脩委積及宿則令聚櫜令野之事訖乃出迎賓於疆恐猝至事有所闕也

廬氏

**疏**及宿則令聚櫨者此與環人為官聯及委則致積以王命**疏**及委

積者大司徒注云少曰委多曰積皆所以給賓客此謂當致委積之

處則依法致之委積文互通也注云以王命致于賓者于注例當

作於各本並誤此雖依常禮而致不必至于國賓入館次于舍門外

請命於王以禮統於尊故亦稱王命也

待事于客次如今官府門外更衣處**疏**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

者賈疏云賓客至王使卿致館掌訝既為賓客前驅入館掌訝次止

于舍門外待事于客呂飛鵬云聘禮記云賓即館訝將公命疏引此

經及注為證而云彼謂天子有掌訝之官共承客禮此諸侯使無掌

訝是以還遣所使大夫士訝將公命有事通傳於君據此記則諸侯

之待事於客者使大夫士之訝為之此經所謂待事于客者乃掌訝

主之故下文疏云天子有掌訝之官即館之訝餘事皆掌主之惟朝

觀聘問之曰使卿大夫訝也注云次如今官府門外更衣處者掌

次云凡祭祀張尸次先鄭注云尸次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帳漢時官

府門外亦各有更衣處故舉以為況大射儀司射適次注亦云次若

今時更衣處帳幃席為之是也云待事于客通其所求索者于亦當

作於謂客有闕乏求索之事則為及將幣為前驅道之以**疏**及將幣

通之於所職之官使具而與之

云謂至行朝聘之日注云道之以如朝者前驅至于朝詔其位入

即道引詳內小臣疏如朝者自客館以至於朝也

復及退亦如之鄭司農云詔其位告客以其位處也入復客入則掌

訝出復其故位也客退復入迎為之前驅至于館也

玄謂入復者入告王以客至

**疏**至于朝者賈疏云即是大門外金鶚云諸侯

也退亦如之如其為前驅

介之處外朝在大門外金鶚云諸侯

也退亦如之如其為前驅

大門之外有空地西旁可為賓客次舍聘禮賓至于朝入于次是也天子大門外兩旁皆有賓客次舍觀禮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

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是也此大門外兩旁通稱朝也案金說是也凡朝聘賓初至皆止於大門外以待事聘禮云賓皮弁聘至于朝

是也以後凡請事拜禮亦並於此大門外朝彼侯國禮為庫門外此王朝禮則當為皋門外其內直外朝故亦謂之朝實非外朝之廷也

凡天子諸侯外朝皆在大門內其門外之地或通謂之朝賈謂諸侯外朝在大門外誤詳朝士疏凡朝覲及聘並於皋門外為次詳掌文

疏注鄭司農云詔其位告客以其位處也者大宰注云詔告也賈疏云謂告賓門外立位云入復客入則掌訝出復其故位也者賈疏

云先鄭以入復為掌訝詔客自復己之故位後鄭不從以入復為白王於義為允也云客退復入迎為之前驅至于館也者于亦當作於

先鄭意客退則掌訝入迎導以出遂為之前驅以至客館後鄭則謂無入迎之事其前驅至館則與先鄭同云玄謂入復者入告王以客

至也者破先鄭掌訝復位之義廣雅釋詁云告復語也是告復同訓此復與復逆之復義同詳宰夫疏云退亦如之如其為前驅者賈疏

云賓客行朝聘訖出還館謂之退亦如前與之道至館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賓客之治謂

理國事也以告訝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者聘禮注引此經作訝為如朝而理之

朝訝聽之又記云凡賓拜于朝訝聽之公食大夫禮云明日賓朝服拜賜于朝訝聽之鄭蓋兼用彼諸文此治以令訝者即宰夫云待賓

客之令謂朝聘賓客之小治拜賜即其一端也其大治則大僕以達於王不以令訝大僕云掌諸侯之復逆是也注云賓客之治謂欲

正其貢賦理國事也者治即復逆之事與小宰治訟之治義同凡諮辯陳訴請求皆是鄭云正貢賦理國事者約舉一端以見義耳云以

告訝訝為如朝而理之者朝謂治朝賓客以所欲治者告訝訝為如治朝以其事達於王辨理其可否也

人道之從者凡介以下也人其屬胥徒凡從者出則使人道之者道唐石經作導今從宋本

及釋文導正字道段字詳寺人疏注云從者凡介以下也者賈疏云上掌客凡介行人宰史從賓客來者皆是從者也云人其屬胥徒

也者即掌訝所屬胥四人徒四十人是也云使道賓客之從者營護之者賈疏云使不得侵陵從者也及歸送亦如之

如之者送至於竟如其疏及歸送亦如之者此亦與訝士送之與前疏來時與士逆賓於疆同故聘義賓歸亦云

前驅聚懷待事之屬疏來時與士逆賓於疆同故聘義賓歸亦云士送至于竟是也經不云與士者家上文省注云如之者送至於

竟如其前驅聚懷待事之屬者亦如前來時之禮送至于疆竟即疆也賈疏云來時訝為之道今歸又為之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

道及聚懷待事皆如前故云亦如之

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此謂朝觀聘問之日王注云此謂朝

王所使迎賓客於館之訝者於各本誤于今據明錢氏鈔本蓋本毛

本正此明通記訝事故兼有卿大夫士非掌訝中士所為也聘禮載

行聘之禮云厥明訝賓于館注云此訝下大夫也以君命迎賓謂之

訝此聘問之日迎賓之事彼賓是卿故使下大夫訝也賈疏云此訝

是諸侯朝觀卿大夫士聘問之日訝之入至朝聘之時按聘禮記云

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士皆有訝賓即館訝公命注云使已迎待之命

又見之以其摯注云訝將舍於賓館之外宜相親也聘問之日亦使

之訝者但天子有掌訝之官即館之訝餘事皆掌主之惟朝觀聘問

之日使卿大夫訝諸侯兼官故大夫士為訝賓即館時即為之訝與

此掌訝不同也詒讓案聘禮記主聘問言故不及諸侯卿訝此則關

朝覲故有

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

**疏**凡訝者賓客至而往

詔相其事者此訝亦通指王使迎賓客之訝往謂往至客館也觀禮賜舍後云天子使大夫戒曰某日伯父帥乃初事注云大夫者卿為

訝者也亦引此經為釋是也

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意

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

**節**以為行信幣以見諸侯也咸皆也辟讀如辟忌之辟使皆知王之所好

者而行之知王所

**疏**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者節蓋旌節也與惡者辟而不為行夫環人及布憲所執略同云及其萬民之所

聚者謂國都之外有大都邑亦巡行之也云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者宣布王之威德與擇人為官聯也注云

節以為行信者地官敘官掌節注云節猶信也行者所執之信云幣以見諸侯也者亦以禮動不虛雖王使巡行邦國其見諸侯亦自有

擊幣玉帛之屬也云咸皆也者大卜注同云辟讀如辟忌之辟者辟忌見誦訓段玉裁云辟避古今字云使皆知王之所好者而行之知

王所惡者辟而不為者明使邦國君民皆順王之好惡也緇衣云使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是其義

和諸侯之好

有欲相與脩好者則為和合之

**疏**注云有欲相與脩好者則為和合之者賈疏云下有結其交好為朝聘則

此好謂使為婚姻之好也案和好亦謂非朝聘而特遣使通其和好若典瑞穀圭以和難之類皆是不必專指婚姻賈說未然達萬

民之說說所喜也達者達

**疏**注云說所喜也者爾雅釋詁云悅喜樂也國語周語韋注云說古悅字案此與

揮人使萬民和說義同云達者達之於王若其國君者於舊本並作于今據錢鈔本明監本毛本校正賈疏云掌交既巡民閱見民有喜說之事王與國君未知掌交通達于王及國君也 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通事謂朝聘問也 疏

注云通事謂朝聘問也者據大行人云時聘以結諸侯之好又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此皆以禮相交通之

事亦兼凡使命往來言之以諭九稅之利九禮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

威諭告曉也九稅所稅民九職也九禮九儀之禮疏以諭九稅之利九牧九州之牧九禁九法之禁九戎九伐之戎疏者以下五事並

冢諭為文大戴禮記朝事篇云諸侯之得失治亂定然後明九命之賞以勸之明九伐之法以震威之尚猶有不附於德不服於義者則

使掌交說之故諸侯莫不附於德服於義者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法也案彼記即本此經 注云諭告曉也

者說文言部云諭告也廣雅釋言云諭曉也九稅以下五者並當告邦國使曉其利害也云九稅所稅民九職也者說文禾部云稅租也

租田賦也賈疏云大宰云以九職任萬民既任之使之營種因即稅之三農生九穀稅九穀園圃毓草木稅草木九稅唯臣妾聚斂蔬材

者無稅今掌交還以此九稅之法告曉使之任之稅之案鄭賈以九職為地稅故以當此九稅實則此九稅當為大宰之九賦司書謂之

九正彼注云九正謂九賦九貢正稅也其義正同九職任民乃口賦非地稅之正共也互詳大宰疏云九禮九儀之禮者賈疏云以其大

行人小行人掌誦皆掌九儀之禮以其專據諸侯國不得以大宗伯九儀解此也言之親則朝聘是也云九牧九州之牧者牧即九州長

也詳大宰疏賈疏云大司馬九法建牧立監以維邦國故云維云九禁九法之禁者即大司馬九法平邦國禁者禁其不奉法也大行人

時會以發天下之禁彼注云禁謂九伐之法此九伐別入下文九戎故更以九法為釋與彼義異云九戎九伐之戎者說文戈部云戎兵也大司馬九伐皆用兵威武之事故謂之九戎之威大戴朝事篇說九伐之法亦云震威之是也

掌祭

闕

掌貨賄

闕

朝大失掌都家之國治

都家王子第公卿及大夫之采地也疏掌都主其國治者平理其來文書於朝者

國治者謂國有事施於都家及都家以事請於國通謂之治下文云凡都家之治於國者是也此官為都家之臣奉其君長之命居於王

國者故國治下達都家治上達通掌之也此職凡言國者並指王朝言與敘官每國上士二人指大都言者異賈疏謂國即都家雖有百

里五十里二十五里不同皆謂之國即王制云畿內九十三國失之注云都家王子第公卿及大夫之采地也者王子第公卿之采地

為都大夫之采地為家詳載師及春官敘官都宗人家宗人疏云主其國治者平理其來文書於朝者鄭亦以國指王朝言也謂都家

以文書請事於朝則朝大夫為平理而達之今案朝日朝以聽國事大夫唯主達其文書不必有平理之事注義未埒

故以告其君長

國事故天子之事當施於都家者也告其君長使知而行之也君謂其國君長其卿大夫也疏日

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者謂王每日視路門外之治朝聽受國之政事朝大夫亦在位故得聽聞王國所施行之事記錄之而以文書

告其君長也

注云國事故天子之事當施於都家者也告其君長使知而行之也者謂國有政治通行於畿內者朝大夫聽得之則以



告都家之君長亦依放而行之也然王朝有大政治雖不施於都家者亦當告其君長注偏舉一端耳俞正燮云朝大夫若漢郡國邸吏國事故者謂邸報是也云君謂其國君長其卿大夫也者賈疏云總而言之皆曰國君別而言之唯三公及王子弟得稱國君卿大夫摠稱長是以司裘國君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共麋侯是其別稱也詒讓案君即大都之主長即小都及家之主也通言之大都亦稱長大宰乃施則于都鄙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使以告其疏謂政令專施而建其長是也

於都家者也云則令其朝大夫者謂政令既宣布則各以文書下其都家之朝大夫也注云使以告其都家之吏者賈疏云上文據天子國事遣朝大夫告君長此經據天子政令告朝大夫之事詒讓案都家之吏即下文云有司是也鄭以此不云告其君長故云告其吏然王朝有政令施於都家亦凡都家之治於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當告其君長注文亦不具也

後聽之唯大事弗因謂以小事文書來者朝大夫先平理之乃凡家之治於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者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聽謂王官斷其治之是非也賈疏云此經據都家有事上

諸王府之事注云謂以小事文書來者朝大夫先平理之乃以告有司也者謂都家之有司有小事以文書請於國者則先達朝大夫

朝大夫先平理其是非而後告於國有司也今審繹經義都家之治必由朝大夫而達者以防其詐偽及壅遏耳此官所主者傳達徵令

之事似無平理之權鄭說恐非經義云大事者非朝大夫所能平理者鄭意朝大夫是上士中士爵卑不能平理大事故都家之吏自告

其君長其君長專達於朝不因朝大夫也今案都家有大事則當令專使來至王國咨問辯論非徒以文書上達故不因此官亦非為其

珍做宋版印

爵卑不能平理也 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不及謂有 **疏** 凡都

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者此治謂王國所令徵發及計考之事也俞正燮云誅其朝大夫如漢丞相長史詰郡國邸吏 注云不及

謂有稽殿之者說文稽部云稽留止也廣雅釋詁云殿後也負也謂阻遏法令後期事不辨者也賈疏云都家治有不及稽殿誅朝大夫

者以其朝大夫專主都 在軍旅則誅其有司有司都司 **疏** 在軍旅則

家責其不能催促故也 司馬帥車徒從王者也賈疏云言此者見軍旅不干朝大夫之事都

司馬王家之司馬王臣為之者家司馬卿大夫使家臣自置其司馬者也 詒讓案知有司非即朝大夫之屬者明朝大夫當日朝以聽國

事故不得從軍也都司馬亦當以家 臣為之詳夏官敘官及都司馬疏

都則 **疏** 都則者案此非官名此條蓋西 漢時經師所增當刪詳敘官疏

都士 **闕**

家士 **闕**

周禮正義卷七十四

瑞安孫詒讓學

冬官考工記第六

鄭目錄云象冬所立官也是官名司空者冬閉藏萬物天子立司空使掌邦事亦所以富立家使民

無空者也司徒之篇亡漢興購求千金不得此前世識其事者記錄以備大數古周禮六篇畢矣古周禮六篇者天子所專秉以治天下

諸侯不得用焉六官之記可見者堯育重黎之後羲和及其仲叔四子掌天地四時夏書亦云乃召六卿商周雖稍增改其職名六官之

數則疏冬官考工記第六者此西漢補闕時所題署也鄭詩大雅文同矣疏王有聲箋云考稽也釋名釋典藝云記紀也紀識之也百工

為大宰九職之一此稽考其事論而紀識之故謂之考工記亦以別於前五篇為古經也此篇故與周官經別行以其取補事典之闕故

冢五官而冠以冬官之目國語齊語說工云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儀云工依於法游於說鄭注云法謂規矩尺寸之數說謂

鴻殺之意斯記之作蓋於事功法說特詳而工別為職實與立官文例略相類至旗章瑞玉之度明堂溝洫之制則尤禮經之枝別也備

遺事典於義允矣阮元云第六唐石經作第十一非鄭目錄云象冬所立官也者小宰云冬官之職其屬六十使掌邦事以其次六官

之末於四時當冬故云象冬大戴禮記千乘篇云司空司冬以制度制地事是也云是官名司空者冬閉藏萬物天子立司空使掌邦事

亦所以富立家使民無空者也者明冬官亦當有大司空空卿一人為正小司空中大夫二人為貳如五官之例左定四年傳說成王時聃

季為司空又書顧命為孔傳說毛公為司空並即大司空卿也知掌邦事者大宰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故鄭依為

說但司空之訓衆說不同古文苑楊雄司空箴云空臣司土白虎通  
義封公侯篇云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空尚主之何况於實以微  
見著初學記職官部引應劭云空穴也司空主土古者穴居主穿土  
為穴以居人也漢書百官公卿表顏注義同續漢書百官志劉注引  
馬融云司空掌營城郭主空土以居民義並與鄭異又據鄉師注冬  
官當有匠師下大夫四人為攷其下亦當有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  
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  
十人以五官通例推之可知也云司空之篇亡漢興購求千金不得  
此前世識其事者記錄以備大數者釋文引司空下無之字購下無  
求字疑陸氏所節又大數下釋文引有爾字賈述作耳今並不據增  
司空篇亡墻在何時及此記補亡出於何人鄭錄無文明堂位說官  
數云周三百注云周官三百六十此云三百者時冬官亡矣則似謂  
亡於先秦以前而補以此記則在漢世釋文敘錄及隋經籍志並謂  
河閼獻王時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  
記以補之據此是購經補記皆河閼獻王事然賈敘廢與引馬融敘  
則云劉向子歆校理祕書著於錄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  
之尋繹馬意或以二劉校上此經始顯因追敘補闕之事屬文先後  
偶爾不次未必周官初得六篇本自備具至向歆校書時乃闕冬官  
而足以考工記也然則馬敘所言與陸敘本無不合大宰賈疏謂冬  
官六國時亡其時以考工記代之御覽學部引物理論謂魯恭王得  
周官闕冬官漢武購千金莫得以考工記備其數禮器孔疏又謂文  
帝得周官不見冬官使博士作考工記補之斯並不經之論不足馮  
信王應麟云齊書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家獲竹簡書十餘  
簡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書考工記科斗書漢時已廢則記非  
博士作也案王說是也攷漢書河閼獻王以孝景前二年立武帝元  
光五年薨故馬傳謂周官之出在武帝時若文帝時獻王尚未受封

何云已得周官且漢書藝文志云周官經王莽時劉歆置博士是孝  
文時此經亦尚無博士故趙岐孟子題辭載孝文所立博士有論語  
孝經孟子而無周官安得有博士作記補經之事足證其妄矣據鄭  
云記錄出於前代則是成於晚周故賈疏云雖不知作在何日要知  
在秦以前是以得遭秦滅焚典籍章氏裘氏等闕也士冠禮疏亦云  
考工記六國時所錄江永云考工記東周後齊人所作也其言秦無  
盧鄭之刀厲王封其子友始有鄭東遷後以西周故地與秦始有秦  
故知爲東周時書其言橘踰淮而北爲枳鸚鵡不踰濟貉踰汶則死  
皆齊魯間水而終古戚速棹芟之類鄭注皆以爲齊人語故知齊人  
所作也案江說近是云古周禮六篇畢矣者謂經六篇終於冬官漢  
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亦兼補記數之云古周禮六篇者天子所專  
秉以治天下諸侯不得用焉者此總論六官之義天官敘官注云周  
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禮授之使居  
維維邑治天下明此六篇周天子兼以治天下之書也云六官之記  
可見者堯育重黎之後羲和及其仲叔四子掌天地四時者以下並  
援古官制證周官六典有所沿襲也國語楚語云觀射父對昭王曰  
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顛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  
正黎司地以屬民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  
者使復典之書堯典云乃命羲和賈疏敘引鄭彼注云高辛之世命  
重爲南正司天犁爲火正司地堯育重犁之後羲和氏和氏之子賢者  
使掌舊職天地之官其時官名蓋曰稷司徒是天官稷也地官司徒  
也堯典又云分命羲仲申命羲叔分命和仲申命和叔賈敘引鄭注  
云仲叔亦羲和之子堯既分陰陽四時又命四子爲之官掌四時者  
字曰仲叔則掌天地者其曰伯乎官名蓋春爲秩宗夏爲司馬秋爲  
士冬爲共工通稷與司徒是六官之名見也儀禮經傳通解續引尚  
書大傳云舜元祀巡守四嶽入伯注云春官秩宗也伯夷掌之契爲

司徒掌地官矣後又舉禹掌天官夏伯司馬也棄掌之秋官士也谷陶掌之冬官司空也垂掌之又云堯始得羲和命為六卿其主春夏秋冬者并掌方嶽之事是為四嶽出則為伯其後稍死鴟咬共工等代之乃分置八伯通校鄭義蓋堯時初以羲和及四子為六卿其後及舜時則以禹契等為之其官名同也又今文尚書說以羲仲等四人即是羲和與鄭不同故漢書百官公卿表食貨志論衡是應篇說並如是惟書釋文孔疏引馬融說與鄭同蓋即鄭所本也云夏書亦云乃召六卿者甘誓文詩大雅棫樸及曲禮孔疏引鄭書注云六卿者六軍之將周禮六軍將皆命卿則三代同矣曲禮疏又引鄭大傳注云所謂六卿者后稷司徒秩宗司馬作士共工也通典職官云夏后氏之制亦置六卿甘誓曰迺召六卿是也其官名次猶承虞制亦同鄭義謂夏六官與唐虞同也金鸞云曲禮天子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注謂殷制是殷止五官昭十七年左傳少皞氏鳥名官祝鳩司徒鳩鳩司馬鳩鳩司空爽鳩司寇鷓鴣司事此少皞五官又黃帝雲紀炎帝火紀共工水紀大皞龍紀注亦以五方五色言之此黃帝炎帝共工大皞皆五官也又二十九年傳五行之官木正句芒火正祝融金正蓐收水正玄冥土正后土孔疏謂在高陽之世是顓頊亦五官也竊意唐虞五官秩宗即周宗伯為春官春為木行是秩宗木官司徒掌教禮禮於行為火是司徒火官士即司寇為秋官秋為金也司空在周為冬官冬為水也后稷教民稼穡洪範稼穡屬土是后稷土官也此五官不及司馬者以土兼攝之鄭增以司馬列為六則經明無此官共工之官不尊故少皞五工正不列於五官唐虞時何得以共工列五官之內且經明言伯禹作司空是冬官為司空非共工也古天官皆治天事堯以羲和之伯分掌天地其仲叔分掌四時此治天事之官有六非周六官也案金謂唐虞羲和四子非周六官及共工非冬官是也鄭大傳注亦謂舜時冬官為司空但古

自有大官管子五行篇載黃帝六相其名有當時廩者士師司徒司馬李又云春者士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是唐虞以前已有六官但不必與周制符合耳至甘誓六卿以夏官敘官軍將皆命卿及春秋晉六卿將六軍推之鄭說罔不可易但鄭彼注所謂六卿者自據虞制大傳注及通典可證若然鄭意夏雖亦六卿而職名則與周異也云商周雖稍增改其職名六官之數則同矣者曲禮五官鄭以為殷時制孔疏引鄭志崇精尚焦氏云鄭云三王同六卿殷應六卿此云五官何也焦氏答曰殷立天官與五行其取象異耳焦述鄭意蓋謂兼上六大內大宰為六卿金鶚云大宰何以與宗祝卜史並列其說不可通矣詒讓案曲禮所載六大五官六府六工鄭謂殷制本非定論焦氏強圓其說遂多牽合然春秋宋用殷制左傳紀其官以左師右師司馬司徒司城司寇為六卿是殷實有六官焦答雖不可馮而鄭目錄固不誤也

周禮

鄭氏注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

百工司空事官之屬於天地四時之職亦處其一也司空掌營城郭建都邑立社稷

宗廟造宮室車服器械監

疏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者總述百工之事以發三十一工之端也六職自天子

以下至於庶民職事有此六等與小宰六職義異而舉大宰九職其四略同但增王公士大夫而省園圃虞衡藪牧臣妾閭民為異此通

咳尊卑彼舉據任民義各有所取也賈疏云即下云或坐而論道至治絲麻以成之是也注云百工司空事官之屬者賈疏云鄭據本

而言案小宰職云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此百工即其屬六十言百者舉大數耳但為其篇亡故六十之官不見記人以此三十一

代之也詒讓案月令季春命工師令百工注云工師司空之屬官也又孟冬命工師效功注云工師工官之長也是冬官之屬有工師與

匠師梓師同領諸工而前五官亦或有給事之工若玉府典婦功諸  
 職所屬之工皆是也此經三十一工並即在官之工故有明堂城郭溝  
 洫瑞玉量器諸制而梓人又著梓師監視之法是其證矣至此篇本  
 為紀識工事之專書不為補冬官而作漢時因其與事職相應取以  
 補闕耳賈謂記人以三十工代六十官失之云於天地四時之職亦  
 處其一也者賈疏云記人本意以國有六職據此下文或坐而論道  
 已下百工與居其一鄭以此為本又以天地四時六職天官冢宰地  
 官司司徒之等官主百工亦居其一分案賈說是也鄭言於天地四時  
 之職者明小宰六職非此王公士大夫等之六職也百工處此六職  
 之一司空則處小宰六職之一職異而皆以六為目故云亦處其一  
 言亦者明其事異而可取以相況也云司空掌營城郭建都邑立社  
 稷宗廟造宮室車服器械監百工者此並據三十一工所掌工事言  
 之監百工與上營城郭等四事平列並為司空所掌御覽職官部引  
 環濟要略云冬官司空掌邦事營城郭都邑立社稷宗廟造宮室器  
 械監百工即本鄭義賈疏屬下讀非也王制云司空執度度地居民  
 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御覽職官部引尚書大傳云  
 溝擁過水為民害田廣不墾則責之司空韓詩外傳云山陵崩陲川  
 谷不通五穀不殖草木不茂則責之司空以上各書所述司空職掌  
 亦與鄭略同云唐虞已上曰共工者已釋文作以阮元云作已非凡  
 注作以案阮校是也書堯典云共工方鳩僝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  
 引鄭彼注云共工水官名賈疏云按大史公楚世家云共工作亂帝  
 使重黎誅之又按舜典云帝曰疇若予工兪曰垂才帝曰兪咨垂汝  
 共工是唐虞已上曰共工者也若然唐虞以上皆曰共工堯時暫為  
 司空是以尚書舜典二十八載後咨四岳欲置百揆兪曰伯禹作司  
 空注云初堯冬官為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有強法必有成功改命  
 司空以官異之禹登百揆後更名共工是其事也詒讓案淮南子天



文訓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爲帝高注云共工官名伯於處羲神農之  
闕其後子孫任智刑以強故與顓頊黃帝之孫爭位是堯以前卽有  
共工之官賈疏敘亦引鄭書注云禹登百揆之任捨司空之職爲共  
工與虞故曰垂作共工益作朕虞據此是鄭意謂改共工爲司空自  
堯始也史記集解引馬融書注說垂爲共工云爲司空共理百工之  
事亦以共工爲卽司空鄭大傳注說亦同案堯典云納于百揆百揆  
時敘馬鄭諸儒備多以爲官名書爲古文周官同與史記所載古文  
說釋百揆爲百官者異閻若據據文十八年左傳云舜臣堯舉八凱  
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證百揆非官名其說致塙若然舜之  
命禹蓋作司空而總百揆非登百揆遂捨司空之職也垂益與禹同  
命亦不得謂堯先改共工爲司空舜後分司空爲共工與虞鄭書注  
說殊未塙金鶚謂共工當爲司空之佐虞爲后稷之佐以理推驗金  
說近是若然唐虞夏並有司空書疏引馬融云 或坐而論道或作而

行之或審曲面執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  
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

言人德能事業之不同者也論道謂謀慮治國之政令也作起也辨  
猶具也資取也操也鄭司農云審曲面執審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執  
之宜以治之及陰陽之面背是也春秋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謂  
金木水火土也故書資作齊杜子春云齊當爲疏或坐而論道者賈

資讀如冬資絺之資玄謂此五材金木皮玉土疏云此六者卽上  
文之六職也此皆舉其事下文皆言其人以覆之云或飭力以長地  
財者賈疏云飭勤也地財穀物皆是案大宰賈疏釋飭材之飭亦爲

勤則賈意飭力與上飭五材義同尋釋此文飭材飭力二者義似小  
異說文力部云飭致堅也讀若敕飭材之飭當從先鄭訓爲治乃致  
周禮正義 七十四 四一中華書局聚

堅引申之義飭力依賈訓為勤則為勅之段借爾雅釋詁云勑勞也彼釋文本又作飭是也然飭材謂治五材致極其堅緻飭力則謂任

力致極其勤勞二義亦得相通也互詳大宰疏呂氏春秋慎人篇高注云地財五穀亦即此長地財之義注云言人德能事業之不同

者也者賈疏云言人德者坐而論道是也言人能者作而行之是也言人之事審曲面執是也言人之業通四方珍異以資之飭力以長

地財治絲麻以成之三者是也云論道謂謀慮治國之政令也者說文言部云論議也廣雅釋詁云謀慮議也是論與謀慮義同云作起

也者胥注同云辨猶具也者特牲饋食禮注云具猶辨也案說文刀部云辨判也隸變為辨辨本訓判引申為辨具之義俗辨具字別从

力作辨非云資取也操也者說文貝部云資貨也引申之為取亦為操廣雅釋言云資操也又釋詁云操齎持也齎資字亦通謂商賈取

四方珍異之物齎操居積之轉售以求利周書大聚篇云商資貴而來貴物益賤資貴物出賤物以通其器是其義也鄭司農云審曲面

執審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執之宜以治之者形勢字古通作執說文乳部云執撞也無勢字弓人經注亦並作執爾雅釋詁云察審也先

鄭意蓋以曲直方面形執平列為三事皆當審察之又以治之訓飭材治與致堅義亦相成也弓人凡析翰射遠者用執先鄭注亦云執

謂形執假令木性自由則當反其曲以為弓故曰審曲面執與此注同文選張衡東京賦審曲面勢薛綜注云審度也謂審察地形曲直

之勢中論議交篇云審曲直形勢飭五材以別民器謂之百工亦並同先鄭說鄭鍔云審曲者審其曲也面執者面其執也材有曲直直

者不待審而可知審其曲者然後見其理之所在執有向背背者不可向以為用面其執然後順其體之所向陳汪云面字非物之面乃

人向道之面也禪人以正王面召誥云面稽天若皆向之謂也案鄭陳二說與先鄭異亦通初學記器物部引後梁甄玄成車賦有亦面

勢而審曲之語以面故與審曲對舉文選潘岳笙賦云審洪纖面短長李注亦引此文則六朝唐人已有訓面為向者或本賈馬干諸家

義與云及陰陽之面背是也者謂面兼含面背之義亦當審之也賈疏云謂若下云斬斲之道必矩其陰陽是記其陰陽之面背也引春

秋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者左襄二十七年傳宋子罕語引以證五材之義云謂金木水火土也者左傳杜注亦用先鄭義然此經說

百工飭材而有水火於義未允故後鄭不從云故書資作齊杜子春云齊豈為資讀如冬資絺之資者絺下宋余本岳本附釋音本巾箱

本舊注疏本並有給字衍段玉裁云此用聲類改其字而復說其音讀也徐養原云外府等職賈資通用司尊彝齊齋通用此經齊資通

用並同音相借也周易旅得其資斧釋文云子夏傳及眾家並作齊斧此亦資通作齊之一證賈疏云按越語云大夫種曰臣聞之賈人

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詒讓案韋注云資取也與杜鄭義同云玄謂此五材金木皮玉土者後鄭據後經有

攻木攻金攻皮之工又有刮摩即玉工搏埴即土工明此五材與左傳異也江永云五材後鄭謂金木皮玉土為長水火可制器不可為

器金雖可兼玉而皮革不可遺曲禮六工土金石木獸草獸即皮也玉可兼石木可兼草案江說是也大宰百工飭化八材八材亦即五

材文有詳略先鄭以八材為珠象玉石木皮革羽後鄭此注以五材為金木皮玉土蓋玉可關珠革可關象羽土可關石也

論道謂之王公天子諸侯疏注云天子諸侯者通典凶禮引馬融喪服注云公諸侯也賈疏云公君也諸侯是南面之君故知是諸侯也若然

尚書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鄭不言者三公有成文不言可知故夏傳云坐而論道謂之三公通職名無正官名是其義也阮元云注

以天子釋王諸侯釋公也案阮說是也北堂書鈔職官部引五經異

義云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無官屬與王同職故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地官敘官鄉老注云三公者內與王論道中

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續漢書禮儀志劉注引月令盧植注云天子之三公坐而論道參五職事是也謂公即三公此注不云者三

公雖為公然此云公者亦兼孤卿言之天子公孤六卿多以畿內外諸侯為之故釋公為諸侯也賈疏所引書周官乃偽古文鄭不援證

不足為疑今本書鈔引異義古周禮說王公誤作三公賈疏引鄭尚書大傳夏傳注三公又誤作王公案古周禮說因說三公與王同職

故引此經為證則當作王公無疑賈引書傳三公作王公則又涉正文而誤今並據文義改正作而行之謂之士大

夫親受其職疏注云親受其職居其官也者賈疏云此即設官分職治職教職之等是也

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疏審曲面執以飭五材以百眾言之也

即大宰九職之五曰百工飭化入材也注云五材各有工者下輪輿翰弓廬匠車梓柳矢木工也築治鳧桌段桃金工也函鮑鞞韋裘

皮工也玉雕磬玉工也陶旅土工也惟畫績鍾筐甗四工在五材之外云言百眾言之也者此經五材之工止三十明百工者舉成數眾

言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疏通四方之珍異

以資之謂之商旅者珍異謂貨賄此即大宰九職之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也實人注云珍異四時食物與此異注云商旅販賣之客也

者賈疏云按大宰九職注行曰商處曰賈商旅賈客也行商與處賈為客此文無賈直云商旅故云販賣之客也引易曰至日商旅不行

者復象辭文引以證商旅之義易釋文引鄭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彼注云資貨而行曰商旅客也與此注同

者復象辭文引以證商旅之義易釋文引鄭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彼注云資貨而行曰商旅客也與此注同

夫三農受**疏**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者此即大宰九職之一曰三夫田也注云三農受夫田也者二農詳大宰疏

賈疏云遂人云夫一廛田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布帛婦治絲百畝是三農受夫田也

成之謂之婦功者此即大宰九職之七日曰嬪婦化治絲枲也天官敘官典婦功九嬪教九御亦以婦功注並釋婦功為絲枲即麻也

注云布帛婦官之事者賈疏云鄭云婦官據典婦功為婦官此治絲麻者婦官所統攝故言婦官也粵無罇燕無函秦

無廬胡無弓車此四國者不置是工也罇田器詩曰待乃錢罇又曰其罇斯擗鄭司農云函讀如國君含垢之含函鎧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廬讀為廬謂矛戟柄竹橫秘或曰摩鑿之器胡今匈奴罇者

賈疏云粵即今之越字也杜氏春秋釋例土地名云越會稽山陰縣案今屬浙江紹興府云燕無函者土地名云燕燕國薊縣也案燕都

在今順天府大興縣云秦有廬者釋文云廬本或作蘆阮元云蘆乃蘆之訛案詳後土地名云秦國都扶風雍縣也案秦都在今陝西秦

州清水縣注云此四國不置是工也者謂粵無罇等皆為不專置是工也江永云此甚言四國能此者多雖有若無非真謂不置是工

亦非真謂人皆能作也注泥案江說是也賈疏謂無罇官函官之等尤誤云罇田器者後罇器注亦云罇器田器錢罇之屬說文金部云

罇一曰田器釋名釋用器云罇亦鋤田器也罇迫也迫地去草也罇與罇同引詩云侍乃錢罇又曰其罇斯擗者周頌良耜臣工二篇文

引之者證罇為田器侍毛詩作侍傳云侍具錢鈔罇鑄也案侍侍字通攔毛詩作趙傳云趙刺也鄭蓋本三家詩故與毛異鄭司農云函

讀如國君含垢之含者說文已部云函舌也隸變作函又假借為甲名亦取含容為義故擬其音也國君含垢左宣十五年傳文云函鎧

也者廣雅釋詁同釋名釋兵云甲亦曰函堅重之名也名甲為鎧漢時  
 語詳司甲疏引孟子者公孫丑篇文趙注與先鄭同此引以證甲之  
 名函也云盧讀為鑪者賈疏云鑪縷之鑪取細長之義也段玉裁云  
 說文竹部籬積竹矛戟矜也从竹盧聲引春秋國語侏儒扶籬此注  
 籬當作籬若依籬字則當云讀如不當云讀為矣釋文盧本或作籬  
 此正用注說易正文也案段說是也說文糸部云籬布縷也與籬器  
 義遠賈曲為之說失之云謂矛戟柄竹攢秘者後注亦云盧矛戟矜  
 秘也阮元云釋文作竹攢秘也此脫也字按說文木部攢積竹杖也  
 秘攢也段玉裁云攢聚也竹攢者積竹也合細竹挺為之昌邑王傳  
 所謂積竹杖案阮段說是也賈疏謂攢謂柄之入鑿處非其義云或  
 曰摩鑼之器者段玉裁云此以鑼盧同音為訓別一說非謂矛戟柄  
 也丁晏云方言云希鑼摩也燕齊摩鋁謂之希即鄭所云摩鑼也玉  
 篇金部鑼錯也鋁同上集韻九御鑼鋁鑼引說文錯銅鐵也或从呂  
 从閏磬氏先鄭注云摩鑼其旁大雅抑箋云玉之缺者可摩鑼而平  
 即摩鑼也詒讓案說文手部云摩研也鑼鑼之正字與盧聲近故或  
 以盧為摩鑼之器然摩鑼為刮摩之事此後文以盧入屬攻木之工  
 況盧人本職盧器自為矜秘亦無取摩鑼之義或說非也賈疏謂柄  
 須摩鑼令滑或解得為一義亦非云胡今匈奴者即今內外蒙古諸  
 部落是也御覽四夷部引風俗通云胡者山戎之別種胡者互也言  
 其被髮左衽言語贗幣事殊互也史記匈奴傳索隱引服虔云堯時  
 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故鄭云今匈奴然山海經海南經  
 周書王會篇及伊尹獻令並有匈奴奴則匈奴之名不自秦漢始矣粵  
 之無鑄也非無鑄也夫人而能為鑄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  
 而能為函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為廬也胡之無弓車

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為弓車也言其丈夫人人皆能作是器不須國工粵地塗泥多草蕨而山

出金錫鑄冶之業田器尤多燕近強胡習作甲冑秦多細木**疏**注云善作矜秘匈奴無屋宅田獵畜牧逐水草而居皆知為弓車

丈夫人人皆能作是器不須國工者說文夫部云丈夫也鄭以此夫亦為丈夫然其義迂曲不可從釋文引沈重音扶此六朝經師之

異讀其義較鄭為長王引之云夫人猶衆人也鄭以夫為丈夫失之孝經疏引劉瓛曰夫猶凡也淮南子本經篇高注曰夫人衆人也襄

八年左傳曰夫人愁痛國語周語云夫人奉利而歸諸上杜韋注曰夫人猶人人也案王說是也此亦極言能作者多耳非謂其人皆能

作穀梁成元年傳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為也與此記義不相妨也云粵地塗泥多草蕨而山出金錫鑄冶之業田器尤多者釋文引劉

昌宗云蕨穢字之異者案詳蜡氏疏書禹貢揚州云厥土惟塗泥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越地屬揚州故鄭云然云燕近強胡習作甲冑

者史記匈奴傳云燕北有東胡山戎漢書地理志云燕上谷至遼東地廣民希數被胡寇蓋以戰為常故習作甲冑也云秦多細木善作

矜秘者方言云戟其柄自關而西謂之秘矛其柄謂之矜說文矛部云矜矛柄也引申之為凡長兵柄之通稱故廣雅釋器云矜秘柄也

漢書地理志云秦有鄂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故云秦多細木善作矜秘也云匈奴無屋宅田獵畜牧逐水草

而居皆知為弓車者史記匈奴傳云其俗隨畜牧而轉移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處因射獵禽獸為生業其長兵則弓矢並鄭所據也

**知者創物**謂始闡端造器物**疏**知者創物者釋文云創依字作劫案

若世本作者是也**疏**說文井部云劫造法劫業也讀若創

經典皆借創為之注云謂始闡端造器物者闡開字同詳典端疏廣雅釋詁云創始也國語周語韋注云創造也故鄭訓創物為始闡

端造器物云若世本作者是也者謂世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

本作為篇所說造作器物之人詳龜人疏云述循也謂循故法而增修之

世以相教疏云父子世以相教者即大司徒十二教之世事國語齊語云

今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工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日莫

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

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

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恆為工荀子儒效篇云工匠之子莫

不繼事即世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人所為也疏注云事無非聖

守之事也記云作者之謂聖易繫辭云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即其義也

燦金以為刀疑堅也故書舟作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鄭司農云周當為舟

疏燦金以為刀者釋文云燦義當作鑠案燦即鑠之俗莊子釋文引

崔譔云燦消也說文金部云鑠銷金也漢書藝文志云燦金為刀

顏注云燦與鑠同謂銷也此謂攻金之事廣韻十二庚引世本云蚩尤以金作兵器云凝土以為器者謂陶瓶之事一切經音義引世本云舜始陶云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者謂攻木之事山海經海內經郭注引世本云奚仲作車共鼓化狄作舟案世本說作器之人不必皆聖人經約舉大較言之注云疑堅也者疑正字本作舛說文欠部云舛水堅也重文疑俗冰从疑云故書舟作周鄭司農云周當為舟者段玉裁云此古文同音假借字惠棟云詩大東舟人之子鄭曰舟當作周詩以舟為周考工以周為舟義並通案段說是也舟周聲類同釋名釋船云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舟言周流也亦其例



可以為良時寒溫也氣剛疏材有美者前經五篇凡美字並用古字

例不合疑誤注云時寒溫也者賈疏云謂若弓人春液角夏治筋

秋合三材冬定禮之屬是依寒溫而作云氣剛柔也者易說卦云立

地之道曰柔與剛左昭二十五年傳云因地之性杜

注亦謂高下剛柔之性是也云良善也者玉府注同材美工巧然而

不其則不時不得地氣也不時不疏注云不時不得天時者以地氣

申其義橋踰淮而北為枳鸚鵡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鸚鵡

春秋昭二十五年有鸚鵡來巢傳曰書所無也鄭司農云不踰疏橋

濟無妨於中國有之貉或為援謂善緣木之援也汶水在魯北疏橋

淮而北為枳者此明地氣有所不宜也說文木部云橋果出江南枳

木似橋晏子春秋內篇雜下云晏子對楚王曰嬰聞之橋生淮南則

為橋生於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

也淮南子原道訓云橋樹之江北則化而為枳並與此經同列于湯

問篇云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為櫟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渡

疏材有美者前經五篇凡美字並用古字

作媿駟入經同惟此及弓人作美與字

注云不時不得天時者以地氣

言地天時不言天文有詳略故

不時不得天時者以地氣

不時不得天時者以地氣

不時不得天時者以地氣

不時不得天時者以地氣

不時不得天時者以地氣

不時不得天時者以地氣

不時不得天時者以地氣

不時不得天時者以地氣

不時不得天時者以地氣

不時不得天時者以地氣

作鸛鵒公羊傳作鸛鵒此經注皆作鸛字與左氏同阮元云釋文本

作鸛鵒賈疏本作鸛鵒按徐邈劉昌宗作鸛音權是此經舊作鸛鵒

矣鄭注所引者為左氏傳則鄭所據左氏春秋亦作鸛賈疏本唐石

經作鸛為失其舊說文鳥部云鵒鵒鵒也古者鵒鵒不踰涉權鵒一

語之轉蓋攷工記春秋皆有二本不同依說文別作鵒為是也陳壽

棋云左傳音義鸛音權康音權本又作鵒穀梁音義鸛本又作鸛音權

今攷左氏攷工記古本亦皆作鸛音權觀鄭注引左氏春秋徐邈劉

昌宗周禮音嵒康左傳音陸德明周禮音義並同可證其作鸛者非

古本也賈所見本不如諸家之善又不知左氏有作鸛之本疏矣案

阮陳說是也淮南子原道訓字亦作鵒說文鳥部無鸛字而有鸛字

別為一鳥鵒鵒之字經典古本多作鸛者蓋借權為鵒也鄭引左傳

者證不踰濟故魯無此鳥左傳杜注云此鳥穴居不在魯界故云來

巢鄭司農云不踰濟無妨於中國有之者此隱駁春秋公穀說也公

羊春秋有鸛鵒來巢傳云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又

玉燭寶典引禮稽命徵說同賈疏云按異義公羊以為鸛鵒夷狄之

鳥穴居今來至魯之中國巢居此權臣欲自下居上之象穀梁亦以

為夷狄之鳥來中國義與公羊同左氏以為鸛鵒來巢書所無也彼

注云周禮曰鸛鵒不踰濟今踰宜穴而又巢故曰書所無也許君謹

案從二傳後鄭駁之云按春秋言來者甚多非皆從夷狄來也從魯

疆外而至則言來鸛鵒本濟西穴處今乃踰濟而東又巢為昭公將

去魯國今先鄭云不踰濟無妨於中國有之與後鄭義同也案賈說

是也鸛鵒即今南方之八哥北方所無經云不踰濟者謂不踰濟而

北也魯在濟東南嫌未為踰濟故駁異義謂鸛鵒本濟西穴處至魯

為踰濟而東明此經之義可通於春秋也左傳孔疏不達斯旨乃謂

鸛鵒北方之鳥南不踰濟失之矣云貉或為援謂善緣木之援也者

說文虫部云蠖善援禺屬爾雅釋獸云猯蠖善援援即蠖之俗詩小雅角弓箋云猯之性善登木孔疏引陸璣疏云猯獼猴也老者為猯長臂者為援徐養原云猯貉形聲各別不相假故鄭君特釋援義以見其不與貉通也詒讓案蠖猯之屬今南北通有之不聞其踰汶則死也或本蓋誤云汶水在魯北者漢書地理志云琅邪郡朱虛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丘入淮又泰山郡萊蕪縣云禹貢汶水所出西南入沛桑欽所言案鄭此注云在魯北則謂入沛之汶也其水出今山東萊蕪縣西南流入運河其出東泰山之山水經謂之東汶水出今沂水縣沂山東流至安丘縣入淮與此別賈疏云汶陽田或屬齊或屬魯是齊南魯北故云魯北也殷敬順列子釋文引此經注云先儒相因以為魯之汶水皆大誤也案史記汶與濇同武中切謂汶江也非音問之汶山海經大江出汶山郭云東南逕蜀郡東北逕巴東江夏至廣陵入海韓詩外傳云昔者江出於汶山其母也足以濫觴是也又楚詞云隱汶山之清江固可明矣且列子與周禮通言水土性異則遷移有傷故舉四瀆以言之案今魯之汶水闊不踰數十步源不過二百里揭厲皆渡斯須往還豈狐貉暫遊生死頓隔矣說文云貉狐類也皆生長丘陵旱地今江邊人云狐不渡江是明踰大水則傷本性遂致死者也案殷說亦通貉北方之獸不踰汶而南與鸛鶴不踰濟而北正相反江源出臨山臨或作汶故古亦謂江水為汶水戰國策燕策云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漢地理志蜀郡有汶江道皆以江水為汶水之證殷氏以汶為江與淮沔皆為巨瀆其說不為無據毛居正王應麟亦並從其說謹附著之以備一義

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地氣然也去此地而作之疏鄭之刀者以下明地各有所宜也春秋釋例土則不能使良也地名云鄭熒陽宛陵縣西南有新鄭城案鄭都

在今河南許州府新鄭縣說文刀部云刀兵也云宋之斤者土地名

云宋梁國睢陽縣也案宋都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南說文斤部

斤之所以詳謹令平滅斧跡也云魯之削者土地名云魯魯國魯縣

案魯都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削詳治氏疏云吳粵之劍者土地

名云吳吳郡吳縣案今屬江蘇蘇州府吳粵出金錫利以為劍故莊

子刻意篇云干越之劍彼釋文引司馬彪云干吳也吳越出善劍是

也劍詳桃氏疏注云去此地而作之則不能使良也者言移其地

之工及所產之材至他所作之則不能如其地所作之良也江燕之

永云刀斤削劍必用水淬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水性異也

角荆之幹姁胡之筍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荆荆州也幹柘也

姁胡胡子之國在楚旁筍矢幹也禹貢荆州貢樛幹柘柏及篋露櫟

故書筍為筍杜子春云姁讀為焚咸丘之焚書或為邪姁胡地名也

筍當為筍筍讀為燕之角荆之幹者角牛角與幹為弓人六材之二

為橐謂箭橐列子湯問篇云燕角之弧列女傳辨通篇音弓工

氏云

正南曰

荆州是也

云幹柘也

可以為弓

弩之幹

柘者說文

木部云

柘者說文

木部云

柘者說文

木部云

柘者說文

木部云

柘者說文

城則在今河南許州鄆城縣與杜說異未知孰是左傳胡子國不云  
媯胡其說亦未聞云筈矢幹也者矢入注義同別於上榦爲弓幹也  
引禹貢荊州貢樛幹栝柏及籥籥者證幹筈之材出荆楚也阮元  
云釋文樛作枯云音云尚書作樛音同然則今注作樛爲改同尚書  
非也案阮說是也說文木部引書亦作枯與陸本合樛今書作柁樛  
卽柁之或體詳大宰疏籥今書作籥卽籥之古文賈疏云按禹貢荆  
州貢樛幹栝柏及籥籥樛三邦底貢注云樛幹栝柏四木名幹柁幹  
籥籥聆風樛木類周之始肅慎氏貢樛矢石磐此州中生聆風與樛  
者衆多三國致之云故書筈爲筈者此字形之誤段玉裁據唐石經  
改筈爲筈云注中筈字今本皆作筈而唐石經經文作媯胡之筈蓋  
正依故書可藉以正注中筈字之誤可與句相亂如尚書盡執柯或  
作執拘說文許敘云俗謂苛之字止句荷水續漢書郡國志注作苟  
水皆其類也姚文田云此注兩筈字當並作苟釋文於梓人爲筈虞  
始云爲筈息允反本又作筈而此不發音爲此注不作筈以是明之  
案筈唐石經作筈與筈字形聲尤近段姚諸家並據彼謂注兩筈字  
當作筈徐養原馮登府校同其說是也但石經經文作筈則與矢人  
不合唐刻例不違鄭何得破筈爲筈此經與儀禮凡筈字皆不作筈  
足明其非況字書筈字無古老反之音五經文字筈字注亦止云見  
爾雅不云見考工記足證陸德明張參所見經本不作筈蓋石經筈  
字雖可藉以正此注之譌文而正文則自當作筈彼自是涉注而誤  
黃以周云唐石經作媯胡之筈猶弓人謂之參均作謂之不參均一  
從故書改一從司農說皆石經之失當者也杜子春云媯讀爲焚咸  
丘之焚者焚咸丘春秋桓七年經文段玉裁改讀爲爲讀如云媯讀  
如焚疑其音耳案段校是也云書或爲邠者媯邠同聲段借字云媯  
胡地名也者杜不詳媯胡地所在胡承琪陳奐並謂媯卽汝墳詩召  
南汝墳毛傳云汝水名也墳大防也漢書地理志汝南郡汝陰故胡

國莽曰汝墳是汝墳即胡地墳說文部又作坊云大防也胡陳說不為無徵但墳為大防則非胡地之專名而爾雅釋水又云汝為瀆郭

注亦引詩為釋水經汝水酈注以瀆為汝水之別即今酈城之大瀆水與唐人說胡國在酈城者同處若然毋或當為瀆之借字又此經

毋或作邪周書度邑篇說武王在殷郊升汾之阜以望商邑汾本亦作邪史記周本紀作幽續漢郡國志襄城有汾邱即此其地亦在今

許州與酈城之胡相近洪頤煊又謂籥章籥籥先鄭云幽國之地竹籥通作邪其地產竹或亦可以為籥俞樾復據爾雅釋地云西至邪

國說文作汎云西極之水邪胡蓋西戎國名以上諸義於聲類似皆可通而未能決定姑並存之埃學者攷焉云籥當為籥者籥段徐校

亦並改為籥黃以周云以矢人籥厚及相籥諸文決之也云籥讀為稟謂箭稟者此正故書籥為箭而又讀為稟也矢人注云籥讀為稟

謂矢幹古文假借字彼故書今書並作箭故徑讀為稟此故書為籥與稟形聲並遠故必正其字而後讀為稟杜鄭義同也黃以周云此

與鄉師聲當為殿又讀為屯瞽矇帝當為定又讀為奠同例案黃說

是也稟舊本並誤稟惟汪道昆本及監本黃丕烈校本作稟與宋本

釋文合今從之夏官敘官稟人先鄭注云稟讀為芻稟之稟箭幹謂

之稟足證此注當作稟也段玉裁云箭與稟異部雙聲也夏官注云

箭幹謂之稟蓋禾稟字引為矢幹字說文無箭蓋以幹字稟字

包之案段說是也凡稟稟二字釋文音讀迥異詳夏官敘官疏天

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水有時

以疑有時以澤此天時也言百工之事當審其時也鄭司農云泐當如再劫而後卦之泐泐謂石解散也夏時盛暑大熱則然疏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者此論天時各有所宜也殺下篇矢人梓人匠人弓人並作網字例與此不同未詳云水有

時以疑有時以澤者釋文云澤音亦李音釋案李音是也澤釋聲類  
同古通用說文采部云釋解也淮南子詮言訓云夫水向冬則凝而

為冰迎春則釋而為水國語齊語說工云審其四時章注云言四時  
各有所宜謂死生疑釋之時也章即本此經亦以澤為釋是其證也

注云言百工之事當審其時也者此泛論天時之殊異以明工事  
之亦然鄭司農云泐讀如再切而後卦之切者易繫辭文卦今易作

掛易釋文引京氏本作卦即先鄭所據也段玉裁云此擬其音也云  
泐謂石解散也者段玉裁云說文水部曰泐水石之理也從水防引

周禮石有時而泐謂石如其理而解散猶水之依其理也防地理也  
從防會意云夏時盛暑大熱則然者春秋錄露循天之道篇云陰陽

之會夏合南方而物動於上為熱則焦沙爛石  
蓋夏時暑熱大盛則日曠氣漲石為之泐也 凡攻木之工七攻金

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  
言拍也埴黏土也故書七為十刮作捽鄭司農云十

當為七捽摩之工謂玉工也捽讀為刮其事亦是也  
六工之凡數也云設色之工五者說文言部云設施陳也言以采色

施陳於素物之上五疑當為四詳後疏云搏埴之工二者搏唐石經  
作搏釋文同誤也今據宋余仁仲本建陽本及嘉靖本正詳後

云攻猶治也者瘍醫注同說文支部云攻擊也引申為攻治瘍醫注  
不云猶者文略云搏之言拍也者搏釋文亦作搏云李音團劉音博

戴震云團音當手旁專博音手旁專絕然二字譌溷莫辨鄭注搏之  
言拍取音聲相邇為訓拍古音滂各反釋名云拍搏也手搏其上也

又云搏博也四指廣博亦似擊之也據此定從博音阮元云按注則  
當從劉昌宗音搏李軌音團釋文唐石經作搏誤也段玉裁云說文

手部搏索持也拍拍也是搏之本義不訓拍故鄭以之言通之案戴  
周禮正義 七十四 十一中華書局聚





六十此識其五材三十工略記其事耳其曰某人者以其事名官也其曰某氏者官有世功若族有世業以氏名官者也廬矛戟於秘也國語曰侏儒扶廬梓榎屬也故書雕或為舟鄭司農云輪輿弓廬匠車梓此七者攻木之工官別名也孟子曰梓匠輪輿鮑讀為鮑魚之鮑書或為鮑蒼頡篇有鮑堯韞讀為歷運之運慌讀為芒芒禹迹之芒柳讀如巾櫛之櫛版讀為甫始之甫埴書或為植杜子春云雕或為舟者非也玄謂版疏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者此記六等工讀如放於此乎之放疏之細目也也云攻金之工築冶鳧稟段桃者釋文云稟古栗字案詳箋人疏云攻皮之工函鮑韞韞者釋文云韞本或作韞案韞正字韞或體詳後疏云設色之工畫績鍾筐慌者嚴可均云慌當作恍說文有恍無慌五經文字恍又作恍見周禮則張所見正本又作本皆不从艸詒讓案慌即恍之別體雖與說文不同然釋文及賈疏本並已如是五經文字疑當作恍又作恍張參在陸賈後不應未見作慌之本且若如今石本下字作恍則是譌文張氏又不宜絕無辯證矣云刮摩之工玉柳雕矢磬者嚴可均云彫作雕隸借說文彫琢文也雕敷也隸釋載劉寬碑疾雕飾漢時已通用下雕人釋文雕本亦作彫則本字矣云搏埴之工陶版者陶正字當作甸說文缶部云甸瓦器也古者昆吾作甸經典通借陶為之書梓材釋文引馬融書注云治土器曰陶版從瓦方聲唐石經譌版今從宋本及嘉靖本正陳祥道謂經設色之工五而其實則四攻木之工七而其實則八於輪輿弓廬匠車梓之外遺轉人而誤分畫績為二案此經各工都數與職事不相應信如陳說據上注故書本作攻木之工十先鄭破為七則漢時經本已無轉人不知何以前後絕不檢照竊所未詳程瑤田則謂標目無轉人而云轉人為轉恐輿人之誤蓋從輪輿宜從輿也案以轉人兼及任正之圍後鄭釋以輿軌證之則程說可通但去轉人而以畫績為一則止二十九工於注三十工

之數又有所闕竊疑鄭意畫績實當分為二工故於此五工絕無校  
 議而司服注引績人職或當別有畫人故書並列二工而與韋裘同  
 闕今存一經乃并二工而總記其事故曰畫績之事猶瓶人職未亦  
 通舉陶旅之事也如是則經文無脫無誤於義得通但以闕誤已久  
 肥說無徵未敢質也凡工官名義並詳本職疏又曲禮說天子六工  
 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鄭彼注云此殷時制也  
 周則皆屬司空土工陶瓶也金工築冶鼻桌段桃也石工玉人磬入  
 也木工輪輿弓廬匠車梓也獸工函鮑鞞韋裘也唯草工職亡蓋謂  
 作萑葦之器案彼六工無設色而別有草工與此異竊謂萑葦草器  
 其用甚少不必專設一工今攷說文艸部云草草斗櫟實也草為櫟  
 實正字其物可染早疑染工或可謂之草工亦即設色之工也若然  
 彼六工與此正相符合儻可備一義與 注云事官之屬六十者據  
 小宰六屬文云此識其五材三十工略記其事耳者即鄭目錄所謂  
 前世識其事者記錄以備大數者也凡此三十工各有所隸之官如  
 梓人職有梓師鄉師職有匠師即梓匠二工之長亦有給事它官者  
 如玉府有工八人即此玉人中車有工百人即此輪人之等是也云  
 其曰某人者以其事名官也者賈疏云匠人梓人鞞人鮑人之類是  
 也此等直指其事上為名也曲禮孔疏引干寶云凡言人者終其身  
 也與鄭略異云其曰某氏者官有世功若族有世業以氏名官者也  
 者左隱八年傳云官有世功則有官族杜注云謂取其舊官之稱以  
 為族曲禮疏引干寶云凡言氏者世其官也與鄭說同賈疏云其曰  
 某氏者其義有二一者官有世功則以官為氏若韋氏裘氏冶氏之  
 類是也二者族有世業以氏名官若鼻氏桌氏之等是也案賈蓋謂  
 鼻桌等職官名與職事不甚相應者皆由族有世業即以族為官名  
 鄭意或當如是然三十工皆當世業何以惟九工以氏名官鄭說不  
 其通竊謂此經諸工亦皆隨事立名與五官官名同無定例不必強

爲之說詳天官敘官疏云盧矛戟矜秘也者說文矛部云矜矛柄也  
詳前疏引國語曰侏儒扶盧者盧舊本作盧與今本國語同今從明  
刻注疏本正此晉語胥臣對文公語韋注云扶緣也盧矛戟之秘緣  
之以爲戲盧王制孔疏引國語亦作盧又引舊注云盧戟柄也說文  
竹部引晉語又作盧盧正字盧盧並同聲段借字云梓榎屬也者釋  
文云榎字或作榎案爾雅釋木云槐小葉曰榎郭注云槐當爲榎榎  
榎字同故鄭以梓爲榎屬釋木別有椶山榎則又榎之別種云故書  
榎或爲舟者段玉裁云榎從周聲故古文假借舟爲之此亦上文舟  
作周之類也以學者不能通故皆從今書鄭司農云輪輿弓盧匠車  
梓此七者攻木之工官別名也者舉此以見三十一工皆爲司空屬官  
之工也引孟子曰梓匠輪輿者滕文公篇文證木工有此諸名云鮑  
讀爲鮑魚之鮑者籩人有鮑鮑魚鱗段玉裁云讀爲當作讀如謂其  
音同也案段校是也云書或爲鮑者謂故書或本也鮑人本職注義  
同段玉裁云鮑正字鮑同音假借字說文革部曰鮑柔革工也從革  
包聲讀若朴周禮曰柔皮之工鮑氏鮑即鮑也許所據周禮字亦從  
魚史記宋世家昭公弟鮑革賢而下士此取攻皮之事爲名也詒讓  
案墨子節用中篇云輪車鞮鞞亦鞞之同聲段借字又非儒篇云  
鮑函車匠則與此經字同云蒼頡篇有鞞者證攻皮字當從鞞爲  
正也舊本堯譌堯宋余本附釋音本注疏本並作堯與釋文合今從  
之正字當作發說文發部云發柔韋也從北皮省籒省此下隸變從  
允亦譌賈疏云按漢藝文志蒼頡有七章秦丞相李斯所作鞞堯是  
其一篇內有治皮之事故引爲證也段玉裁云蒼頡篇有鞞堯者謂  
其篇內有此二字云鞞讀爲歷運之運者段玉裁云此讀爲當作讀  
如其音同耳說文革部曰鞞攻皮治鼓工也從革軍聲讀若運或從  
韋作鞞案本職曰鞞書或作鞞而說文云鞞或作鞞革部無鞞字蓋

與司農所據異案段校亦是也祭統云輝者甲吏之賤者也注云輝周禮作鞞鞞謂鞞鞞皮革之官也鞞輝運聲類並同輝字又作鞞墨子節用篇鞞鞞王念孫謂鞞鞞即鞞之音轉是也云慌讀為芒芒禹迹之芒者賈疏云襄四年左氏傳魏絳請和諸戎云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引之者亦取音同耳段玉裁云讀為當當作讀如說文中部曰慌設色之工治絲練者讀若荒案段校是也芒荒聲類同云御讀如巾櫛之櫛者段玉裁云謂其音同也御字說文不載蓋古文櫛字節亦即聲也云版讀為甫始之甫者段玉裁云讀為當作讀如版從瓦方聲方與甫雖雙聲而不同部故鄭君易之案段校亦是也云植書或為植者段玉裁云此同音假借也徐養原云植即徐州土赤植之植亦作殖說詳弓人或亦通作植儀禮鄉飲記五職今文或作植是也臚即植也禹貢赤植鄭作哉見釋文杜子春云雕或為舟者非也者杜定從今書作雕故序故書之非使學者無疑也云玄謂版讀如放於此乎之放者賈疏云隱二年無駭入極公羊傳曰疾始滅也始滅放於此乎是也案放何本公羊傳作助隱五年傳始僭諸公助於此乎隸釋載漢石經助作放助俗字說文所無當從賈引作放為正鄭詩譜敘亦云詩之道放於此乎何本不足據鄭言此者亦以聲兼義曲禮孔疏云版取放法之名也段玉裁云說文瓦部云版周家搏壇之工也讀若振破之振

振破二字疑即放於之誤 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

官各有所尊王者相變也舜至寶貴陶器顛大瓦棺是也禹禮樂之壞而尊梓武王誅紂

疾上下失其服飾而尊輿 疏周人上輿者王宗諫云自此至登下注云官各有所尊王者相變也者廣雅釋詁云尚上也尊尚高也尚上義同王者受命必易器械故制器之官所尊尚亦異也云舜至寶

貴陶器者賈疏云按禮記表記云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謂上代質後代文若以文質再而復而言則虞又當質故云至質瓦器又至質故禮記郊特牲云器用陶匏是祭天地之器則陶器為質也以代當質故用質器也云甗大瓦棺是也者禮器云君尊瓦甗孔疏謂即燕禮公尊瓦大是也明堂位云泰有虞氏之尊也注云泰用瓦彼釋文泰作大字通司尊彝謂之大尊詳彼疏檀弓云有虞氏瓦棺注云有虞氏上陶御覽禮儀部引譙周古史考云舜作瓦棺甗大瓦棺並虞制故鄭引以證上陶之法云禹治洪水民降丘宅土卑宮室盡力乎溝洫而尊匠者降丘宅土書禹貢文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論語泰伯篇文明匠掌為宮室溝洫故夏上之也云湯放桀疾禮樂之壞而尊梓者王宗諫云梓人所為筍虞樂器也勺爵觚侯禮器也云武王誅紂疾上下失其服飾而尊輿者賈疏云紂之無道臣下化之無尊卑之差失其服飾但車服者顯尊卑之差故周公制禮尊上於輿也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

**為多**周所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者說文車部云車輿輪之疏總名也夏后時奚仲所造此冢上而論上輿之法賈疏云謂有輪人輿人車人就職中仍有輅人是一器工聚者車最多於餘官也詒讓案工謂工官也左定元年傳云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是夏時已有掌車之官但工不如周之備呂氏春秋君守篇云今之為車者數官而後成淮南子主術訓云故古之為車也漆者不畫鑿者不斲工無二伎士不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姦並與此經義同注云周所上也者謂以一代所尚故其制特詳也

**有六等之數**車有天地之象人在其中焉疏注云車有天地之象入六等之數法易之三材六畫在其中焉者即後文軫方象地蓋圓象天是也云六等之數法易之三材六畫者賈疏云易說卦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

義兼三材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兼三材者天有陰陽地有柔剛

人有仁義三材六畫一材兼二畫故車之六等法之也案三材材詩

四尺謂之一等戈秘六尺有六寸既建而弛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

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及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

四等車戟常崇於及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

之六等此所謂兵車也軫輿後橫木崇高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及

移謂著戈於車邪倚疏車軫四尺者由軫厚加軹轆崇數計之文具

也酋發聲直謂矛疏於後云戈秘六尺有六寸既建而弛崇於軫

四尺者迤下鮑人注引有之字未知孰是釋文云崇本亦作古密字

案漢書郊祀志顏注亦云密古崇字然此即崇形聲上下互易非古

今字也說文山部崇重文無密於前經五篇並用古字作于此記上

下篇並作於疑經記字例本不同鄭賈各仍其舊非傳寫之誤也後

不備校建而弛者鄭大射儀注云建猶樹也戈秘長六尺六寸也建

高於軫四尺則減於直建者二尺六寸也注云此所謂兵車也者

車軫

車軾

車軹

車軼

車軽

車軾

車軼

車軽

車軾

車軼

車軽

車軾

車軼

車軽

車軾

戰及等故乘車六尺有六寸加軫轆亦得爲四尺而不得備此六等也云軫輿後橫木者輿人注及說文車部國語晉語韋注方言郭注並略同而鄭後章加軫與轆注又云輿也義與此小異徐養原云軫之本義專指車後橫木以其爲輿之本言輿者多舉以言之故輿牀及兩旁通謂之軫矣說文云軻車軾前也鄭注駟人云軻謂輿下三面之材駟式之所對然則輿之兩旁或因乎前面通謂之軻或因乎後面通謂之軻本無定名惟前軻後軻則不可互易小戎疏謂車前有軫謬矣記軫凡五見其別有三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軻圍輿後橫木也加軫與轆軫方象地輿也五分軻闊弓長庇軫兩旁也江永云軻本車後橫木之名輿人六分車廣以其一爲之軻圍是也及其載於轆上則通輿下四面皆可謂之軻此言加軫與轆後言弓長四尺謂之庇軻又言軻方象地是也猶之式本有其木而隧前三分之二之處亦得通謂之式也鄭珍云輿後橫木名軻本以紛轉爲稱小雅方言並云軻謂之枕釋名亦以軻爲枕以枕是薦首之物車由此登卽以此爲首名枕止取首意亦緣與軻同聲毛詩謂之收者是指輿下四方故得以深淺言名收蓋取收固車箱意軻自是輿後橫木專名軻自是輿下三面材專名軻名可通於軻軻名不可通於軻以輿下輿後高度如一故可以軻包之軻者範輿軻固不範輿也康成注軻凡三處此云軻輿後橫木者著其主名也四面高同言專處餘可見矣下加軻與轆云軻輿也者以經通言四面也輿人軻圍云軻輿後橫者以軻軻異圍經所明是後橫者之度其軻圍在輿人故宜別言之也案徐鄭說是也云崇高也者爾雅釋詁文後注及瓶人梓人匠人注並同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者廬人注同說文寸部云度人之兩臂爲尋八尺也小爾雅廣度云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尋舒兩肱也倍尋謂之常案小雅說仞四尺誤其尋常度數則與此同車戟長二尋故說文戈部引周禮戟長丈六尺吳子圖國篇云爲長戟

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並與此不合釋名釋兵云車戟曰常長丈六尺車上所持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故稱常也則本此經而失其

義蓋劉氏之謬也云及長丈二者尋八尺尋有四尺則丈二尺也及制詳司戈盾疏云戈及戟矛皆插車轆者插葉鈔宋本釋文作捷案

捷與插古通用士冠禮捷柎與釋文捷本作插是其證盧人注亦云晉矜所捷也釋文本是也釋文云轆車傍也義本說文賈疏云皆當

以鐵圍範邪置於轆之上下乃插而建之容出先刃入後刃言之一則邪向前一則邪向後乃可得也戴震云車轆外設局戈及戟矛所

建程瑤田云四兵之插車轆也惟戈迤之其餘及戟矛三兵並直建不迤鄭珍云轆說文云車旁也則注云插車轆者止謂插車之兩旁

耳自是插於外闌以詩詠二矛例之知四兵左右皆有矣釋賈氏意似是以轆為輿板其鐵圍當釘在板上以其說推之四兵宜上下各

有兩圍始固又須有向後向前則輿一面有十六將鐵圍布滿兩箱絕無是理案經文計四兵崇數惟戈是秘之迤高及戟矛皆直量其

秘之實高若都是斜建其長短雖不齊而斜之距宜上下如一乃彼此不相拒礙秘六尺六寸者斜之則高止四尺以此數差之至酋矛

止得崇一丈二尺皆不得如經所云程以戈獨迤之餘皆直插先刃後刃亦止戈乃如是其說確矣又云車箱外三面皆有闌三面材自

軌以外尚寬四寸六分者所以為置闌地也古人臨戎所需一切皆宜在其左右而隧前一分為人所憑立隧後二分又登降無常如衛

蒯贖九上九下鄭丘緩有險必下推可見皆不容置物其中觸礙手足故必於輿外為闌焉兵器旗物以插闌上金鼓諸具殿在闌中然

後可進可戰非徒予然一箱也記文不及之者以非車正橫直諸度皆可仿騎式消息之其制以柱承平板率以橫木交於騎式之梁柱

板上穿孔直軛下釘鐵圍蓋以受插者式外如式之長轆外如轆之長其名曰局西京賦旗不脫局薛綜注局闌也謂建旗車上有闌制



之令不動搖曰局每門解下之今此門高不復脫局其說此制甚明然則左傳宣十二年晉人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憊之脫局少進馬還又憊之拔旆投衡乃出可知是旆插於局楚人初教之脫去晉人不服從迨復教乃拔脫而投之耳正義謂脫者是闌木殊誤服君左傳注局橫木校輪闌蓋以局指左右闌為旆插其上若其稱一曰車前橫木也是服前舊說為指前闌建旆與服異要可證左右前三面闌本皆局也此較輪闌之闌戈及戟矛建焉所需諸物股焉又云車箱後面空虛兩柱上宜牽以一橫木其輪始固今既以人由此登下不可以一橫礙之則兩轆壁立高過五尺車行時必有戰抗不安之勢又可以鐵圍範邪置轆之上下插旆物兵器以益危之如賈疏之說邪故於理勢不能固之於內者可以闌使相扶相倚固之於外案兵車闌局之制當如子尹所定王宗諫黃以周說略同黃又據漢書成帝紀顏注云校謂以木自相貫穿為闌校證服說之校亦近是古兵車乘車輜外咸有闌局亦謂之關墨子貴義篇云子墨子南遊使衛關中載書甚多是也兵車以四等兵環建局闌呂氏春秋悔過篇載秦師過周初服回建即謂是也兵惟戈也建餘兵皆正建程說得之莊存與說同文選張衡東京賦云立戈池戛戛與戟同張賦與此正相反文人屬辭不為典要也鄭司農云池讀為倚移從風之移者弓人先鄭讀同倚移從風賈疏謂出司馬相如上林賦案今本史記本傳倚移作旖旎漢書作倚旆文選作倚旆並與鄭賈所見本異段玉裁云說文池衰行也戈邪倚作池是正字與上林賦倚移之移音義同倚移今史記上林賦作旖旎說文於禾曰倚移於旗曰旖旎於木曰旖旎皆謂阿那也詒讓案池移聲近字義略同玉藻手足毋移注云移之言靡池也彼以靡池釋移與先鄭讀池為移可以互證云謂著戈於車邪倚也者程瑤田云戈之池也非向前即向後蓋六尺六寸之戈池之為四尺用股攷求句法得句池出者五尺二寸五分弱若

左右橫也加以車廣共得丈有七尺必遮塞道塗矣鄭珍云古戈制刃卻秘端橫貫秘鑿則秘端即盡其長故其崇止以秘計車上所以斜插者以其長止六尺六寸若直插則比入低一尺餘其援胡正當肩臂之闊射御指揮不無觸礙故斜插之若矛戟高出人上迥不相干詎須斜插乎其插之之所余思外闌局木廣亦無幾其上不能差互為孔使邪正之秘得相交過程氏以股弦求句得句之施出者五尺二寸五分弱計當在後軫前軌外而直局內處各釘一鐵圍籬令斜向輿凡四鐵籬皆足容戈鏹先刃則插之軫後刃則插之軌如此則輿深四尺四寸加軫廣四寸一分軌外廣四寸六分戈自鐵籬斜出闌之連較橫木傍局內以至高軫四尺之處秘端略直軌軫之盡比式雖高七寸而以援胡向下彎出秘之上尚高不至妨其磬控亦不至登降相妨於理勢庶有合乎云魯發聲直謂矛者說文矛部云矛魯矛也建於兵車長二丈毛詩秦風無衣傳云矛長二丈是經典單稱矛者即魯矛也廬人六建及司兵注說車五兵並有夷矛此無之者夷矛不常用故此唯舉魯矛之度鄭廬人注以魯夷為長短名與先鄭異詳廬人疏又案魯矛夷矛並一刃直刺書顧命孔傳云惠三隅矛也彼諸矛並矛之別制與兵車常建之魯矛夷矛不同也

車謂之六等之數申言數也 **疏**注云申言數也者 **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先視輪也 **疏**者始也者王宗凍云此節敘記以輪人為首之故兼小車任載車言阮元云車者輪輿軌之總名而其用莫先於輪是故察車自輪始說文曰有輻曰輪無輻曰𨔵是輪又為輻輳之總名矣注云先視輪也者文選西京賦薛綜注云察視也輪人規萬縣水量權六事皆言眡即察輪之義云自從也

者爾雅釋詁云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為完久也

不微至無以為戚速也樸屬猶附著堅固貌也齊人有名疾為戚者春秋傳曰蓋以操之為已戚矣速疾也書或

作數鄭司農云樸讀如子南僕之僕微至謂輪至地者少言其疏凡

圜甚著地者微耳著地者微則易轉故不微至無以為戚數

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者此即謂察輪也賈疏云此以下云車有疏

善惡高下大小之宜程瑤田云輪入三材不失職是最重者專在於

牙故曰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樸屬通謂三材而微至則專重

乎牙也注云樸屬猶附著堅固貌也者詩大雅棫樸鄭箋云相樸

屬而生爾雅釋木樸枹者郭注云樸屬叢生者為枹方言云樸聚也

郭注云樸屬藜相著貌案方言之樸段玉裁改為說文木部樸棗之

樸云樸樸二同皆謂積密是也蓋樸屬戚速皆疊韻連語士冠禮鄭

注云屬猶著也云齊人有名疾為戚者春秋傳曰蓋以操之為已戚

矣者賈疏云按公羊傳莊公三十年冬齊人伐山戎傳云此齊侯也

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司馬子曰蓋以操之為已戚矣注云操迫也已

甚也感痛也鄭氏以感為疾與何休別阮元云賈疏引公羊傳作感

戚正感俗案今本公羊傳亦作感明注疏本並改戚為感則非段玉

裁云引公羊傳者以證齊言云速疾也者爾雅釋詁又弓人先鄭注

義同云書或作數者丁晏云曾子問不知其已之遲數注數讀為速

樂記衛音趨數煩志注趨數讀為促速聲之誤也祭義其行也趨趨

以數注數之言速也又漢書賈誼傳淹速之度史記作淹數徐廣曰

數速也云鄭司農云樸讀為子南僕之僕者賈疏云哀二年左氏傳

云初衛侯游于郊于南僕引之者取音同也王宗棟云詩既醉景命

有僕毛傳云僕附也樸僕聲同義近故先鄭讀為僕而後鄭訓為附

著也云微至謂輪至地者少言其圜甚著地者微耳者祭義注云微

周禮正義

七十四

中華書局聚

七

猶少也此據輪人云進而眊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園也故知微至專屬輪至地言之云著地者微則易轉故不微至無以為威數者先鄭從或本作數此亦明園甚則利轉之義 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庫則於馬終

古登阨也已大也甚也崇高也齊人之言終 阨阨阨也輪庫則難引 阨阨也者賈疏云輪已崇

則過六尺六寸軫即過四尺大高故人不能登也云輪已庫則於馬終古登阨也者阨釋文作阨非說文广部云庫一曰屋卑通言之輪

卑亦得稱庫賈疏云輪已庫則無六尺六寸軫即無四尺大下則馬難引常似上阪也 注云已大也甚也者皆引申之義鄭檀弓注云

已猶太也又云已猶甚也云崇高也者前注同云齊人之言終古猶常也者此鄭據漢時方言釋之文選吳都賦劉逵注云終古猶永古

也案楚辭離騷九歌九章並有終古之語則不猶齊人有此語矣云阨阪也者轉人注同爾雅釋地云阪者曰阪郭注云阪阨不平案阨

即阨之俗說文阜部云阨小坳也凡山小坳者必阨阨衰下故因之阪之阨阨者亦謂之阨俗分別為二音故釋文載劉昌宗音黨何反

李軌音他並失之惟徐邈音丈爾反不誤云輪庫則難引者王宗凍云輪庫則壓馬重常若登阨然 故兵車之輪六尺

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此以馬大小為節也兵車

革路也田車木路也乘車玉路金路象路也兵車乘車駕國馬田車駕田馬 疏 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

鄭珍云後文輪輿諸事俱不著尺寸先出三車輪崇明根數也王宗凍云置六尺六寸六尺三寸兩輪以六觚率推之兵車乘車輪周丈

九尺八寸田車輪周丈八尺九寸以密率推之兵車乘車輪周丈零七寸三分四釐五豪一秒一忽田車輪周丈九尺七寸九分二釐

零三秒三忽此輪周當依密率算如依六觚率算則於輪崇之度必皆有所不足詒讓案此經及鄭注所算圓周圓徑並據六觚率與九章算術方田篇圓田率同法數雖疏然古法本如是圓率自祖冲之以來所推益密非先秦兩漢人所得聞也今於圓率周徑相求並首列古法以明經注之本義而附著密率以窮法數之微焉注云此以馬大小為節也者轉人注云國馬高八尺田馬七尺故此兵車田車亦視馬之大小為輪高下之節度也云兵車革路也田車木路也乘車玉路金路象路也者賈疏云皆据巾車而言也云兵車乘車駕國馬田車駕田馬者校人六馬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駕馬注云玉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下轉人國馬之轉注國馬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故此亦云兵車乘車駕國馬也轉人三轉又有駕馬之轉阮元云記不言駕馬輪崇然轉深既以七寸遞減輪數亦必以三寸遞減駕馬輪崇當六尺也案依阮說則駕馬輪崇與車人柏車同度與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軹與轆焉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為

節此車之高者也軹輿也鄭司農云軹車也轆讀為旃僕之僕謂伏

節免也玄謂軹轂末也此軹與轆并七寸田車又宜減焉乘車之軌

廣取數於此軌廣八尺疏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者軹

尺旁出輿亦七寸也疏得輪全度之半也賈疏云此經論軹崇四尺

不高不下之節上云兵車乘車輪高六尺六寸軹是軸頭處輪之中

央故崇三尺有三寸云加軹與轆焉四尺也者以軹轆加軹崇之和

數也云人長八尺登下以為節者據中人之度御覽人事部引春秋元命苞云陰極于八故人旁八軹長八尺經意以人長八尺取其半為輿軹之高度則無不能登之患也注云此車之高度也者賈疏云對田車是車之下者也云軹輿也者以此軹加轆軹之上明通輿

下四面材言之不徒指後軫也詳前疏鄭司農云軻車也者車之  
 隸變說文車部云車軸端也大馭杜注云軻謂兩轡也軻即車之  
 或體詳大馭疏程瑤田云軻崇當輪崇之半其數取節於軸圍之半  
 徑由是平出而達軸末謂之喜是軻崇處也云軻讀為旃僕之僕者  
 旃僕未詳段玉裁云僕當作撲廣韻撲拂箸也漢人多用旃為攣攣  
 撲者以攣攣物如今婦人之粉拍讀為當作讀如案段說亦通云謂  
 伏兔也者即轡人兔圍之兔也戴震云伏兔謂之轡易小畜九三輿  
 脫輻大畜九二輿脫輻大壯九四壯于大輿之輻說文轡車伏兔也  
 輻車軸縛也也釋名履似人履也又曰伏兔在軸上似之也又曰輻  
 輻伏也伏於軸上也按輻下有革以縛於軸今易小畜作輻蓋傳寫  
 者誤阮元云轡在輿底而銜於軸上其居軸上之高當與轡圍徑同  
 至其兩旁則作半規形與軸相合而更有二長足少鏤其軸而夾鉤  
 之使軸不轉鉤軸後又有革以固之輿底有轡則不至與軸脫離矣  
 案戴阮兩家說伏兔形制是也伏兔承輿下而加軸上其正中與轡  
 當兔圍徑同其前後作半規形下銜軸者鄭珍謂亦徑二寸二分其  
 說甚峭蓋其所銜者正切軸半徑而止則伏兔中方徑雖止三寸六  
 分其銜軸處則橢方徑五寸八分兼得軸半徑之度故此經亦止以  
 軫轡加軻下半徑而不必再計軻上半徑之度也軻與輻略同易小  
 畜孔疏引子夏傳云輻車履也易釋文引鄭易注云伏兔左僖十五  
 年傳云車脫其輻孔疏引子夏易傳云輻車下伏兔也今人謂之車  
 履形如伏兔以繩縛於軸因名縛也廣雅釋器云輻輻伏兔也是輻  
 輻同為伏兔之名然以易言大輿之輻攻之蓋輻為大車之伏兔輻  
 為駟馬車之伏兔其用不同也詳車人疏云玄謂軻轂末也者即輪  
 人賢軻之軻謂轂末小穿也鄭意軻末轂末並有軻稱此言軻崇取  
 轂末半徑求之即得不必如先鄭說別取軻末半徑也李惇云車上  
 之軻一名而三物其一為車較之直木橫木輿人云參分較圍去一

以爲軛圍是也其一爲車軸之末出轂外者輪人云六尺六寸之輪軛崇三尺有三寸又云弓長六尺謂之庇軛大馭云右祭兩軛又大行人云公立當軛是也其一爲轂內之小穿輪人云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軛是也車闌之軛及轂穿之軛注無異說惟軸末之軛後鄭頗有異說軛崇三尺有三寸先鄭云軛喜也後鄭云轂末也不從先鄭然以軛崇而言則軸在轂中其徑圍小六尺六寸之輪可於軸末取半若轂末則其徑圍廣其崇當不止三尺三寸矣且云加軛與轆焉轆在軸上軛在轆上其當指軸無疑若轂末則既不在軛下且與轆迥不相涉矣案李說是也軸貫轂中軸末半徑與轂小穿半徑高度雖同而以轆所加之言之則軸末之訓與經文尤爲密合後鄭之說自不如先鄭之切也云此軛與轆并七寸者以四尺減三尺三寸餘七寸爲并軛厚之度江永云加軛與轆之數軛方徑二寸七分有半自軸心上至軛面總高七寸轂入輿下左右軌在轂上須稍高容轂轉故軸上必有轆皮之轆之圍徑無正文軌人當免之圍居軌長十之一方徑三寸六分軌亦在輿下度輿者則免圍與當免等可知軸半徑二寸二分加轆方徑三寸六分共高五寸八分以密率算轂半徑五寸一分弱中閱距軌七分強可容轂轉以五寸八分加後軛出轆上者約一寸二分總高七寸也輿板之厚上與軛平亦以一寸二分爲率後軛在輿下者餘一寸五分半軌踵爲缺曲以承之算加軛與轆之七寸當從軌算起蓋軌在軸上必當輿底相切而兩旁伏免亦必與軌齊平故知軌之當免圍必與免圍等大後不言免圍者因軌以見也又云轆有二設之蓋在軌內八寸闊以轂入輿下者亦七寸也轆當連于輿有兩木鉗軸如今制軌之鉗軸亦當如轆之制與案伏免圍徑之度當與軌人當免之度同江說是也至江氏說軛高依輿人注兵車軛周尺一寸以正方之徑求之得二寸七分五釐加伏免六寸三分半再加以軸半徑二寸二分則爲

八寸五分半較之記文七寸之度轆一寸五分半故江氏必謂後軫

入輿下者餘一寸五分半乃適與贏高相消而正合七寸之度也鄭

珍則謂軫圍橢方云通考車制知軫軌異圍軾廣當四寸一分軌廣

當五寸八分厚皆一寸四分令四面上下齊平故曰軾方象地非正

等方而後軾獨下於軌一寸五分半也其軸踵蓋平承軾下有直木

關固之亦非為缺曲若為缺曲踵即不與軾後齊免圍固與當免等

大方徑皆三寸六分而並須除鉤心入底板之數則高當約三寸二

分軸半徑二寸二分是約率以密率算止二寸一分今於輪半崇三

尺三寸之上加軸半徑二寸一分轆高三寸二分軾厚一寸四分於

七寸尚少三分據說文轆伏兔下革也知兔下有革為藉不令木與

木相摩當兔下應亦不異則革厚約三分添成高七寸為軾崇四尺

軾轆中閒空三分強於轂半徑五寸三分強入軌下者仍得容轉也

設伏兔處江氏以轂入輿下七寸推之云當在軌內八寸間余計宜

距軌內一寸二分設之也案子尹說較江尤密但其所定軾軌異圍

及伏兔鉤入底版之數經注並無見文未敢偏持一義今兩存以資

參攷凡車制度數經有明文者並以經為正注說閒有微差近儒攷

正義據塙鑿者亦詳著之至經注並無文後人以意推定者眾說紛

迂難以質正且根數一差則全車度數並隨之遷易黍稷之較舛馳

千里今博采諸家略存一二不悉論也云田車又宜減焉者轉人注

云田車加軾與轆五寸半又云輪軾與軾轆之減率寸半是也賈疏

云田車軾崇三尺一寸半減乘車寸半加軾與轆為五寸半也云乘

車之軌廣取數於此軌廣八尺旁出輿亦七寸也者匠人注云乘車

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是為轍廣旁加七寸者輻內二寸半輻

廣三寸半紼三分寸之二金轄之閒三分寸之一賈疏云車輿六尺

有六寸軌廣謂轍廣轍八尺則車輿外出輿兩各七寸

取於軾轆七寸之數故云取數於此也案詳匠人疏



周禮正義卷七十四